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三十九期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KUO WEEKLY WEN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面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redacted]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
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redacted]
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redacted]
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redacted]
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redacted]
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redacted]
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六冊	二元六[redacted]	一角二[redacted]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redacted]按一季算四[redacted]按全年算。[redacted]郵費半分，[redacted]或原訂[redacted]續訂，仍[redacted]不能再改[redacted]算，限省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redacted]報社 [redacted]二十號路 [redacted]十二號 [redacted]河甲一號 [redacted]新十四號 [redacted]康里二號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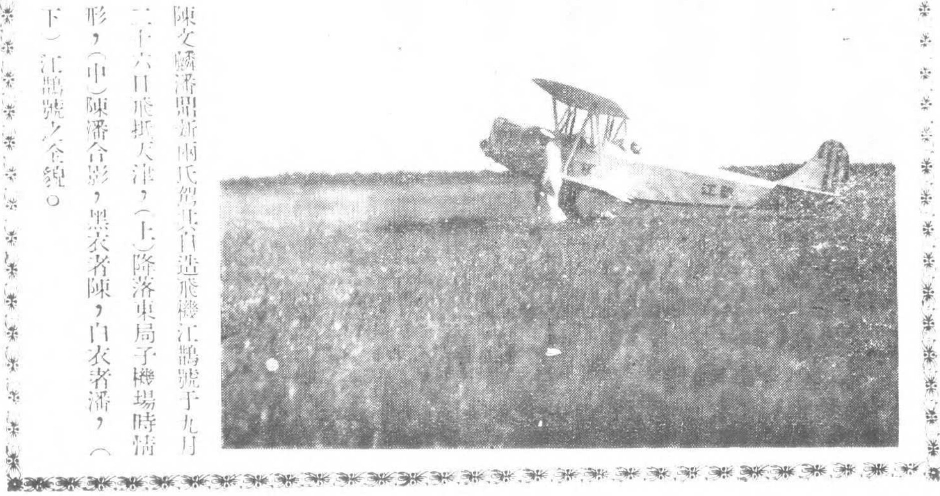
站別 開到時刻 列車次數	第七次 慢膳車各等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第三〇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六•一五	七•一五	八•二五	一四•一〇	一六•二五	二〇•一五	二〇•二五
豐台 開	六•二六	八•一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一四•四二	一六•五五	二〇•四八	二三•一〇
郎坊 開	七•四五	一一•五〇	九•〇五	不停	一五•四七	不停	二二•〇八	〇•二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六•二五	一〇•二六	一一•一六	一七•二〇	一九•一六	二三•四二	二•四〇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六•四五	一〇•三五	一一•二五	一七•三〇	一九•二五	二三•五〇	二•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五	停	一一•〇〇	一一•三九	一七•四五	停	二四•〇〇	四•五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十九次	開	一二•三二	一八•四五		一•一〇	七•一七
蘆台 開	一一•五四	唐山起	往	一三•二六	一九•四五		二•二三	九•五五
唐山 開	一三•〇二	五•〇五	浦	一四•二四	二〇•五三		三•二四	一二•三〇
古冶 開	一三•四八	六•五〇	口	一五•〇五	二一•三四		四•一四	停
灤縣 開	一四•四三	九•〇八		一五•四五	二二•一七		五•〇六	
昌黎 開	一五•五四	一一•三〇		一六•三七	二三•二〇		六•一七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三•〇八		一七•一六	二三•四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四•一四		一七•四〇	〇•一〇		七•三七	
山海關 到	一七•三五	一四•五〇		一八•〇〇	〇•三〇		七•五九	
錦縣								
遼寧總站								

上行車

站別 開到時刻 列車次數	第八次 慢膳車各等	第四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十二及二十次 混合三等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第三〇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五•三五	九•一五	一一•〇〇	一三•〇〇	二一•五五			
秦皇島 開	六•二三	九•三八	一二•〇〇	一三•二五	二二•二八			
北戴河 開	六•五二	一〇•〇七	一三•〇四	一三•五〇	二三•〇六			
昌黎 開	七•四三	一〇•五〇	一五•〇七	一四•二六	二四•〇〇			
灤縣 開	八•四九	一一•三一	一七•四〇	一五•二〇	一•〇三			由
古冶 開	九•四七	一二•二五	一九•三五	一六•〇七	二•〇〇			浦
唐山 到	一〇•二六	一二•五七	〇•四〇	一六•三九	二•四〇			口
唐山 開	一〇•三三	一三•〇〇	停	一六•四五	三•二〇	一四•三〇		
蘆台 開	一一•五三	一四•〇五	十二次	一七•四五	四•三一	一七•一三		開
塘沽 開	一三•一二	一四•五六	天津起	一八•五三	五•三三	二〇•二五		來
天津東站 到	一四•一二	一五•五〇		一九•四五	六•三七	二三•三八		一七•〇〇
天津東站 開	一四•二四	一六•〇〇	五•〇〇	二〇•〇〇	六•五〇	〇•一五	九•一五	一七•三五
天津總站 開	一四•三九	一六•一三	五•一三	二〇•一一	七•〇六	〇•三五	九•二六	一七•四六
郎坊 開	一六•一五	一七•三一	九•〇七	二一•三四	八•二八	三•二四	不停	九•〇九
豐台 開	一七•四七	一八•四三	一二•二五	二二•四八	九•四三	六•三〇	一一•四五	二〇•二六
北平前門 開	一八•二〇	一九•一〇	一五•〇〇	二三•一五	一〇•一〇	八•一五	一二•一三	二〇•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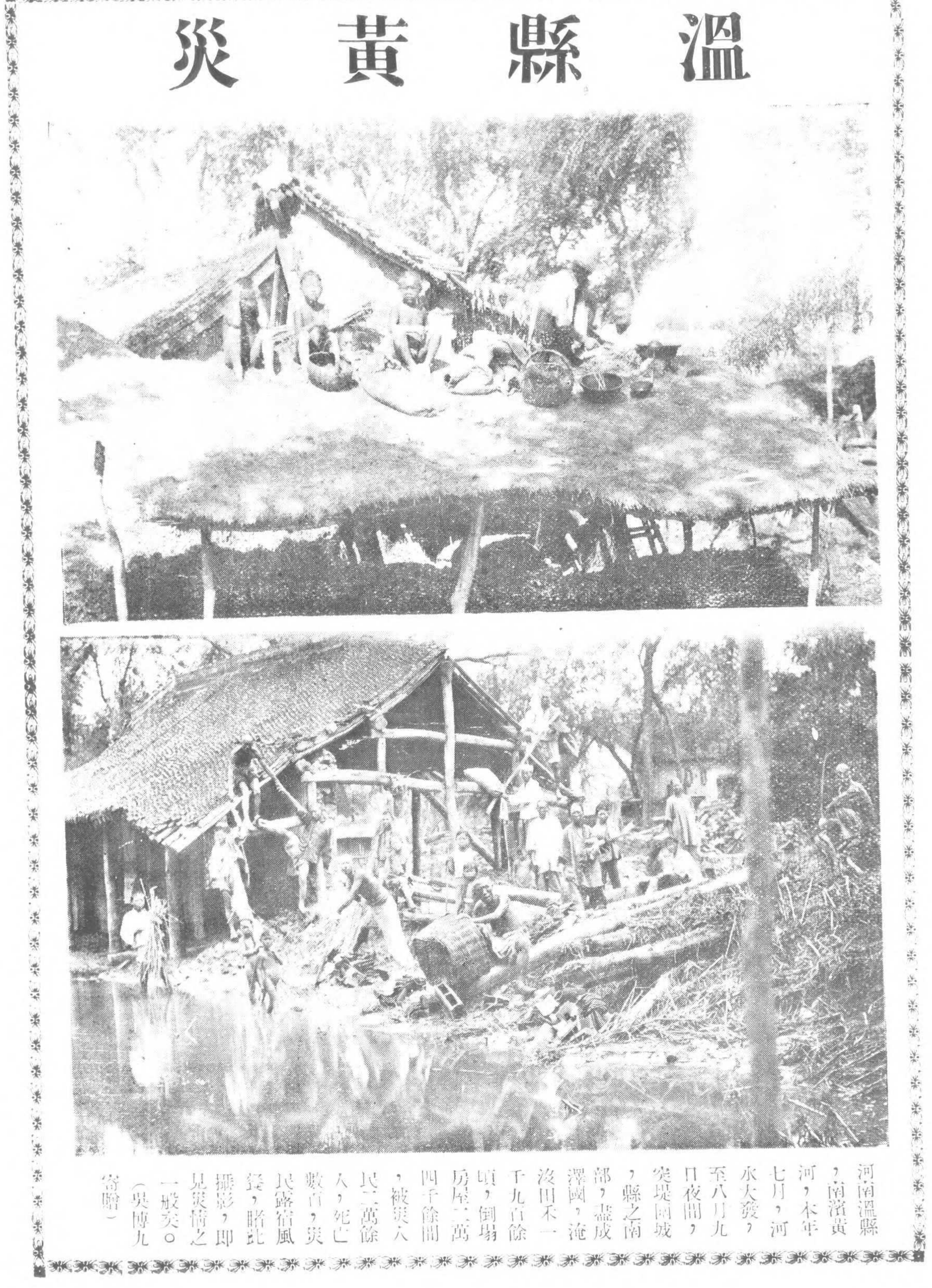
江鵠飛來





陳文麟潘開新兩氏駕其自造飛機江鵠號于九月二十六日飛抵天津，（上）降落東局子機場時情形，（中）陳潘合影，黑衣者陳，白衣者潘，（下）江鵠號之全貌。

溫縣黃災



河南溫縣，南濱黃河，本年七月，河水大發，至八月九日夜間，突堤圍城，縣之南部，盡成澤國，淹沒田禾一千九百餘頃，倒塌房屋二萬四千餘間，被災人民二萬餘人，死亡數百，災民露宿風餐，睹此攝影，即見災情之一般矣。（吳博九寄贈）

時人彙誌

甘績鏞

甘績鏞，字典夔，四川工業專門學校畢業，歷任川康，川滇，四川善後督辦署及總司令部軍需，軍法，財政，審計各處處長，川康財政整理，川東道尹，川東稅捐總局總辦，現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政務處長，川東南教育經費收支處長，川東共立師範學校校長，鄉村建設學院院長，重慶大學副校長。

編輯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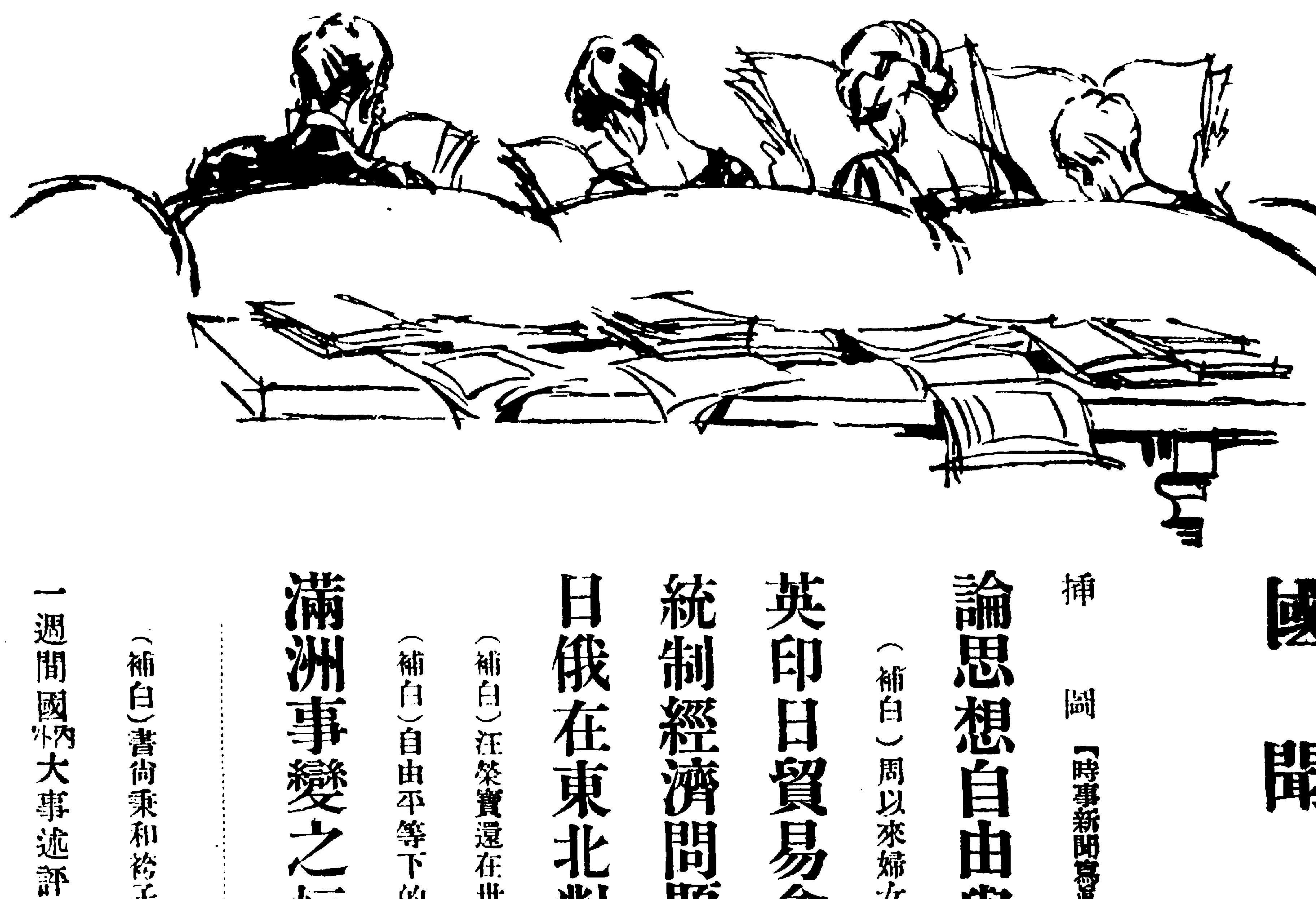
◇……這一期素癡先生的「論思想自由與革命」，是一篇闡發哲理的文章，很值得我們玩味。「素癡」是張蔭麟先生的筆名，本卷第二十六期周報曾登張先生的一篇「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讀者若能兩文參看，當知作者思想之一斑。

◇……辛姆拉會議業已舉行，王子建先生的「英印日貿易會議的由來及其前途」一文，很能把這個大問題全部說明，篇幅雖較長，特抽出其他文字，將其一次登完，以便讀者。

◇……生人君的「日偽在東北對峙之實況」，是繼「論陷二年之東北踏查記」而發表的分論，親入虎穴得來的材料，我們應該加倍珍視。尚有各種專門問題的文字發表，希讀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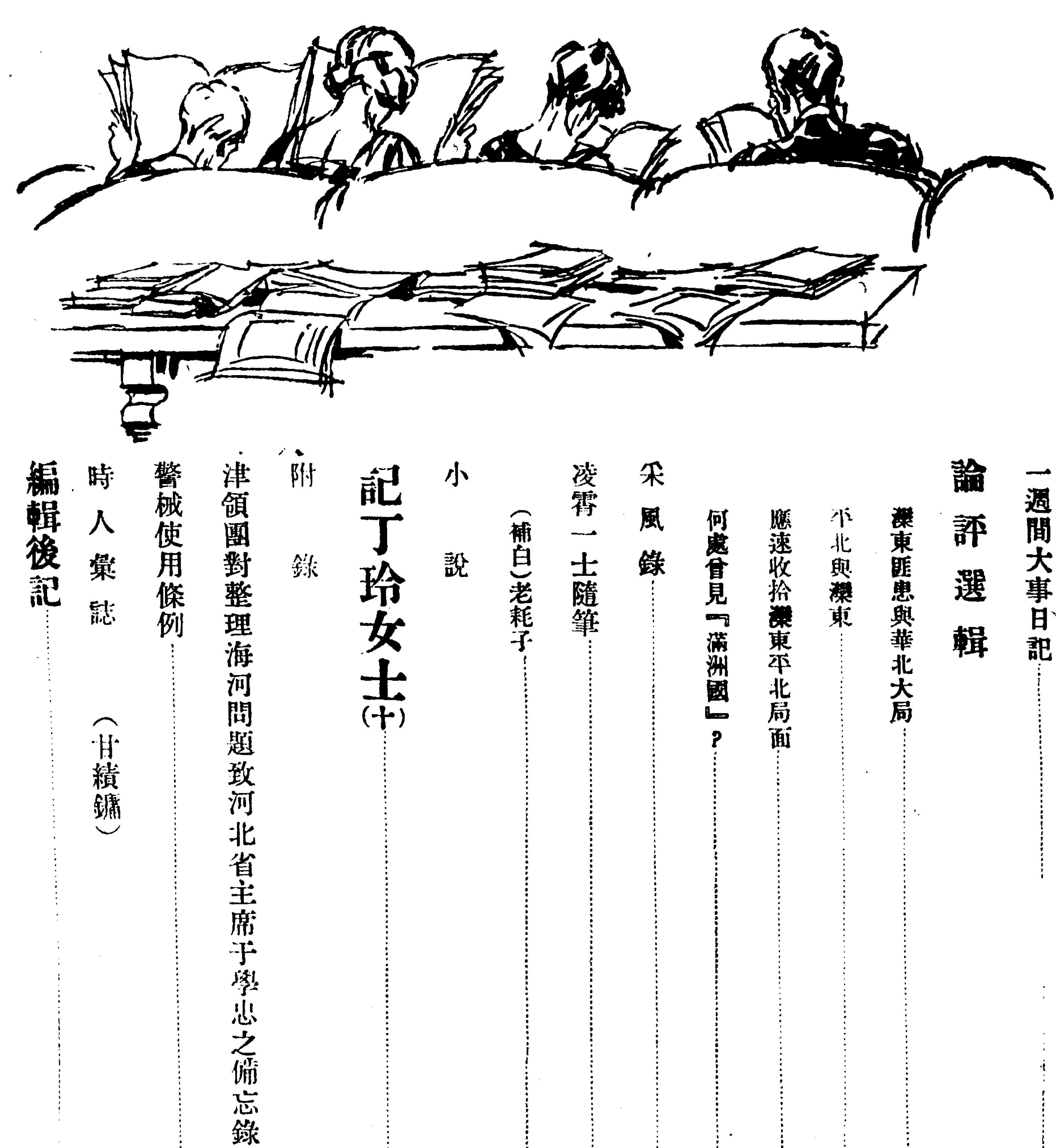
◇……美國的復興運動，是一個很有關係而又很難懂的國際問題，下期本報將有文字給讀者解釋這個問題。

（編者）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九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日出版



論思想自由與革命（對話體）

素癡

——戴東原乩語選錄之四——

（作者以前曾在大公報世界思潮副刊用「戴東原乩語選錄」的題目討論一些哲學問題，覺得這種託古的對話體有許多說不出的便利，以後想繼續利用這種文體來發表關於別方面的意見。柏拉圖託蘇格拉底的語錄原不只談哲學。但有一件不幸的事：竟有人因爲那個題目而誤會作者是靈學會中人。現在他要鄭重聲明，這些乩語都是他憑空杜撰出來，博大家一粲的；事實上他不曾熏沐請仙，也不曾白晝見鬼。悟善社諸翁，請勿引爲同調，是荷。素癡識）

乩 （降壇詩）

夢回久歇鼓鼙聲，眼看揖讓答昇平。
北門既付皇軍戍，南郡方欣共匪清。
綠窗罷寫匡時策，皓首慚箋戀愛經；
揭來續算糊塗賬，較商唯實與唯名。

本仙休寧戴東原又來了。雖處仙鄉，難忘人世，興會適至，不免照例又哦一章，請勿見笑則個。

素 大仙放心。我們都在肅靜迎駕呢。不過，據大仙看來，世界就太平了麽？

乩 太平，你看現在不是已經太過和平了麽？

素 平者定也。天下惡乎定？定于一。一一如一（屆指介），思想可不是就要統一了麽？那裏還用得着大仙來「較商」？照正經的辦法，大仙得先把什麽遺敎一翻，（據說幾千年來全世界學人思士追尋未得的「天經地義」就擺在那裏）；如若那裏是主張唯實的，你就唯實；如若那裏是主張唯名的，你就唯名，如若那裏兩者都不主張，你就免開尊口，那裏還用得着什麽「較商」？那是開倒車，那是反革命，而且並不是好玩的。許多人就因爲忍不住要「較商」一下，便被國軍，皇軍，和官設的青紅幫之類明捉暗刼，僥倖的無期坐監；不僥倖的被「刷」了，有時連尸首都無踪跡。大仙沒聽見麽？前幾天北平的大學裏就有不少青年被捉將官裏去，原因就是他們大

過喜歡，「較商」了。雖然有檢者的法令只限於世間，但檢桿到底是可畏的東西，而閻羅王，不恕罪，我應當說玉皇大帝——不見得不欺善怕惡。萬一他們移文過去，大仙何所逃於天地之間？

亂　本仙到不怕，你剛纔說什麼思想統一，於我又是一個新名詞，這是什麼時候起的頑意兒？

素　大約一九二七年左右罷。名詞雖新，東西却很舊。也不過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藝的意思。

亂　本仙也曾據仙府傳本校勘過漢律，但那裏並沒有罪及，更不用說誅及，傳授黃老，申韓，或楊墨的條文。本仙也曾問漢制於公孫宏，便是曲學阿世如他，也不曾夢想到派執金吾往太學裏搜捕。

素　就這點而論畢竟今人勝過古人了。不過我們的有檢者沒有什麼新鮮調兒，聽說那是從蘇俄學來的。

亂　本仙飄忽的游蹤也曾到過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本仙也曾稽考過蘇俄開國的文獻。那裏思想誠然大致是統一了，但始終不曾有過「統一思想」的口號或標語，也不曾有過僅只爲着思想的宣傳而殺人。

素　大仙應當聯想起：那裏教育誠然是完全黨化了，但始終沒有過「黨化教育」的口號或標語；那裏黨權誠然是高於一切了，但始終沒有過「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或標語。這不是奇巧的對照麼？

亂　舉一隅能以三隅反，孺子可敎也！我告訴你一條公例罷：智者趨實而避名，愚者爭名而忘實。試看看日本，她明明佔有四省了，却極力避免佔有之名。照這樣看來，你們的統治者簡直稚態可掬。他們對於旦暮追求的自身利益尚且謀之不臧，何況對於他們本來未曾置意的民衆利益？

素　哈哈！東原大仙，您在對我宣傳革命麼？我是不革命，而且反革命的。

亂　本仙現在也是反革命的。

素　那麼咱們可算同志了。

亂　且慢，要革命先得反革命。這是老聃所謂「正言若反」之一。

素　這可奇了。

亂　我且問你：蘇俄之有今日，全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功勞麼？

素　難道不是？

亂　絕對不是。那功勞要分給他們所已消滅的仇敵一半。

素　這更奇了。

我再問你：假使當日尼古剌二世和他手下的貴族們也肆殺手無寸鐵的政敵，公開的軍警之不足，更加上秘密的青紅帮之類，穿窬鑽穴地搶刼，攔街截巷地襲擊，要把善類誅鋤淨盡，正氣消滅精光，只剩下一羣蠕蠕蠢蠢的糞土蛆，擁着一個奴顏婢膝的兒皇帝，那麼，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靠誰去領導呢？列寧，杜洛斯基這班人在革命以前都曾和帝俄政府有過長期的衝突的，他們多半坐過監或到過西比利亞。但他們竟得保全首領，以等待革命機會的來臨。我們不能不欽佩尼古剌輩的寬容，而悼惜其反不免於一死了。

我再問你：假使帝俄的統治者也拿國家的歲入來交給外國銀行作爲私人儲蓄；來添置外人庇下的家產；來供姘婦，平妻，小老婆之類的揮霍；來充個人「週期比武」的費用；而不拿來興設維持國家的交通工具及其相關的實業，使得俄國在革命前已有多過現在中國十餘倍的鐵路，那麼，布爾什維克黨徒能在期月之間把全國的革命勢力組織起來嗎？

我再問你：假使帝俄政府所經營的軍隊也僅只能作私人比武的用具，和威壓無槍民衆的紙老虎；沒有近代的訓練，沒有近代的設備；外不能用以守疆，內不能用以止亂；那麼，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憑什麼資料去造成百多萬所向無敵的紅軍？須知紅軍的初基，就是帝俄軍隊的化身。杜洛斯基在他的近著「俄國革命史」（第一冊）裏曾經特別指出：帝俄軍心的轉變是革命成功的關鍵。假使那些軍隊沒有不甘爲一人一姓作工具的潛意識，沒有對於民衆的隱約的同情，他們能當千鈞一髮的關頭，（在革命的前夕，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還沒有侵入軍中）突然轉向民衆那邊嗎？假使他們沒有平素的訓練和設備，易幟以後，能担當得起安內攘外的責任嗎？再者，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後的初期建設所需用的專門技術人才也統統是帝俄時代培養出來的啊！假使帝俄的統治者也用中國舊式計聞裏所列的「親，戚，世，鄉，寅，學，門，……」等誼來做用人的標準，那些人才會培養得出來麼？

從這些方面看來，可知俄國革命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事，而斷非沒有它的基礎的國家所能勉强效顰的。我也曾考究過各國的革命史。在那裏我們似乎可以歸納出下面的兩條公例：

第一，革命運動（就狹義而論，僅指現存政府之以武力推翻）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舊政府的兵力的全部或一

部之歸附革命運動。沒有一次革命的起義，得不着舊政府的兵力的反戈相助，而能把舊政府推翻的。這其間的理由，甚為明顯。革命是被統治者起來打倒統治者。但統治者照例是有武裝的，而被統治者照例是沒有武裝的。以無武裝者想去打倒有武裝者，只是白白送死。必要被統治者大規模地武裝起來，始能與統治者立於抗敵的地位。然在統治者嚴密監視之下，被統治者憑自己的力量，實無從大規模地武裝起來。被統治者獲得武力的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統治者的武力的歸附。（除了得着外國明目張膽的帮助。但在這種情形下的政變，嚴格說起來，不能算是革命。）這一條公例並不是本仙的創見，杜洛斯基在其「革命史」裏已經說及。

第二，若舊秩序裏沒有充分維持政治向心力的工具可供新秩序的利用，則革命之後，必定繼以長期的大亂。在這些工具裏我要包括(一)多數韓非所謂「法術」之士，術者有應變的智能，法者嚴守紀律。(二)受統一的指揮的多數能戰軍隊。(三)貫通全國的運輸交通工具。這條公例，換句話來說，就是：現成的維持政治向心力的工具之充分，乃是建設的革命成功之必要條件。具這條件而不久即成建設之功者，蘇俄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是也。不具這條件而造成長期的紛亂者，一七八九年法國的革命和一九一一年以來中國的革命是也。

素

這兩條公例應用到中國現狀上應當得到怎樣的結論？

亂

第一層，若不利用現成軍力，則革命徒託空言。但中國的現成的軍力就大體而論，是只可利誘，以威脅而不能以主義吸引，支配的。其原因如下：(一)他們習慣於作個人私屬的生活；他們日日所受的是個人的意旨，恩威，而不是抽象的紀律，和客觀的命令；他們被升擢是因為得了某人的喜歡，他們被貶斥是因為觸了某人的忌怒，——這都不是按着什麼準則而為他們所能預想的。他們自入伍以來就被認而且自認為某大帥，某司令，某長官的隸役，而仰着其獨斷的，任意的，而不可測度的意旨行事。離開了這些人，他們就等於蛇無頭而不行。換上一套主義紀律去範圍他們就好比以羈勒鞍韉加於一羣野馬。(二)他們久歷內戰，視殘殺同國的人有如家常便飯，當他們被派去剿殺革命者的時候，絕不能以革命者的流血激起他們的同情。這一點不可輕輕放過。倘若一國的軍隊平素習於愛國護民的教訓和實行，突然命他們拿槍口去對着同國的羣衆，要殺個尸骸狼藉，婦孺號

天，他們第一次也許拘不過命令。但第二次就會猶豫，就會反省，就會轉步。這一猶豫，反省，轉步之間，歷史就決定。如杜洛斯基所說，俄國革命的歷史就是這樣決定的。辛亥革命的時候「同胞」兩個字之能有一些魔力，就是此理。但這二十多年來不斷的相砍，這二十多年來的威迫利誘，默化潛移，已使大多數的中國軍人成了可以殺同胞不眨眼的劊子手，要他們憫恤同胞的流血而反戈簡直等於要貓兒保護耗子了。（三）這二十多年來他們不獨做慣了壓榨民衆的工具，而且因爲軍餉本來的微薄，加上照例的扣尅，和時常的停發，他們生活的供給大部分就直接依賴他們壓榨所得。壓榨民衆竟成了他們一種極有引誘力的習慣，要用被壓榨的痛苦去感動他們，而希望他們轉過頭來帮助解除被壓搾者的苦痛，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的第一條結論是：中國現成的軍力不能藉以助成革命的發動。自然我這裏說的革命是指爲着民衆利益的，有主義的革命。若本無所謂主義，只爲革命而革命，或不管革命的目的能達與否，先把現狀推翻，再作別計；（老實說罷，三十多年來的偉人們所領導的革命就是這一套把戲。）那麼，我們未嘗不可以利用一部分的有力者，威脅另一部分的有力者，而攪起政治上的大風波。但那於民衆有什麼好處呢？以利誘者，利不得不肯干休，而得寸則進尺；以威脅者威一去則翻轉槍頭。——二十多年來政變的花樣，不是明白擺給我們看嗎？

這回新疆的事件恰是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革命的最佳縮本，也是對於將來革命運動的嚴重告誡。中國實在太大了，所以大家對這回事並不感覺什麼震動。其實這回事若發生在歐洲就是一場失敗的大革命，新疆的面積不見得比法國小。這一場失敗的革命劇可分爲三幕：第一幕，民衆受不過壓迫而起反抗；第二幕，現存軍力的一部分響應，把政府推翻；第三幕，另一部分現存的軍力坐收漁人之利，革命收場！你試一按覆民國二十多年來所有的革命劇，那一齣不是這樣的？

現存的軍力既不能藉以助成有主義的革命之發動，自然更不用爲新秩序裏維持政治向心力的工具。此外所謂「法術」之士呢？我們是可以屈指數的。貫通全國的近代交通運輸工具呢？也在無可有之鄉。我把交通運輸的工具放在這個地位，你也許認爲不倫，其實大有道理。新秩序的基礎乃在政治的統一。而在一個大國家裏，怎樣做到政治上的分而復合？

這裏不外兩條路。第一，各區域約略同時起真正的革命，分散的革命勢力從下層聯絡組織起來，構成一個鞏固的中心政府，而這是非有便利的交通運輸工具不辦的。第二，革命的勢力先奪取重要的都會，樹起中心政府，藉其力量去力征經營。這也是非有便利的交通運輸工具不辦的。譬如這一回新疆變起後，假使有一條鐵路從那裏直達南京，中央政府至多在十幾天內就可以運到幾萬彈足糧足的精兵(比較言)把變亂平定。就因為沒有這樣的一條鐵路所以政府的要人只能眼白白看見新疆再成割據之局，而留下一肚子牢騷在紀念週會裏發洩了。

素　難道沒有便利的交通運輸工具就不能有真正統一的大國了嗎？這恐怕不是歷史事實所容許的結論罷？

亂　可以有，但在這些條件之下：如若在那廣大的地域裏有一强大中心的勢力，而沒有鞏固的割據勢力與之對抗，則經過比較短期的戰爭，統一可以實現，如清初的建國是其例。但也要經過三四十年。如雖有一較强大的勢力而同時有許多鞏固的割據勢力與之對抗，則非經過長期戰爭，甚且百年至幾百年的亂世，不能得到真正的統一，秦，隋，和北宋的統一是其例。現在中國，正是秦前，隋前，或宋前一般的局面，幸而交通運輸的便利已比從前進步得多，但方之革命前的蘇俄，就差得遠了。其他比不上中國一大省的小國的革命是不能拿來和中國的革命相提並論的。

就一切維持政治的向心力的工具而論，中國的現狀是不利於革命的。所以本仙現在要反革命。但本仙雖能作反革命的論調，却不能阻止革命的發生。最有力的革命製造者是統治階級而不是被統治階級。製造革命的最佳法寶是靑面獠牙的壓榨者的金剛棒，而不是昏頭僾腦的過激黨的惡宣傳。現今擺在中國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統治階級把壓榨的螺旋放鬆，使革命等到有利的機會纔發生；一是統治階級把壓榨的螺旋扭緊，使革命來不及等待有利的機會。一個國家當不利於革命的情勢以下而被迫到非革命不可，則其命運可知了。無論如何，這不是本仙所希望的，所以本仙現在要反革命。

素　大仙的革命論既聞命了。但野馬已跑得很遠。咱們開亂時原是討論思想統一的。到底大仙贊成這辦法不？

亂　也贊成，也不贊成。——

素　難道近來大仙的邏輯裏已把矛盾律取消？

亂　本仙的話還沒說完呢。贊成與否，視乎什麼人要求統一思想。假如有列寧這樣的一類人，為着合理的新社會秩

序的擁護，爲着民衆的眞實利益的實現，要把一套能和科學相容的思想來作共信共守的權威，縱使這套思想和本仙的脾胃不大相投，本仙也可自動緘口。但倘若一個海上逐臭的鄙夫，和一個破犯清規的假和尙，根本就不會思想的，一邊敲着木魚，一邊揮着槍桿，也要來統一思想，本仙只好當他們放屁。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我們也可以說，「有列寧之志則可，無列寧之志則誇大狂也。」

素　想不到大仙這樣佩服列寧。

乩　是的。他是一個能學，能思，能敎，能行的大人，他是莊生所謂內聖外王的唯一實例，他是新時代的領袖的好榜樣，我希望中國的青年們能多讀他的全集。

素　我不懂俄文，只略翻過他的全集的英譯本幾冊，但卷帙這麼多，價錢這麼貴，中國的青年有幾人讀得起？

乩　我希望有人把它翻成中文。

素　我可以把大仙的話傳與世人。但傻瓜纔會聽大仙的話。一來便譯成了沒地方肯担任刊印；二來，即使出版了，恐怕於譯者不利。而且於大仙也不利。

乩　爲什麼？

素　大仙不是以「實證論」者自稱嗎？列寧在全集第十三卷裏就曾給過實證論以極嚴刻的批評。

乩　那有什麼關係？他的批評若對，本仙可以接納。他的批評若不對，本仙可以答覆，眞湊巧得很，前幾天朱元晦和我閒談，就提到列寧對實證論的批評。他幷且聯想起德國的大科學家馬斯。柏蘭克在其新著「科學往何處去」（這是一部很好的書，英譯今年剛出版）裏也把實證論駁得很厲害。他問我對這兩位巨人的話，有何意見。我已約定了不久和他作一次公開的討論。到時我想把你請去旁聽，並且將討論的話記錄下來。

素　把我請去？那是玩的？請了去不送回來怎麼辦？

乩　包管把你送回。

素　大仙的話我不敢十分相信。有人說大仙剿竊過趙東潛校的水經注，並且偷改過永樂大典。

乩　那是謠言。永樂大典經過手的不止一人，怎麼改它的就是我？校書所據的本子大略相同，則結果自然大略相同。本仙豈是要靠校水經注名家的，而待於剿竊？這場官司早已在玉皇大帝面前打過。結果是原訴駁回，下次我可以把判決書帶給你看。

素　那麼，爲着眞理，我姑且冒一次險能。再會。

乩　再會。

補白

周以來婦女足服考（尙節之）

可考見者自成周以至六朝男女足服皆無區別觀周官屨人所掌王及后之赤舃黑舃素屨葛屨句繶皆同即下至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亦同是其證也及至六朝又有一確證北齊書任城王湝爲幷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人乘馬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刦遺此靴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據此是男子與婦人鞋可換著也是六朝時男女履尙無異亦何怪魏武以履襪賜蔡文姬不以爲褻哉

即至唐仍無大異摭言云京師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又張泌小金傳蓬髮曳漆屐夫可漆可畫則木屐也又雲溪友議云崔涯與楚狂士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措嘲一妓云布袍皮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到門前按唐時士夫著木屐者不甚多見據二書所記婦女則大行是可證至唐男女履仍無大異凡事舉其多者言之不得以詩人偶爾傳會之詞遂定社會普通之情狀至宋以後纏足之風起女履與男履遂分前賢攷纏足者論之詳矣茲編主發前人所未發故不贅述

英印日貿易會議的由來及其前途

——印日關稅糾紛及英日棉貨戰的過去與未來——

王子建

英國之感到日本棉貨在世界市場上的猖獗，而應予以撲滅，由來已久，且亦不限於印度一隅。不過因為英帝國歷來採取自由貿易政策，於戰略的選擇上頗有考慮的必要，所以一直遷延到沃太華經濟會議之後纔決定進攻的方針；同時因為印度所受的壓迫最重，故從印度發難。沃太華協定中規定：英本國與其屬地間的通商貿易，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採用自由政策；對於別國，則一律課以高率關稅，實行保護政策。在印度立法會議通過抵制傾銷法，並實行增加非英國所製平面本色棉布稅率百分之二十五之後，其他英國屬地，或已增加棉布及他種物品之輸入關稅，（如東非洲及馬來半島），或已聲明廢止對日通商條約，預備增加關稅，（如西非洲）或正在預備廢止對日通商條約，準備提高稅率。（如澳洲及南非洲）這些便都是沃太華協定的具體表現。在理論上，英國並不一定為排日而提高稅率，但事實上與英國貨——尤其是棉貨——競爭最烈的是日本。於是這問題就成為英日兩國的問題了。

一　由印日商約引起的英日貿易糾紛

印日通商條約締結於一九〇四年，其要義在規定兩國間商品的往來，都各按最惠國待遇徵收最低率的關稅。自一九〇五年該條約交換實施，以迄於今，前後二十八年，並沒有發生過任何障礙。最近，因為日本的棉貨在印度市場上努力傾銷，使英印兩國的棉工業都感受嚴重的壓迫，英國政府始毅然宣布該項條約的廢止，授意印度政府用高稅率抵制日貨的傾銷，而讓蘭開夏的工業得一個復興的機會。按照該約的規定，兩締約國如有一方表示終止履行該約義務之意時，在聲明的六個月之後，條約即完全失效。英國外相既於四月十一日通知日本駐英大使，聲明該約的廢止，所以到本年十月十日，該約即實行完全失效。在法律上，英國的這種舉措並無可議之處。故日本朝野除了咆哮和憤激之外，所能積極報復的只有抵制印棉之一法，而這種方法能否收到實效，還在未可知之數。

處在這四面楚歌中的日本，除了聲辨和抗議之外，最多也只有恫嚇之一法而已。在這時候，如果能用政治的方法來把這糾紛解除，使日本伏伏貼貼地屈服於自己的威力之下，免得勞師動衆，碍及觀聽，當然是英國政府所最希望的。印日通商善後會議和英日實業家貿易協議便因了這種用意而產生。

經過了幾度的周折和接洽，日本終於接受了英國的建議。現在日本派赴西姆拉（Simla）和倫敦兩地出席上述兩種會議的代表業已首途，預定九月中旬兩地同時開會，大致當無問題。西姆拉的會議專門討論印度通商的問題，英印日三方面都派有政府的代表，意義自很重大。倫敦的協議雖只限於英日民間實業家的接談，但通盤籌劃兩國紡織品的世界市場之分配，關係亦非渺小。不過就日本一方面而論，輸出於印度的貨物總值居日本全輸出的第三位，日本棉貨的輸出且以印度居首位，所以問題的中心，似乎仍在印度市場的爭執。會議的進行是否順利，和能否得到具體的解決方法，固非現在所能臆斷，但在會議中，日本代表必以全力相爭，殆可相信。我們現在且先考究一下它們爭論的焦點，然後總能推測這次會議的前途究竟怎樣。

二　印度市場上的日本勢力

日本在明治以前沒有海外貿易可言。從明治初年（一八八六）起到中日戰前的一八九三年，每年平均總輸出值從一千六百萬圓遞增至七千七百萬圓，爲數也極有限。中日戰後，日本國力陡强，輸出貿易亦日增：從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三之十年中，每年平均總值輸出由一萬萬圓增至二萬萬圓以上。（註一）但是時對於印度的輸出，尙無重要足言：自一八九四到一九〇三之十年中，每年平均輸出值僅七百七十萬圓而已。（註二）一九〇五年印日通商條約成立以後，日本對印貿易漸呈發皇之象。迨歐戰爆發，英國無力東顧，日本乘機侵入，乃奠定了在印市場的根基。按戰前一九一三年日本輸出於印度的總值爲三千萬元，到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之年激增至二萬萬元；五年之間，竟增加了六倍。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的四年戰事期中，平均每年輸印總值爲一萬萬元，較一九一三年增加七千餘萬元，所增約當戰前之二倍有半。（註三）

何以日本的勢力在印度市場上竟能這樣的突飛猛進呢？其最大的原因在於日本國內棉紡織工業之發達，得以乘此時機，奪取了戰前印度棉貨市場上英國的地位而代之。所以在一九一三年時，日本輸到印度的棉紗和棉布價值爲二百萬圓，約當日本輸印貨物總值的百分之七；而到了一九一八年時，日本輸印的紗布價值竟達到九千萬圓，占據了全輸出的百

分之四十五。在這五年中，棉紗的輸出由一百萬圓不足累增至三千五百萬圓，約增三十四倍；棉布的輸出由一百萬圓零積增至五千五百餘萬圓，約增五十四倍。(註四)這是怎樣驚人的一個紀錄！

歐戰告終以後，英國整頓舊業，也未嘗不作捲土重來之想，但是屢起屢仆，非但不能把日本的勢力驅逐出去，就是要想遏止日本的繼續增長也感到力有未逮。而日本在印度棉貨市場上的地位便牢不可破了。試以一九〇五年印日通商條約成立以來日本輸出於印度之貨物價值表列於左，以示日本勢力在印市場上的伸張，及棉貨勢力的起伏消長。

歷年日本輸出於印度貨物總値及棉貨所居之地位(註五)

年別	棉紗	棉布	棉貨合計	輸出總値	棉貨對總値%
一九〇五	二	四六	五七	七,九九七	〇.七
一九一三	九八七	一,〇三三	二,〇一九	二九,八七三	六.八
一九一八	二四,九九九	五五,四三四	八〇,四三三	一八〇,五二三	四四.七
一九二五	三八,七一七	七〇,三九四	一〇九,一一一	一七三,四一三	六二.九
一九二八	九,一八一	七〇,一五八	七九,三三九	一四六,〇〇六	五四.三
一九二九	一三,四四八	一〇九,一三九	一二二,五八七	一九八,〇五六	六一.九
一九三〇	六,五七六	六一,二一六	六七,七九二	一二九,一六二	五二.四
一九三一	五,五九二	四九,八六六	五五,四五八	一一〇,三六七	五〇.二
一九三二	一四,三四三	八〇,六五四	九四,九九七	一九二,四九一	四九.四

上表顯然指出棉貨在輸出總額中所居之地位如何的重要。就棉貨本身而論，棉布和棉紗的重要雖然自始即已判然，但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相差尚不甚巨。近年以來，一時日本國內需要棉紗甚殷，沒有餘裕足以輸出，再則自一九二七年印度改訂棉紗入口關稅以後，日本紗輸入站在不利的地位，因而印度市場上的日本紗漸見減少，而以在華日廠的出品做了代替品。(註六)所以目前的棉貨問題，嚴格地說，簡直祇是單純的棉布問題罷了。

三　英日棉布戰爭

印度是英國棉布的最大市場。從二十世紀之初直到歐戰以前，英國棉布之輸入於印度市場者，爲數歲在二十萬萬碼至三十萬萬碼之間。歐戰以後，印度紡織業勃興，機織棉布在戰前每年只能出產十萬萬碼到一九二六以後歲增至二十萬萬碼以上。但在消費方面，因國內經濟狀況不良，農民消費能力減低，歐戰期中國內棉布消費額遠遜於戰前，即戰後亦未見能恢復。例如一九一三—一四年度的估計消費量爲五十一萬萬碼，一九二七—二八年度也只五十四萬萬碼。影響所及，使歐戰前每年三十萬萬碼的棉布輸入量，到歐戰時遞減

至二十萬萬碼以內，而近年且跌入十萬萬碼以內。首先蒙其害的，便是英國。(註七)

但是英國所蒙的打擊，不僅在這一點。還有比這個襲擊更覺得難堪的，那就是日本商人在戰事以後在印度方面奪取了它的市場，一九一三——一四年度英國輸至印度的棉布計三十一萬萬碼，占印度棉布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一九三二——三三年度英國輸入棉布降為五萬八千六百萬碼，占印度輸入棉布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九。反觀日本，在一九一三——一四年度輸至印度的棉布為九百萬碼，僅居印度棉布總輸入額的千分之三，簡直毫無重要可言；但在一九三二——三三年度，輸印棉布激增至五萬八千萬碼，占印度輸入棉布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八强，已經與英國並駕齊驅了。這二十年來變動的詳情，列若下表：

印度棉布市場上英日勢力的消長(註八)

年度	棉布輸入量(百萬碼)			百分比	
	總計	英國	日本	英國	日本
一九一三——一四	三,一九七	三,一〇四	九	九七·一	〇·三
一九一八——一九	一,一二二	八六七	二三八	七七·三	二一·二
一九二三——二四	一,四八六	一,三一九	一二三	八八·八	八·三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三七	一,四五七	三五七	七五·二	一八·四
一九二九——三〇	一,九一〇	一,二四八	五六二	六五·〇	二九·三
一九三〇——三一	八九一	五二四	三二〇	五八·八	三五·九
一九三一——三二	七五三	三七七	三四〇	五〇·一	四五·二
一九三二——三三	一,一九四	五八六	五七九	四九·〇	四八·五

(上年四月至次年三月為一年度)

上表很清楚地指示出最近二十年來印度棉布市場上英國的勢力怎樣的在漸漸地沒落，而日本的勢力怎樣的在一步步擴張。以一向為大不列顛帝國所獨霸的市場，不到二十年功夫，被後起的日本平分了秋色，而且此後還有轉趨於完全泯滅的危險，其打擊的嚴重，可以想見。

日本果何所恃而把英國戰勝了呢？約而言之，有下述數因。第一，在地理上，日印兩地的相隔較英印兩地的相隔為近，非但從日本輸到印度的棉布在運輸上可以節省些水脚，就是印度的棉花運到日本去，運費也較省，而間接可使成本減輕。第二，日本的運銷組織非常嚴密，合原料的採購和棉布的推銷為一事，可以節省許多精神和金錢；一方面與製造廠家有密切的聯絡，他方面與輪船訂有減低運費的特約，而這些輪船公司又都受有政府的津貼的。第三，在貨幣滙率方面，日本較為得利，如戰後英磅價跌落，至一九二五年即恢復戰前狀態，而日金在此時則仍在低落中；最近英國雖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廢止金本位，但日本亦自一九三二年一月起再

禁金輸出，日金之跌落，遠甚於英磅。第四，根本的原因，却在於生產成本的低廉，這是英國所受的致命傷，日工廠因爲施行兩班制工作，使間接生產費(over-head charge)扯低，較英國已覺有利，再加上日本的低廉的工資和近年工人效率的猛進，遂使英國不能望其項背。據蘭開夏棉業家愛倫格氏(Barnard Ellinger)之調查，一九三一年時某幾種本色布的英日生產成本比較如下：(註九)

英日棉布生產成本之比較（每疋合辨士）

		英國	日本
龍C牌粗布	原棉	六三·五	六三·五
	工資	二七·九	九·九
	其他生產費	二五·○	二二·五
	總生產費	一一六·四	九五·九
	比例數	一二一·四	一○○·○
軍人牌市布	原棉	七二·○	七二·○
	工資	三五·二	一四·四
	其他生產費	二九·二	二六·七
	總生產費	一三六·四	一一三·一
	比例數	一二○·六	一○○·○
駝鳥牌粗斜文	原棉	五六·○	五六·○
	工資	二五·五	九·二
	其他生產費	二五·五	二一·八
	總生產費	一○七·○	八七·○
	比例數	一二三·○	一○○·○
竹虎牌細斜文	原棉	四二·五	四二·五
	工資	二三·○	九·八
	其他生產費	一九·九	一八·八
	總生產費	八五·四	七一·一
	比例數	一二○·二	一○○·○

上列各種棉布，係日本製品，其滙價以一九三一年英日滙率爲標準，即日金一圓合二十四辨士。統觀各種布的生產成本，英國均比日本超出百分之二十以上，即此可見英國處於怎樣不利的地位了。

英國既然無法減低工資及其他製造費以與日本競爭，唯一的抵制方法只有從關稅方面入手了。按印度自一八九六年起對各國輸入的棉布普遍地課百分之三·五的從價稅，相沿二十年，並無更改。一九一七年，是項稅率增改爲百分之七·五。一九二一年又增爲百分之十一。其時印度國內出品須完出廠稅百分之三·五，故輸入品比之本地出品須多納稅欵

百分之四。一九二五年起印度廢止出廠稅，國內製品比輸入品實得百分之十一的利益。意思是在防止外國貨的暢銷，以收保護本國工業之效。但是這百分之十一的關稅却限制不住日本製品的輸入，換言之，日本棉布運銷於印度市場的數目依然與日俱增，並不因稅率的更改而略感不安。英國和印度政府到了這時候感到非用特殊的手段來處理不可了。於是，在一九三〇年四月，由它們的協議制定了一種差別稅率，決意與日本一決勝負。新的稅率規定：英國製品，一律課值百抽十五的從價稅；他國製品一律課值百抽二十的從價稅。此外，對於本色棉布有特別的規定：即除了上項從價稅率外，得以改課每磅納欵三個半安那的從量稅（英國和各國都一律待遇），擇尤徵收。為什麼要有這種離奇的規定呢？這就是英印棉業家的默契，用以對付日本商人的。因為日本輸入於印度的棉布，以價廉而質粗的本色布為大宗。這種粗質的出品，非蘭開夏廠家所擅長，要想節縮生產費來同日本競爭，却是非失敗不可的。

所以英國在這一方面抱定犧牲主義，特別在從價稅之外，改課從量的高稅率，使日本的本色布流入印度後必以較高價格出售，而印度本國織布廠則有從價百分之二十的利益，或每磅布三個半安那的實益，作為保障，用以抵制日本的本色布。另一方面，英國在稅率上較日本占有百分之五的利益，大可出其特擅的加工精製品暢銷於印度，而拒絕日本品於千里之外。這種措施雖然未能把日本棉布抵拒絕跡，但此後二年中日本布的輸入量確較未改訂稅率前降落了許多。

一九三一年印度政府曾兩次修改棉布輸入稅率。第一次修改在四月裏，把由英國和其他各國進口的本色布和其他棉布一律加課從價稅百分之五，（即英國由值百抽十五改為值百抽二十，別國由值百抽二十改為值百抽二十五）而本色布的從量稅率則仍舊。英日兩國待遇上的相差仍為百分之五。第二次修改在九月裏，係就四月間所訂的新稅率，再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稅。其結果：英國製品改為從價值百抽二十五，他國製品改為從價值百抽三十一又二五；本色布的從量稅率改為每磅納四•三七五安那，各國同其待遇。於是英日待遇上的相差變為百分之六•二五了。印度政府一再提高稅率當然使日本商人難堪。但以日本商人的苦心奮鬥，事業並不如意料的那樣不可收拾；而在一九三二年之初，因日政府再度禁止金出口，使日印間滙率劇變，就在這滙價的變動中，日本棉布以低廉的羅比價暢行於印度市場，恢復了三年前的盛況。這是英國所意想不及，而一時無從措手處置的。試看下表：

近四年來日本輸出於印度各種棉布之消長(註十)

A 輸出量(單位百萬碼)

	一九二九—三〇	一九三〇—三一	一九三一—三二	一九三二—三三
總計	五六二	三二〇	三四〇	五七九
本色布	三九四	二一八	一八五	二四四
漂白布	一四	二八	六〇	一二〇
印染布	一五四	七四	九五	二一四

B. 比例數(一九二九——三〇年為一〇〇)

總計	一〇〇	五七	六一	一〇三
本色布	一〇〇	五五	四七	六二
漂白布	一〇〇	二〇〇	四二九	八五七
印染布	一〇〇	四八	六二	一三九

這裏把日本所受的壓迫表示得很清楚，而尤其是本色布。一九三〇至三一年三次稅率的修改，使日本本色布的輸入量銳減至二分之一以下。雖然漂白布方面在比例上有猛烈的進展，但實際數量尚遠不及本色布或印染布。即以去年滙率有利的特殊狀況之下，本色布的輸入仍未能恢復昔日盛況。去年日本輸印棉布總量較一九二九年超出百分之三，反倒得力於加工棉布。於此可見英印所訂關稅的力量是怎樣的偉大了。

然而無論如何，日本的勢力將突破關稅的限制而繼續增漲，已經顯於形跡。而況英國貨在近年因受印度人民的抵制，輸入的跌落，在比例上較日本為尤甚。現在見到日本的勢力將更進一步的踏入印度市場，那得不設法抵禦呢！於是，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又示意印度政府，第四次修改稅率。這次的新稅率，對於英國貨與別國貨的待遇相差遠甚。在英國貨方面，完全沿用一九三一年九月的舊稅率；即普通布完值百抽二十五的從價稅，本色布在此稅率外得以改徵每磅納欵四・三七五安那的從量稅。至於其他各國，自然日本也在其內，則普通棉布的稅率由值百抽三十一又二五的從價稅增為值百抽五十，本色棉布的從量稅亦由每磅四・三七五安那增為五・二五安那。以日本貨所納稅金與英國貨相較，從價稅方面前者超出後者一倍，從量稅方面前者超出後者百分之二十。兩國局面的懸殊，又與一九三〇年初次改訂稅率時大不相牟了。

可是出於英國的意外，從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改訂稅率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終，這七個月內，日本棉布的對印輸出並未見得稍減，雖然有這高稅率的限制。於是蘭開夏的實業家不得不懷疑日本商人是從競銷而變為傾銷(Dumping)了，最低限度，也應當是滙率的傾銷(Exchange dum-

ping）之表示了。英國政府的對付方法是示意印度政府頒布『防止傾銷法，』同時，乃不得不先取消日本的最惠國通商權，以便施行傾銷稅。印日通商條約的壽命遂於焉告終。按照該條約所載，自一方聲明之六個月後，即完全失效，所以在十月十日以前，該條約尚屬有效。印度爲防止目前日本棉布的逾量輸入計，於六月七日又修改入口稅率；規定凡英國以外的棉布一律課値百抽七十五的從價稅，而本色布的從量稅亦增爲每磅六．七五安那。

四　商約廢止後的影響

觀於上述棉貨在日本輸印貨品中的重要，和日本棉貨在印度市場上的猖獗，任何人都能料到商約的廢止對於日本是從來所未有的打擊。而在英國和印度，紡織品的銷路可以因此而擴張，大概總可期望得到的，雖然擴張的程度未得遽定。近年日本輸印貨物總値在一萬萬元至二萬萬元之間，其中約計二分之一爲棉紗和棉布，這在上文業已敘明。次於棉貨的是生絲及人造絲製品，約居總値的五分之一。這兩項紡織品的總數，連針織品在內，在過去三年中都超過日貨輸印總値的百分之七十。此次廢約的動機既由於排斥棉貨，而西姆拉會議招集時英國政府又堅欲日本派遣人造絲業代表與議，則英國的急欲解決紡織品的傾銷問題，已昭然若揭。現在即使會議開不成功，印度政府於十月十日通商條約失效之後儘可以頒布新的稅率來抵制日貨的傾銷。所以就紡織品而論，旣然蘭開夏和孟買的老闆們今後大有發展的可能，則這次的舉動無論如何總算是成功的。

不過就印日雙方的貿易情形立論，究竟印度的得失若何，仍然有考慮的必要。這裏，我們先得考察一下歷來兩國的貿易關係是怎樣的。

歷年印日貿易總額（單位百萬圓）（註十一）

	由日輸入	向日輸出	出入超
一九〇五	八	九〇	出　八二
一九一三	三〇	一七三	出　一四三
一九一八	二〇二	二六八	出　六六
一九二五	一七三	五七三	出　四〇〇
一九二九	一九八	二八八	出　九〇
一九三〇	一二九	一八〇	出　五一
一九三一	一一〇	一三三	出　二三
一九三二	一九二	一一七	入　七五

由統計所表示，在兩國訂約之初，印度方面固居於絕對出超的地位，即在戰後的一九二五年，尚有驚人的出超記錄

。遞後日本對印貿易雖未見有顯著的進展，但印度對日的貿易却有江河日下之概。延至去年，向處於出超地位的印度，竟一反而成了入超國，而且入超額佔居輸出額的百分之六十四之巨。（註十二）以是就目前形勢而論，姑且拋開紡織品的競爭不論，即站在貿易全局的立場上，最惠稅率的廢止對於印度也是利多而害少。英印雙方的應該怎樣躊躇滿志，可以想見了。

而在日本，則恰恰相反，它所遭的打擊，眞有難以形狀之痛。日本對外貿易，關係最深的是美國，其次是中國，再次便是印度。歷來日貨輸出的多寡，亦以此爲序。自從近兩年中日感情惡化以後，日本輸華貨品驟減，印度市場的重要大顯，幾乎要同中國市場並駕齊驅了。現在英國驟然加以高稅率的壁壘，杜絕日本貨的流入印度，這無異宣布日本貨品在東方市場上的末日快到了。更進一步言之，日本輸出商品以生絲居首位，棉紗及棉布居其次，絲織物及人造絲織物居第三位。生絲以美國爲主要銷路，東方沒有它的市場，今姑置之勿論。至於棉布及棉紗，在一九三〇年及以前以中國爲主要市場，印度居其次；但一九三一及三二年，因中國購買減少之故，印度遂升至首要地位。而絲織及人造絲織物，則近幾年來始終以印度爲主要銷路。試就一九三二年的情形而論，日本輸出棉布，棉紗和絲及人造絲織物的總值爲四萬萬二千一百餘萬圓，其中輸至印度的計值一萬萬二千八百萬圓，約居總值的三分之一，其重要可知。現時印度忽然抵制入口，這種工業前途所受的影響如何，不言而喻。明乎此，則自廢約消息傳出後，日本朝野之所以驚惶失措，自是意中之事了。

日本的棉業家在痛恨憤慨之餘，當然還要想報復的方策，以冀萬一有挽救的希望。這策略便是抵制採用印棉。其先由少數人鼓動倡導，最後終究由紡織聯合會議決通知各會員公司，自六月十三日以後停止購買印度棉花。這種報復手段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力量，因爲每年由印度輸到日本的貨欵中，棉花的價值常居百分之八十以上。果然把印棉抵制絕跡，印度對日就沒有輸出貿易可言。而且，近年印度平均每年產棉約五百萬包，其中輸至日本的約在一百五十萬包左右，占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三十，若果日本拒絕不用，印棉價格必致狂落，印度農民必遭受極大的損失，因而引起印人對英惡感的增加，也是可能的事。當然，日本紡織廠決不能永遠拒絕印棉，這不過是一種手段，希望以十分的忍耐渡過這難關，必待英國自動的覺悟，由覺悟而妥協，然後日本再去收伏印度洋畔的失地。

但是仔細考慮起來，日本的策略能否克奏膚功，却也很是一個問題，決不能如意料的那樣簡單。因爲在日本紡織廠方面，每年需要外國供給原棉二百七十萬包，除了去年因美棉價廉和印棉歉收的特殊關係外，由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的三年中平均每年需要印棉一百五十萬包左右，約當消費總額的一半以上（註十三）自從抵制印棉以後，廠中存棉和碼頭倉庫存棉至多只敷一兩個月的消費，如何選購代替品，頗費躊躇。自然，不買印棉之後，最好是購下級美棉或中國棉來代替。若在去年美棉價廉，與印棉不相上下時，當然趨向於能牽高超的美棉，非但在混棉技術上不致感到困難，而且可望棉紗品質的提高。但今年的情形則完全不同。試以六月初的市價爲準，下級美棉(Strict low middling)與白羅溪(Broach)每担相差日金六七圓左右，而較平果而(Bengal)則相差至十二圓之巨。故此後若全部採用美棉紡成廿支紗，每包成本至少須提高二十圓。若謂採用華棉，則方今中國本身尚感棉產不足之時，決難有巨量的輸出。因此，報紙上紛紛傳言，各紡廠將輸入巴西，墨西哥，非洲剛果，以及土耳其等地的花衣以爲補充。然而這幾處並非世界主要棉產地，其產棉量是否足饜日本的需要固不論，即採購，運輸和混棉技術上的困難，亦勢必增加製造成本的負担。是以，這種報復的策略，勉強維持到三角會議的會期，或不致發生問題；設不幸而會議決裂，找不到妥協的方向，則日本果否能够再用這種手段來對付它的敵人，而得最後的勝利，却在未可樂觀之數了。

五　倫敦及西姆拉會議的前途

自從英政府於四月十一日聲明廢止印日通商條約後，日政府即訓令駐英大使松平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同時日本紡織聯合會及其他五棉業團體亦一再連名發表宣言，指摘廢約之無根據。英政府方面由商務大臣任西曼(Walter Runciman)代表發表意見，認爲廢約一事，係以產業政策爲基礎，此種重大案件，例屬印度政府的自治權所支配，倫敦政府實在沒有統轄之權。但任氏於答復日本應向印度政府直接交涉之外，又建議英日兩國實業家共同協議一辦法，以求解決全英屬地與日本間的商業糾紛。英國提案的大綱如下：一，取消印日商約與印度產業保護法所關事宜，應從全局商議，設法補救，局部磋商無濟於事；二，英國欲乘此機，把英國全屬地與世界市場上英日兩國商品所競爭各方爲磋商範圍，共同研究息爭方法，成立全盤的協定；三，欲達到此目的，英國政府切望兩國間各任命委員，或由兩國工業家組織共同息爭委員會，解決兩國之經濟衝突，協定市場，各不侵犯其利益。

英國的態度，在此已完全表露：即欲乘此機會把英屬各地所受日貨的侵略，作一總結算，以爲日後蘭開夏出品的市場立一保障。

當時日本對於此項提案在原則上雖未便表示反對，但實質上認爲英國此舉是避開討論印日通商問題的一種手段，故多少總抱着懷疑態度。其後印度政府亦因日本之抗議而邀請日本政府所派代表到西姆拉去會商通商善後事宜，日本方面的懷疑始少釋。所以後來英政府提議英日人民代表的倫敦協議與英印日三方政府代表的西姆拉會議同時舉行，日本即完全接受。但是英國最初希望在這兩種會議席上，把所有日本輸出至英國和英屬地的物品全體做一市場分酌的協定，經日本表示反對之後，始改定棉織物與人造絲織物併列討論。雖然如此，日本仍表示不很願意，而以日本並非英國人造絲製品的勁敵爲辭。在屢經折衝之後，雖然日本終於派遣代表赴會，然仍認定以討論棉貨問題爲主，人造絲問題至多只附帶議及而已。

現在兩處的會議定於九月中旬同時舉行，兩國的代表都已放洋在途。究竟會議的前途怎樣？這是關心這問題的人所急欲得知的。自然，我們不敢說英日兩方對於這次會議並沒有抱有多大的誠意，但至少我們從雙方既定的方針看來，會議的結果是否能把幾種紛歧的意見融和貫通，卻是一個問題。英國方面的意見，最初商務大臣任西曼已透露得很清，就是希望乘機把全英屬地的既失市場一次收回，以求貫澈沃太華會議的精髓，而完成大不列顛經濟同盟的第一步！如果日本能够俯允他的話，可以拿公共的第三國市場——大概指中國，荷領東印度，南美洲各國——作相當的交換條件。英國政府的此種方針實含有藐視日本，而似具有抗爭到底的決心。因爲誠如英國棉業家愛倫格（Barnard Ellinger）所言；日本棉布即使在英國屬地被關稅所阻止，在公共市場上仍可與英國抗爭的（註十四）英國早看透了這種情形，樂得在會議席上做點虛面子，但在印度本身及其他英屬市場的支配問題，則可預料其必不讓步的。而在日本，則似乎以談判印日商約之維持或修改爲會議之唯一目的，極力在避開全英屬地的討論，以免落入英國的圈套裏。故在日本內閣會議交與澤田代表等携往出席西姆拉會商的訓令中，一則曰：「日本之對印貿易關係，仍照舊進行爲主眼，請使對方認識因廢棄日印通商條約所引起之關稅貿易戰，將予兩國財界以不利；」再則曰：「日本方面限於印度市場，依據數量協定實行輸出之統制，而防止市場之攪亂，但須要求印度政府減低七成五分之高率關稅，關於要求率可於會議席上互讓的協議。」（註十五）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非但堅執其牢不可破的主見，而且充分表示毫無屈服或讓步的可能性。此點，內田外相在閣議席上亦曾明白表示過。他說：「關於日印通商條約一項，日政府所慮者即爲日本民間當業者所受之打擊殊大，且其勢之所及，亦影響於日英兩國間之關係非淺，於是須官民一致，對此即謀樹立對策。惟此項之對策即須以日印通商條約復活爲主眼，乃基於雙互主義以確保最惠國條欵。又因鑑於去年英帝國於沃太瓦協定已確立英帝國經濟團等情形，是以予料此次日印通商交涉，其前途必逢着相當的難關，於是雙方意見必難趨一致。倘若交涉決裂時，日政府則當然以確立海外市場爲目標，惟以無視我方之利益乃行收拾此事則決毫無此意也。至讓步亦有限度。於是如甚至成爲無條約關係則亦非得已也」。(註十六)

我們拿冷眼來觀察，英日兩方實際上都懷着鬼胎，雖然表面上在勉强拉攏到一塊兒去。英國政府一方在提議召集會議，一方嗾使全英屬地對日本貨提高稅率，或繼續廢除商約；即在印度，亦在會議的醞釀期中急遽地提高了棉布入口稅率。這是不是使日本覺得難堪呢？因此，日本不待會議的終了，已從事於對策的研究，而且付之實行。據報載日政府爲防備更將激烈化的國際通商戰起見，擬謀通商政策根本的確立，因此外務省決定設置通商諮詢機關之通商審議會。其諮詢事項大約爲：一，改從來大市場主義爲小市場主義；二，對美印華等舊大市場，從相互主義的立場努力確保之；三，從來通商條約之根本原則，爲無條件最惠國待遇主義，今改爲互惠主義，對單方貿易之相爭國，應其求償的措置；四，爲掃去假滙兌傾銷之名，無法壓迫日貨之弊害起見，對全輸出品樹立輸出統制之根本方針；五，對棉花羊毛石油等之主要供給地，再加檢討，因從來一市場偏重之結果，如此次印度提高關稅，日貨頓受非法之壓迫，故決着手研究新供給地，以適應貿易均衡政策。(註十七)此爲對付英印，已意在言中。而且事實上，日本已根據上列原則進行。如最近與阿根廷簽訂互惠貿易協定，以及對澳洲減少羊毛的採購，便是實例。(註十八)

總之，日英雙方對於棉貨市場協定確同具解決之心，不過雙方的觀點不同，與趣各異，事實上又有難以成立諒解的苦衷。若雙方，或至少一方，不能讓步，則會議自難免於決裂。果眞決裂的話，在英國爲謀保護蘭開夏的工業起見，勢必引用沃太華會議中英本國對各屬地商品互惠的協定，嗾使各屬地用高稅率的政策來排除日貨。那時候的戰場，將由印度而擴充至海峽殖民，南非洲聯邦，以及澳洲等地。而公共

市場如中國，南洋羣島，埃及，南美洲等地，亦將不免淪爲它們爭逐的區域。按最近十年來英國棉布的產量由四十萬萬方碼遞減到二十萬萬方碼，約減縮了一半；而在日本，則由八萬萬方碼的產額遞增到二十萬萬方碼，約增了一倍半。現在兩國的產量幾乎相等了。(註十九)就目前而論，英國棉布的銷路以印度爲主要，南非聯邦和澳洲次之，中國（香港在內），阿根廷和埃及又次之，荷領東印度在四年前尙屬重要市場，近年則已被日本所打倒。至於日本棉布的銷路，近年亦以印度居首位，中國和南洋次之，埃及，南非聯邦和澳洲又次之，南美的阿根廷雖尙未躋於重要之列，但近年來有猛烈的進展，前途正未可限量。(註二十) 在過去十年中日本已經由英國人手裏奪得了中國，印度，南洋諸遠東市場，而在最近，則又覬覦非洲，澳洲，和南美洲各市場。將來如果會議破裂，英國用關稅政策與日本宣戰，日本所失的至多只是印度，南非，和澳洲諸市場，至於中國，南洋，埃及，和阿根廷等地，則由於歷年的戰績和日本的戰鬥力看來，英國或終非其敵，不過在日本方面着想，放棄了一塊熟地而去墾一塊荒地，究竟不是聰明的辦法，所以雖然在將來固有光明可期，但目前仍不能放鬆一步。上文所引外務省設置通商審議會的意旨，已隱然表示出將來抗爭的策略。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是努力擴充英國屬地以外的小市場，第二是引用差別稅率來抵制英國的原料品和農產物。前一點，上文已討論過，大概可以使日本如願以償，而後一點，則頗有可議之處。考日本輸入商品中與英屬地發生關係較大的爲棉花，羊毛，和小麥三種物品。日本所用棉花，半數仰給於印度，要想用差別關稅把印棉拒絕，對日本只是害多而利少，這在上一節中已詳細剖析。至於羊毛和小麥，大部分來自澳洲，如以一九三二年爲例，日本輸入羊毛總値七千四百萬圓，其中澳洲輸入者佔七千一百萬圓，即百分之九十六；又輸入小麥總値四千五百萬圓，其中澳洲輸入者佔三千六百萬元，即百分之八十，加拿大輸入者佔八百萬，即百分之十八，兩處合之爲百分之九十八。(註二十一)若日本拒用英貨，固不難取阿根廷的羊毛和美國的小麥做代替品，但價格上和品質上是否能使製造業者滿意却是很重要的問題，這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以我們第三者的目光來看，這一種策略，也只可以試着辦，要說一定能有什麼把握，殊不可必。

將來的問題，複雜得很：日英兩方可以有一方被打倒，它們也可以同時並存，更可以聯合起來把第三者，第四者，等等的勢力併吞而瓜分之。在他們尙未開始談判這問題之前，我們要想預測他們的前途，似乎尙嫌過早。現在所能推斷的，如果英日可以成立諒解的話，東方的一國多少總要受點

委屈；否則，戰爭的第二幕就必因此而揭開，而其成敗得失，可就不能預料了。

最後，附帶的說一說中國棉布市場的將來。中國自歐戰以後早由日本商人把英國商人驅走而奪得了獨霸的棉布市場。不過，自「九一八」事件以後，日本棉布在中國市場上大為失勢，由一九三〇年的五萬萬方碼輸入量減為一九三二年的三萬萬方碼。這一個機會，雖然稍稍使英國貨恢復頹勢，但一九三二年的輸入量七千萬方碼，比之一九二九年的一萬五千萬方碼仍有南轅北轍之概。就表面上看來，中國紡織業自身，得了這種機會，似乎頗有發展的現象。可是，在事實上，近兩年棉布輸入的減少，由於中國內地消費量減低的原因比任何別種原因都來得重要，中國紡織業非但不能發展，且直接和間接地因消費減少而遇到了花貴紗賤，存貨囤積的打擊。日本的勢力在表面上固然暫時的衰落，但東三省一日不收復，那一方面的市場一日不能離開日本的獨力的控制，而中原各省，因為日本在華紡織的發達，所受日本暗潛勢力的侵佔亦非可言喻。這一次英日談判，自然決不會把中國問題遺忘。果然市場的分配成功，中國被判為某一國所獨霸，任其宰割，當然不成問題。若市場的分配不成立，則中國也勢必淪為公共的戰區，而終究成了一種犧牲品。現在中國市場上已充滿了「傾銷」的聲浪，大家已經覺得有些難以措手足；可是我敢斷定將來我們所受的壓迫必十倍於今日。如何想法避免或抵抗，那就全賴政府和實業家們趁早定下錦囊妙計了

「九一八」第二週年日，完稿於社會調查所，北平

註一　S. Uyehara: The Industry and Trade of Japan, PP. 50.
註二　日本紡績聯合會月報，四八八號，一四頁，昭和八年四月。
註三　Yamasaki and Ogawa; The Effect of the World War Upon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Japan, P.P. 11.
註四　日本紡績聯合會月報，四八八號，一五—一六頁，昭和八年四月。
註五　同上，一四—一六頁。
註六　王子建；日本之棉紡織工業，一八一—一八四頁。
註七　同上註；又Utley: Lancashire and the Far East, P.P. 285—287.
註八　王子健書，一八五頁；又 Manchester Guardian Commercial May 27, 1933.
註九　Manchester Guardian Commercial, July 1, 1933.
註十　王子建書，一八八頁；又M. G. C., May 27, 1938.
註十一　同註二
註十二　去年印度對日輸出的暴減，固由於棉花歉收的偶然現象所造成，但細考歷年貿易的趨勢，即棉花的交易能恢復，也未必遽能回復昔年永保出超的盛勢。
註十三　內外棉業年鑑，昭和七年版，統計表，一五〇—一五一頁。
註十四　Manchester Guardian Commercial, May 13, 1933.
註十五　大公報，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註十六　大公報，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十七　申報，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註十八　時事新報，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報，二十二年八月十日。
註十九　棉業時報，一卷，三號，一〇一一一頁，昭和八年六月。
註二十　前書，四—八頁。
註二十一　外國貿易月報，日本大藏省，昭和七年份。

統制經濟問題

——爲上海銀行學會講——

前溪

統制經濟四字，是最近四五年中經濟學上新名詞，完全是事實要求出來的，所以在學理上，並無確定明瞭之意義。鄙人綜合各種學說及各國事實，爲一般人易於了解起見，可陳述一最明瞭之解釋如下。

「統制經濟者，各個國家，各在其國某種經濟主義之下，平時或臨時，爲某種目的，作成一種整個有系統之經濟計畫，在某種經濟組織中，而以其國家統治之權力施行之」是也。我們本此。須注意者四點：

一．某種主義，是一個X，不是一定的。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國家主義也好，其他各國固有或新發明任何主義也好，祇要這個國家認爲適宜，是可自由選擇的，並且將來可以改變的。不過至少在一個作計畫施行時期中，是非定一種主義不可的，不然，這計畫是難爲有系統之規定的。世人往往認爲非共產國家，不能實行統制經濟，這是錯誤的，須知蘇俄實行共產主義時，這統制經濟學說，尚未發生，此學說完全是非共產主義之國家提倡出來的。

二．某種目的，也是一個X，不是一定的。譬如這個國家，注重國防，這時期經濟目的，當然趨重在利於國防；這個國家，已在戰時，這時期經濟目的當然趨重在利於應戰；又如這個國家，生產過剩，這時期經濟目的，應趨重在推廣消費以謀調和；這個國家，生產落後，這時期經濟目的，又應趨重在擴充生產以資救濟。完全各視其國家政治經濟之環境，而各抱種種不同之目的，各按此目的規定計劃的。世人往往認爲統制經濟，係發生於歐美各國生產過剩之時期中，以爲其目的，專在推廣消費，或節制生產，不知生產落後之國家，其目的適應相反，況一個國家，經濟上目的，絕不如此單純，是複雜的，是多種的，是變化的，我們倘若予以研究，是應先以一個現代的某一國家爲標準，而論其適宜與否，不是完全跟着世界走的，更不是完全跟着那一個國家走的。

三．以其國家統治之權力施行之一語，更是一個X，例如法西斯的統治權，蘇維埃的統治權，希特拉的統治權，英法美日的統治權，是各個不同的，施行時當然是有事業上區別的，程度上差異的。又譬如我們中國，雖然現在號稱黨治，統治權未必澈底的及於人民，號稱黨治的中央，統治權未必澈底的及於地方，號稱獨立國家，統治權未必澈底的及於外人與租界，號稱廉潔政治，運用統治權之人物，未必澈底的能抗衡歐美，尤其與經濟有關之官營事業，未必澈底的比民營事業高明了許多，也許有若干還較爲腐敗，所以這個統治權的X問題，是要認清楚的。有許多人認爲非蘇維埃或法西斯這種政治，不能實行統制經濟的，這固然是錯誤，然認爲中國現在這樣統治權，便可仿照蘇維埃或法西斯的統制經濟，抑或仿照美

法英日之任何一國，這也是很大的錯誤。假使中國人能够明白我們的統治權弱點，在統制事業上有區別，程度上有斟酌，擬定整個計畫，以可偉的統治權，逐步的謹慎施行，鄙人是以爲然的。不過中國統治者，不是整個中國腦筋，便是整個外國腦筋，食古固不化，食今也不化，也許統制經濟起來，比自由經濟還壞，所以鄙人在學理上，是附條件贊成的，在事實上便不敢多發言了。

四、在某種經濟組織中一語，又是一個X。譬如蘇俄，完全是共產經濟之組織，故統制經濟，可以祇在幾個政府設立之委員會中，來設計的，來執行的。如義大利統制經濟之運用上，就不能不以勞資雙方及其他階級職業構成之各個新底克託，爲設計及執行之基礎。譬如英國基爾特制度未破壞前，要實行經濟統制，是不能不以之作基礎的。譬如美國，是不能不在議會授權範圍內，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中，來實施統制的。譬如日本，事實上是非在軍權容許範圍內，在現在帝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中，來實施經濟統制不可的。鄙人並非謂經濟統制，不應打破固有經濟之組織，但固有之經濟組織，是祇有經濟主義打破的。例如資本主義之組織，用共產主義來可以打壞的，若專用國家統治力來統制經濟，也許固有組織發生若干變化，但是絕對不能根本取銷其固有組織的，所以一個國家，講到經濟統制，當時之經濟組織，是不能不認清楚的。譬如我們中國，歷史上祇是個人經濟組織，並非團體的經濟組織，現在經濟的團體組織，雖然名稱甚多，但事實上一個團體，能統制其團體內之意志行動者，尚屬少見。假使我們用共產主義來統制經濟，那另是一說，假使用非共產主義來統制經濟，在中國是比較各國更感困難的，所以何種事業可以統制，統制到若何程度，更與各國不同了。

鄙人舉出這淺薄的四點來，說了許多話，祇解釋了經濟統制四個字，我想諸位經濟專門先生，必然感覺倦聽。但是我爲普通一般人明瞭起見，也許聽了鄙人的話，不至認爲最時髦的經濟統制四字，便是現在救濟任何國經濟困難之一種萬應散，照方買來一劑，一服便可起死回生的；一方不至認爲是絕對的毒藥，一入口便要命的。鄙人再將這「經濟統制完全是事實要求來的」一語，次第述明，一般人便知道這經濟統制四字，實在是平淡無奇，不過凡是現在國家，都需要定一種經濟政策及經濟計畫而已。

統制經濟名詞，雖然是近年纔有的，統制經濟之事實，在歷史上却是早經看見過的。我們中國一般人最容易記憶的，莫過於管仲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王安石之治宋，那時許多經濟設施，不能說不是一種統制經濟。外國的事，中國一般人最容易記得的，莫過於歐戰，東自俄國起，西至美國止，若干種類之事業，若干程度之範圍，也實行了一種戰時之經濟統制。這皆是經濟統制學說未曾發現以前之事實，至於一般人難於記憶或者毫不經意者，更是無時不有，無國不有。所謂禁止金出口也，所謂禁止某種糧食或貨物出口或進口也，所謂禁止某種事業人民經營也，諸如此類，不勝畢列。凡國家對於一切自由經濟頒布一種限制之法律或命令，不能不謂之含有統制經濟之意義。故若就廣義言之，歷史上恐絕對無自由經濟之國家，蓋無論何國，均有一種統治力，加以若干限制也。不過就狹義言，這統制經濟學說，與歷史上事實有若干不同之點，(1)是有系統計劃的，不是片段處分的；(2)不僅臨時的，且要平時的；(3)不是消極的，且要積極的。這三種意義同時並具之統制計劃，在今日方得謂之統制經濟。所以

歷史上雖有統制經濟之事實，然不得便謂之是今日統制經濟。惟如蘇維埃之經濟狀態，法西斯之經濟狀態，雖成長在統制經濟學說發生以前，而按其實際則實爲今日之統制經濟無疑。至於英美法德日等國，現在祇在往此方面進行中，不得便謂之已完全實行統制經濟也。至於中國今日，我們始終並未看見政府的經濟計劃，更談不到統制。近年中耳目所聞見者，不過忽然來一個限於武漢區域不澈底的集中現金令，忽然來一個不准人民販金出口而公家機關却儘量外運不澈底的禁金出口令，這個地方，禁止運現，那個地方，禁止運糧，那個地方，禁止運糧，這樣事要官辦而官不辦，那樣事中央與地方或地方與地方均爭辦，而結果皆不辦，有許多中央及地方事業已經官辦者，而又歸民辦，甚或從前主張事業國營極力之人，現在反覺得民營爲好，閉倒車已經閉到鐵路事業准許人民經營了，但是我們良心上又不能說民營不好，因爲「辦」究竟比「不辦」的好，況且民營成績，也許勝過國營，更有許多事實可證明的，但是一方面統制經濟之呼聲，却高唱入雲，我們眞不知如何主張纔好。

總之，近年來所謂統制經濟者，應具備之條件，已如上述，所以歷史上若干事實，不能認爲是今日之統制經濟。近年來中國政府對於經濟上若干行動，亦不能認爲是統制經濟，這種情形，我們明白了，我們便知道統制經濟現在世界各國事實上需要的道理了。我的看法，需要的原因，不一定如現在學者所說，是由於歐戰後之經濟狀況，因產業合理化運動之失敗，進一步需要統制經濟的。我認爲物質文明發達之結果，當然是需要統制經濟的，因爲自由經濟，實不足應付物質文明構成之環境也。蓋大量生產之事變發生，如何使消費與之適宜，如何使分配對之公允，如何使價値能够安定，如何使金融可以呼應，且至少限度，更如何使一民族一國家能够自謀經濟生存，在國際上站得住，且因之國防外交及一切政治，與經濟均發生更密切變化之關係，不能不兼顧並籌。故在這種物質文明發達後之經濟狀況中，豈是舊日之自由經濟制度所能應付的，勢必須由國家因時制定一種整個有系統的經濟計畫，而以國家統治權力控制施行之。所以鄙人以爲統制經濟，是物質文明發達後事實上所當然需要者，歐戰後之經濟狀況，不過促其成耳，產業合理化運動之失敗，不過更予以確實之證明耳，且蘇維埃與法西斯式政治，早已在統制經濟名詞未發生前，具有這樣感覺，尤其蘇俄之新經濟政策，五年計劃，逐步成功，更予英美各國刺激不少，均認爲現代式國家，非有一種經濟政策及計劃，用統治力控制不可。這樣感覺，我認爲凡研究經濟學者，在物質文明發達後之經濟社會，是當然應皆發生的。即如鄙人，亦在統制經濟學說未發生前，早已認爲國家非定一種經經政策及計劃以國力推行之不可者，於民國十六年間，曾著「中國新經濟政策」一文發表，雖未用統制經濟之名，而其意初無二致也。且鄙人尤盼望一般人注意者，這個經濟學上新名詞，在英美大都用計劃經濟四字(Planned Economy)日本專在經濟統制一點注意，(Economi Control)竟呼爲統制經濟，且復强爲分辨。就實際說，沒有計劃，那裏說得到統制，沒有計劃之統制，那能成立一種論理的學說？一個是體，一個是用，用統制經濟四字，是不通的，且流弊甚多，在中國尤甚。所以有許多人認爲要實行經濟統制，非專政不可了。用名詞之不愼，發生了誤會不少。無如中國人專喜歡用日本名詞，故許多人祇知道有統制經濟四字，頗少知道有計劃經濟四字者，故鄙人今日演題，仍祇得用統制經濟四字，但是頗希望經濟

學會，予以研究，負責糾正，定一正確名詞，以免沿用過久，積重難返也。

以上所述，皆關於統制經濟吾人所必須知道之要點，至於一國內各種經濟事業，應如何分別統制，完全視其國之情形，類別研究，統定計劃，固不可强而同之，非短時間所能一一詳述矣。

最後，想諸君也許還要問鄙人，在今日之中國，究竟統制經濟，是否可行？我也不妨再簡單答復諸君，我已經在前面聲明了，在學理上是附條件贊成的，不過在事實上，我並沒有看見計劃，我是不願多發言的。但是假使我們統制者，自己知道我們統治力之弱點，又知道我們現在經濟社會組織之散漫，在這種環境下，分別事業，斟酌程度，擬定一種可能的具體計劃，逐步進行，我是願附在贊成之列的。再具體一點說，譬如以水利交通農產爲先，而以工商及金融等事業次之，祇要統制程度，斟酌得宜，我想絕不致有大害的。假使我們統治者，忘記了今日國家地位，與夫今日人才能力，以爲一實行經濟統制，件件事可辦，個個都可以做斯他林，做墨索利尼，做希特拉，定出一種不可實行的計劃，而濫用官權來嘗試嘗試，這樣統制經濟，就恐怕有百害而無一益了。更可怕者，連計劃都沒有，公然掛起統制經濟招牌來，零零碎碎的統制法令，忽然的今天公布若干，明天又公布若干，甚或今天公布，明天便取消，抑或公布而不實行，實行而不澈底，養了無算統制官吏，費了無算統制經費，祇得一個擾亂經濟之結果，造成一種摧殘經濟之罪實而已。所以我們於統制經濟是否可行於今日之中國這個答案，是有一個前提的，這前提便是請求將具體計劃先與我們看看。

我再舉一個例來說，現在棉麥借欵用途之研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這就是國家預先沒有經濟計劃的原因。假使有了計劃，則緩急先後，層次井然，何必再費無聊之爭論。現在頗聞有若干用諸鹽墾，若干用諸紗業之說。所謂棉麥來的欵，仍用之棉麥，買醬油的錢不買醋，買醋的錢不買醬油，主持者可謂忠實極了，但是假使我們要定一種整個具體的經濟計劃，依照我們各個心裏所想的計劃來說，這用途是否合輕重緩急之宜，恐怕不能不有多少懷疑的。例如我個人的私案，假使要定一個計劃，我認爲現在經濟事業最重而急者，莫如農業，莫如交通，而農業尤以維持舊農業爲先，開墾次之，交通又以維持舊交通事業爲先，新辦者次之。所以假使我的計劃成立的話，我一定先盡量用之於設立全國的農業銀行，以農佃或農產物或農具爲抵押，低利借諸農民，以恢復農村之經濟，若尙有餘，又必盡量用諸買車輛，買枕木，以擴充固有之車運，新築路，新闢荒，又其次焉。我主張之理由甚多，非此刻所能詳言，我所以附帶及此者；並非來與諸君討論棉麥借欵用途問題，不過用以證明國家沒有一確定之經濟計劃，則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每一問題，議論百出，更如何談得到統制經濟耳。鄙人於上星期六日，承銀行學會囑託，指定演講統制經濟問題，旅居中未帶書籍，僅三日間，百忙中匆匆構思，敷衍交卷，希望諸君原諒並有以指正之。



日俄在我東北對峙之實況

生・八・

記者奉社命，冒險出關，秘密調查東北近況，既抵斯土，身若置諸囹圄，一切舉止，均不得自由；計自津至哈，中間赴滿洲里一次，為時匝月，前後被檢查十五次（碼頭車站共十次，行路五次）之多，幸未被偵知眞跡，得免於難，從虎口餘生，報告消息於讀者之前，危險後之愉快，莫可名狀。

當記者離津之前，自問此次東行之使命為何？第一，應將東省社會民情，究竟如何？求一解答；第二，日本如何建設偽國？應有詳確的探詢；第三，關於東省前途的日俄關係如何？本此目標，前往探訪，雖以種種困難，未獲如願，然幾經冒險，已能粗知梗概。三千萬民衆，（除去一班傀儡而外），固未嘗甘心為奴，彼等日處鐵蹄之下，雖輾轉呻吟，仍無不自誓「寧作漢家鬼，不作日本奴」也！

記者未抵東省前，常存看看「亡國奴」究竟如何之心理，及至瀋陽，睹我親愛同胞，可歌可泣，乃痛感前此心理之謬誤，已於「淪陷二年之東北踏查記」一文中紀其實況。日本之建設偽國，正在如瘋似狂，一日千里之時，記者不敢自欺欺人，容另篇詳述之。至日俄雙方在東省最近之糾紛，與空氣之緊張，親看雙方在沿邊軍事上預備情形，已日迫一日，願首為讀者一述：

（一）東鐵糾紛

中東鐵路為日俄戰爭之導火線，已久為世所公認，然蘇俄以第二次五年計劃，尚未完成，國際間之局勢，亦未穩定，對於日本之狂悖暴行，只好忍耐一時，更以中東路出賣交涉，以作時間上的緩衝，在東京大開買賣會議，而日本亦因對俄準備未周，正好藉此暗自佈置。同時嗾使傀儡東鐵督辦李紹庚，藉口東鐵滿俄局長權限有不平均，須加以改造問題，向蘇俄尋隙，與東京買賣交涉，雙管齊下，縱令買賣談不成功，亦要將東鐵大權，把持己手，以為將來之工具。蘇聯窺破其意，遂仍本其傳統的圓猾外交政策，半推半就，要成又變，鬧得日方啼笑皆非，「打」不到火色，「退」又顯懦弱。其始也，要『中東鐵路』名稱變更為『北滿鐵路』，以與『南滿鐵路』遙相輝映，作名目上的結合，俄方則只允改漢文字，俄文與英文名字(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不得變更。嗣又否辦蘇聯扣機車貨車三千輛案，以蘇聯若不於一月內退還，則斷然將綏芬河・滿洲里兩車站封鎖，斷絕歐亞交通及遠東客貨聯運相恫嚇，蘇俄為顧及遠東經濟立場，乃將舊車皮一千五百輛退回，以柔其氣。最後又把民國十八年中俄戰因之老話翻開：(一)根據中俄・奉俄協定，滿俄雙方路局長權限應平均，現時局長大權均操於俄局長手，應「改造」。(二)鐵路滿俄職員應平均錄用。(三)鐵

路賬案廢金布本位，改用『滿洲國』國幣。僞國派其交通部總務司長森田成之到哈主持交涉，李紹庚則充代言的傀儡，爭執三四月之久，不能解決，其後蘇聯方面許可召集東鐵理事監事聯合會議，以搪塞之，前後開會共計五次，雙方辯論亦極激烈，結果，則毫無進展，僞司長森田與僞督辦李紹庚，弄得舌敝唇焦，蘇俄一味是延宕主義，決不肯把權益輕易拋棄。現在理事會已擱淺，俄方理事代表班都拉傳已回國，無形中算告一段落。

【二】日方準備

據哈埠英美人士觀察，蘇聯即不開首攻擊日本，日本對俄亦將有所舉動，蓋因其種種之預備，均有先發制人之勢，觀其趕築吉同路—自吉林至同江（所謂三江口之拉哈蘇蘇，爲控制松花江・黑龍江・烏蘇里江之鎖鑰），齊黑路—自齊齊哈爾至大黑河（與俄土僅一江之隔），日夜兼工，不遺餘力。吉同路即日本宣稱之拉濱路，自吉敦路之拉法站起，經哈爾濱至同江縣，長五七八公里，現拉濱段（自拉法站至哈爾濱）已竣工，同江至哈爾濱段，已修過方正縣，完成二百六十一公里，又渡過哈爾濱松花江二公里之鐵橋，開工不及一月，即可告成，見者無不驚歎其神速。佳木斯至富錦，富錦至集賢鎮間亦預鋪輕便鐵道。齊黑線，自去年秋季，日軍爲攻打馬占山，即鋪設輕便鐵道，現正趕築正式路軌與齊洮路—齊齊哈爾至洮南接軌，又於呼海路之海倫與齊齊哈爾間，修築一鐵路，號爲克東路，使與齊黑齊洮兩路銜接。至今年冬底，上述二幹路即可完成，同時日本南滿鐵路統制全滿鐵路之技能，已可運用成熟。（關於南滿鐵路統制全滿鐵路之經過，另有詳記。）若日軍由大連上陸，搭南滿車經四洮，齊洮至大黑河，全程祇需四十八小時；若日軍由朝鮮釜山登車，經吉會而吉同，亦僅需五十二小時，均可與俄軍相見於邊壤。且上述兩路一經修成，既可不受中東鐵路之牽制，又可使之切斷中東路線，故此間一般人士，觀察吉同・齊黑兩路，於今冬築成後，日俄情勢將益形緊張。邇來日軍在松花江下游之佳木斯・依蘭・富錦・樺川諸地，建築大兵營，將造成松黑兩江一帶攻俄之第一根據地，每處可駐兵一師團以上。另外在東鐵滿洲里・海拉爾・綏芬河・橫道河子等處設置日・滿・蒙混合之邊防軍，在該處建築大兵營。日本在軍事，鐵路佈置以外，更利用白俄，向蘇俄濱海省一帶活動，日本贊助其復國，以遙助其勢。前白俄將軍謝米諾夫曾秘至大連・奉天等處，暗受日本指使，招集所部，作各種組織，在邊境一帶活動尤力，日報宣傳白俄復國已經成熟（惟另據一消息：蘇聯亦擬利用在德被驅逐之猶太人及吉東中國救國軍陳東山等，在密山・虎林・寶清及蘇俄之海濱省，成立一「華東共和國」（The Eastern China Republie）以爲緩衝。）

【三】蘇聯態度

蘇聯之態度如何？實爲日俄關係中之首要問題。自九一八事變以後，蘇俄對日，在表面上觀之，固一狡猾而怯懦者也。惟按諸實際，彼決不似我之空口叫囂，一方面運用其圓滑外交締結多角之互不侵犯條約，一方面爲各種軍事上之充實準備，在其唯唯諾諾之間，在遠東及沿三省邊境各處，已將軍事佈置，預備妥當。如濱海省及滿洲里邊境，均增修城堡，守有重兵，萬一日本先作挑釁行動，俄國決不能如我之「措手不及」，憑其攘奪攫取也。據最近僞國駐哈外交署向駐哈蘇俄領事提出俄兵擾邊之事件，重要者凡十六起，其緊張之情勢，可想見矣，茲附錄於下：

▲**蘇聯國人在黑龍江省沿邊之不法行爲**

一，僞大同元年七月四日將黑河

西北張家營子居住之白系俄人「古羅特拉尼扣來蓋歐爾維赤」不法拘到蘇聯國內在武市監禁。二，偽大同元年八月五日——又對前項地方居住之白系俄人「泡斯菩羅夫」亦施用前項同樣之手段。三，偽大同元年十二月——在黑河璦琿間，卡倫山附近，有赤衛軍派遣之兵約有一排，欲襲擊奔向齊齊哈爾逃難之黑河稅關長白系俄人「伊古那切夫」而誤中駛在前面之汽車，致傷滿人七八名。四，偽大同二年一月九日——對岸哥洛薩克村官憲「郭力標夫」等率數十名襲擊呼瑪縣內八十里灣子周占儒・周廣普二農戶，在被害者地所內，擊斃工人六名，掠去食粮，現欵農具等約四十萬元，並燒燬所有房屋十五所。據云，掠殺人中，有「耶洽利尼克」及「卡雷浦霍爾」二名在內。五，偽大同二年四月三日——有隊號兵數不明之蘇聯兵來襲鷗浦縣依西肯卡（此卡去年廢止，由臨近村屯派人看守），放火燒其房屋，將看卡人「曲溪本」擊斃，並燒其屍。六，偽大同二年五月九日——第四項之蘇聯官憲，再襲該農戶周占儒家，掠去小麥七十市（按市合中國斤三十斤）。七，偽大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對岸哥洛薩克村民「赤哥臘夫」等二名，又襲擊前項周占儒家，强搶大麥三麻袋而歸。八，偽大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蘇聯民四五名，襲擊漠河縣巴爾嘎力卡（因此卡廢止，官兵移住縣城，看卡人當時亦因購辦用品他往，適未在卡），乘看卡人未在，將卡倫房間十一所，及舊衣鋪蓋等，屋內物資，全部焚燒。九，偽大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官憲，將對岸烏雲縣道上堆積商戶賓興和所有木柈二百立方坪，以等於掠奪之極微價額，强制過買，運往自國領內。十，偽大同二年七月二日——蘇聯人民二名，越境來至呼瑪縣七號地方，槍殺農民郭廷舉，及孫某二名，並斬殺白系俄人二名。十一，偽大同二年七月三日——對岸蘇聯人民四名，襲呼瑪縣四卡，掠去農民徐守禮之食糧。十二，偽大同二年七月十一日——蘇聯官憲數名，襲擊漠河縣「安羅卡卡倫」，將其房屋，全部焚燬。十三，偽大同元年七月十四日——阿爾羅夫歐屯之赤衛軍，夜襲漠河縣巴爾嘎力卡附近，殺害距卡倫三四里上地營子農民王德桂全家四口，並放火卡倫，燒殺守卡人二名。十四，偽大同二年七月十五日——赤衛軍襲鷗浦西北二公里之卡倫屯所，而焚燬之。十五，偽大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黑河對岸蘇聯人民四名，越江於呼瑪縣境獨立溝上陸，殺害人民，掠奪而歸。十六，偽大同二年八月二日——所屬不明之蘇聯官憲數名，襲擊呼瑪縣內奇拉卡附近之民家，槍殺人民四名。

【四】俄軍佈置

此外蘇聯飛機越境偵察之事，最近一月內，已有數起。八月十九日・二十日蘇聯飛機一架，飛入黑河呼瑪市內，攝照兵營影片而去，日兵因人數尚少，未敢擊射。滿洲里・綏芬河一帶更時有蘇俄飛機，翱翔偵察，大砲演習聲，隆隆震耳。記者於八月二十三日赴抵滿洲里時，亦遙見一蘇俄飛機，在滿邊飛翔，日兵翹首仰望，怒不可遏，覩其狀態，亦有怪自己長官不發射擊命令之概。滿洲里・札蘭諾爾一帶，居民亦寥若晨星。一因自去年蘇軍抗日失敗後，遺下商民，被日軍無故屠殺者甚衆，人民均裹足不前。一即因邊境戰訊頻傳，時有危險之虞。又八月下旬蘇俄遠東駐防軍曾在赤塔召開軍事會議五日，列席者有遠東軍事委員長倭羅施洛夫與遠東空軍司令卜爾哈留（即加倫將軍），開會議結果，倭移駐伯力，卜則移駐大烏里（為出滿洲里俄境之第一大站），原防波蘭・立陶宛之精銳軍隊，悉調來遠東，統計在邊境者已有十二師團以上。伊爾庫斯克・伯力・海參崴等

處，均屯有重兵，飛機在伯力者數達三百架以上。其全國空軍，據日本調查共分爲二十八大隊，分五駐在區，陸軍人數有日本全國兵力三分之二。此外俄國又新造砲艦甚多，停泊於三江口外，目前日本軍事當局派少將小林，以探掘漠河金礦名義，實行偵探蘇俄之軍事預備。行至同江縣時，蘇俄軍艦即鳴砲示威，小林派人交涉，俄方以烏黑兩江無日本軍旗艦之行使權，小林被詰，遂廢然而返。第二次乃易僞國旗，並攜帶江道測量員，軍事專家，對烏黑兩次施行大偵察，以爲將來有事時之準備。據小林少將第一次返回發表談話，謂蘇聯在烏蘇里江停泊新築砲艦甚多，「滿洲國」江防，殊不可靠，艦多破碎不堪，須由日本極速補助「滿洲國」加造大型砲艦不可。（按今年日本已爲僞國造小型砲艦四艘，名惠民·恩民·普民·大同。）言外之音，日本對蘇聯之軍備，不無戒心也。現濱海省農民，多已遷居內地。赤塔以東，則施行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現役兵徵兵制度，復施行三十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後備兵制度，另外又派出大批第三國際青年黨員赴東鐵沿線及沿邊各處，暗行傳授非常時期之軍事常識，其種種劍拔弩張之形勢，已不能縷述矣。

【五】售路內幕

自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對日本前駐俄大使廣田提出出賣東鐵問題以後，日本頗表示歡愉，乃佯示只任斡旋責任，命僞理事沈瑞麟及烏澤聲等到東京參與會議，日本則暗中播弄機詐，隨時動轉，俄方則派駐日大使優列尼夫及東鐵副理事長庫玆尼闊夫任談判代表。僞國方面又在哈爾濱召開東鐵理監會議。在東京舉行之會議，蘇聯明知日方之詐僞，但因欲避免邦交決裂，並爲一方積極充實軍備，乃取延宕政策，其代表與會之駐日大使優列尼夫及東鐵副理事長庫玆尼闊夫，若不推托抱病，而使會議流會，設法使僞國之提案不得列入議程，故會議將屆兩月，結果毫無，可知蘇聯係出於虛與委蛇之手段，對於東鐵決不輕易出賣。其應付買方之方法，一如民二十年莫斯科之中俄會議，搪塞中國代表之延宕政策而已。然俄方不欲出賣，並非無因，其重要者：（一）蘇聯認爲東鐵爲赤白俄緩衝地帶，同時並爲赤化東北之出發點，有此一地存在，則可壓迫白俄，不至於擾亂俄邊；（二）爲日俄勢力之緩衝地帶，日本強佔東北後，勢力伸張達於俄邊，蘇俄以根本與帝國主義衝突之國家，須防其共產主義之崩潰，並懼日本援助白俄，進而擾亂沿海洲各地，有東鐵勢力存在，則可隔絕日本勢力，直達俄境；（三）蘇俄貨物，向視東北爲傾銷場所，假使出脫東鐵，則俄貨東運，門戶封鎖，其市場頓失。雖現在俄貨輸入東北，日本嗾使僞國增加滿·綏關稅，禁其入境，但東路運輸操之俄方，仍可減低運費，以補救之。最終貨物之輸入，仍不減於疇昔。有以上數種原因，則知蘇聯決不至於眞個賣掉東鐵；即使日本援助僞國，誠意收買，一方索價二億萬元金盧布，一方還價五千萬元銀洋，相差霄壤，其金銀幣價相差之鉅固無論，即盧布折合銀元換算率，亦絕非易於解決之問題。再退一步言之，即使價格問題解決，恐鐵路財產逐件點收，亦非二三年內能竣事。總括言之，無非是曠時費日，結局出於擱淺而已。至哈埠之理監會，爲僞方受日本之命，欲根據中俄·奉俄兩協定，實現其權利平均。蘇俄對東鐵，既有種種必須經營之原因，若以口舌之力，即收功效，豈非笑話？現在此項會議，雖未完全決裂，但目下休會已屆一星期，再次開會，雖已有定期，但依已往事實觀之，仍不出延宕一途。設使日本嗾使僞國對俄方局長出以非法行爲，如

民十八年我方逮捕俄局長，驅逐其出境，蘇聯決不甘休也。兩星期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極東局長，已易梅立尼闊夫，梅氏即民十八年駐哈之總領事，與蔡運升訂伯力條約之對手，今次任爲極東局長，是蘇聯對遠東外交軍事，均已整齊步伐，準備應付時局之演變，已可運用自如。

【六】日僞軟化

記者展轉經私人介紹，得晤東鐵某當局，探詢東鐵交涉前途，茲誌其談話如下：

……蘇聯不只不願出賣東鐵，即南滿鐵路，彼時刻亦不忘懷，顧日本於去年對東鐵爲種種壓迫，蘇聯因時機未至，故不能不以出賣交涉以緩衝之，蘇聯一面與日本作外交上的敷衍，一面積極作軍事上之預備，演到現在，外交上既未讓步，軍事上大部已預備完成。日本在兩月以前，對蘇俄在遠東軍備，尚未明瞭，以故外交·軍事仍一味强硬化，近兩月來，經派若干軍事密探，至各處偵視，始明瞭一切。憶日本歸來某軍事家之言曰：世人僅知蘇聯五年實業計劃，爲發展工業，不知在工業以外，所弄出者乃係一套之殺人利器耳。及菱刈任駐僞國大使後，僞東鐵督辦李紹庚應召晉謁，菱刈再三囑告李，對東鐵交涉，千萬勿操之過急，免惹事端。僞代理理事長沈瑞麟晉謁，菱刈亦諄諄囑告，對東鐵事，處處須愼重。可見日本對東鐵事，已由强硬漸近軟化，其唯一原因，即係蘇聯軍事上已使日本不敢再度尋隙，將來日本或要作再進一步之讓步，亦未可知。觀於近來日本已允許蘇聯，果蘇聯肯出賣東鐵，將來路軌仍可保存現在尺度，俄方人員亦可照常錄用，日方現在之態度如何思過半矣。

補白

汪榮寶還在世麼？

（敬）

汪袞甫（榮寶）先生在平逝世，日本人在東京開過一個盛大的追悼會，算是親善的一種表示，却萬想不到最近天津某日文報，大登特登「汪榮寶近將歸任」的消息。說的是：汪精衛和有吉會見後，決定命汪榮寶於本月底回任，中日關係可望恢復常態，說得天花亂墜，不愧生花之筆。祇是我們汪院長無論如何有本領，也不能從棺材裏把汪公使拉出來，讓他再到日本去，我們祇是佩服日本朋友們的思想太玄妙了。

補白

自由平等下的丈夫

（公）

七月二日本市惠中飯店發生了一樁自殺未遂案，此人姓王名炳勳，原因是夫妻不和。這事的眞相，不在討論之列，他的遺書却是一個時代的呼聲。茲錄如次，以為一般摩登女子說法。——

我在此時的遺逝，我本不願向社會告知，但是我為了我這最後一口氣的喘息而不得不吐出我這聲音。我知道我這微弱的聲音，在未達到社會一般耳朵之前，我已經成了無感覺的僵尸了。唉，這底下就是我無力的呼聲。

處在今日的中國都市的女子，她們多半為自由平等所蠱惑了。她們曾因了這而拋棄了她們的骨肉父母，她們曾因了這而遺棄了眞正愛她的人，她們也曾因了這而破壞了他人美滿家庭。社會上屢見不鮮的悲劇，發生於此，十居八九。她們誤解了它，她們只知道摹仿一些皮毛。她們的目光只有在表面上用工夫。因此她們把自由平等的眞義，弄得一點影子也沒有了，而社會上一般對於這種口號也以訛傳訛的誤解起來。

中國女子所唱所行的自由平等，一大半是由歐美舶來的電影片輸入的。她們由電影看來的戀愛中的男女，於是她們也感覺到是可以戀愛。她們看外國女子跳舞，於是她們也把跳舞學起。她們看見電影裏外國女子的浪漫狀態，無拘神情，她們也照樣摹仿起來。她只看見了這一面，另外的一面，她們是沒有那樣大的眼光。她們知道外國的社會組織與習尙嗎？她們知道外國經濟結構是怎樣的？他們也曾比較中西社會的情形嗎？她們也曾留意過中西生產關係的根本異趣嗎？她們知道的只是一切皮毛，行的全是自由平等錯誤的解释。自由平等唯一的前題，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才是眞正的意義呢。並未見過自己的妻子向旁人誹謗她自己的丈夫種種非法，以致無憑據宣揚她丈夫與人姘靠，重婚，而且生子等等。她也不詳細調查她丈夫的行為及考慮他的人格，而在外散放流言，這也算是她應該報答她丈夫的一種義務嗎？

我的妻她大大的誤解了。我的親友因了她多與我疏遠，我的名譽因了她而敗壞了，我的事業因了她而起了絕大的障礙；我的一切一切，皆因了她為貢獻與她丈夫所謂一種為妻的義務而斷送了！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一日於津惠中飯店第一〇三號房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十餘之生活費而能勞動十七小時者，方可移往滿蒙從事耕作。」

果如此說，則非日本絕無僅有如乃木大將以上之堅忍不拔人物，均無移住滿蒙之資格。否則必具牛馬駱駝之體質心性，方為可能。果爾則非特不得為日本人，直應逃出世界人類矣。是乃正當之見解乎？抑亦奇怪之論也。姑不問何為文明，何為文明人，重衛生講教育乃人所當為之事。本國農民素染文明餘風，而使之舍以上各事，與中國農夫競爭，似無必要。抑知文明者非弱之謂也。失敗而默然引退者，非文明道德也。文明之全部，雖非由力量構成，其根幹中確屬力量充滿，於力量之上飾以文化，方為近世之活文明。非背負文化與文明之設備，挺身前進，力量充滿之主人翁，不得謂之真文明人。移住滿蒙之農民，由農業收支之決算上，果不克得到多少文化生活之資料乎？此等餘潤利益且當隨生產力，方法及設備以俱進也。英國農民耕作面積為平均一戶三十町步，美國人百町步，丹麥人十町步，中國人三町步，日本人一町步。內地農夫到滿蒙大陸，棄內地之狹小而利用其廣大。何以不克與美國人同樣的戶耕百町步乎？何妨耕而視之乎？慣耕一町步者驟然使耕百町步或亦不克勝任乎？此語誠然。准未染此種習慣而全不知日本耕作方法之青年農前往可也。

八

普通滿洲農夫，不用鞭笞，而能役馬數匹，可用粗犂，耕十五町步。今散見世上之邦人集團移民計劃書，多為平均每人十町步。較在內地耕種之一町步，已覺奮發邁進。中國農夫不買肥皂而收十五町步之利益，日本農夫担任教育費而僅能耕十町步，舍坐嚙土地所得無他善法，當交換經濟之際，勝敗歷然。按永久見地觀之，終非必勝之道。欲如美國人平均每戶耕百町步者，究操何術乎？曰用美國式之機械法可也。將大農法滿洲化而運用之。與用人力馬力者不同。須採用士民企想不到之方法。彼馳馬而我駛汽車，彼用汽車則我用飛機。

何為機械農？一言蔽之曰，陸軍用坦克車牽引大砲，農民取下大砲而代以四具一組之犂。去犂則代以收穫機，播種機，或一次牽引貨車數輛。引幅廣三十尺之鋤以碎土塊。其開路也，牽開路機，四五日能開路里餘。掘溝牽鑿溝械，六尺寬之灌溉溝，二日二夜可掘里許。坦克種類大小不等，或引抽水機，大汲河水，或牽製米製麵機而製米麵。大事業由機器而成，所謂組工業於農場是也。

普通日本人多無此概念，作者於此道勞苦半生，差堪自信。作者鄉村有五百町步之田及二百町步之間，年中七百人

勞動其間。如以大農法耕之，則路狹橋弱，土地所有者犬牙錯綜，非根本整理所有者及耕地不爲功。此五百町步之水田，如以大農法耕之，播種期一個月需五六十人，收穫期一個月六七十人，其他六個月每日五人即足。其能率當人之二百或三百倍，而收穫量頗多不變。況滿洲普通勞金爲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三十分之一，播種收穫兩期之春秋二季，降雨之阻礙頗少，未墾之處女地，則無限量，誠機械式大農必勝之天惠地也。不明美國加州眞象而誤信大農爲賭博式冒險事業之日本人，對此具根本好條件的大陸，想到大農耕種，根據旅行視察得來遠吠式的概括論，見地價勞金高貴的美國或加拿大米麥，經鐵道及海道之長距離，運至橫濱及哈爾濱市場，以爲不可思議，且必機械大農之所賜也，遂冒然嘗試，博士學士技師長官羣集喧囂，爲試辦者之障礙，寧非可笑？假使日本內地充滿美國農民，而置滿洲於彼等之眼前，彼等必不待議論與考慮，毅然與氣候，苦力，馬賊奮鬬，不顧小失敗而猛進，兩三年後即可得天惠之餘澤，更冷顏而作較大之計畫。在吉林富錦縣有美人貝雷者，十年前試行大農法，後爲馬賊所殺，無援無助，獨處天涯地角，此不過略示彼國農民遠征志氣之片鱗耳。今日旣非議論狐疑之時代，只有廣求經驗之人，信賴之而使在各處開始工作，不顧失敗及損失而使之繼續進行，早晚必可發見大農在滿洲應用之機會，然後一般農民受此刺戟，發生大量移住之慾望，不待招之而自至矣。

九

予輩於情形不同之滿洲，不能豫作大農經營之收支決算表以資證明，殊爲遺憾。在滿洲按今日之耕種方法，足以證明大面積耕種有利者甚多。大正四年，駒井德三於「南滿洲農林，土地，及農家經濟之研究」中，分滿洲爲二部，曾舉六例，玆示以決算數字如左。

南滿南部

	大農	中農	小農
經營面積	四六町八	七町二	二町五
收支差數	(十)一四七圓六二	(一)二〇圓一五	(一)五二圓六〇

南滿北部

	大農	中農	小農
經營面積	七八町	二町四	六町
收支差數	(十)一〇三圓〇九	(一)一四二圓八二	(一)四四圓七五

大農可免損失而得顯著之利益。

大正十一年，野中時雄於「滿洲農家之生產與消費」中發表如左。

自耕農

	大農	中農	小農
經營面積	三〇町以上	三十町以下	一二町以下
收支差數	(十)七四一圓九〇	(十)四九六圓五七	(十)三〇四圓六〇

‧租種農

	中農	小農
經營面積	三〇町以下	一二町以下
收支差數	(十)六二圓七〇	(十)五二圓三六

如右表所示，滿洲農家，租種顯係不利，不能與自耕者比較。在自耕方面，經營面積愈廣，則純益愈多，於大農尤然。東大教授那須博士，在雜誌「東洋」發表云，「內地農家，平均每戶耕作面積，不出一町步，而在滿洲則須經營數倍或十倍二十倍之土地。」又按農業試驗場外山德次郎之研究，「中國人農夫非有五百町步以上之土地，不利於機械耕種，日本人則有五十町步以上之經營面積，始利於機械耕種」。滿鐵農務課山下脩氏云，「中國農家經營相當面積，以利用低廉勞金取得企業利潤為必須條件，耕期短而不見副業，乃當然之結果，邦人移民若不採此宗旨，則成似是而非之農家，而生活困難。」

十

按以上諸例，滿洲在企業式機械的大農經營出現以前，大面積耕種與必要，前賢已代吾輩豫示證明，吾輩希望就耕種百町步以上一節，餌中國大農家，以實驗前記外山技師之研究，置邦人農業者於安全地帶。機械農耕原始處女地較為有利，大農耕後之地盤，以中小自耕之邦人農家數戶或數十戶分擔，利用大農遺留之建築及土木工程，必要時增加設備，集團經營之。」現西伯利亞與凱湖附近有朝鮮人製米，北滿東部平坦，只須水量充足，則到處均可製米。全滿可種米之未耕地據云有百萬町步。麥，棉，砂糖，蘿蔔均可以美國式機械農方法種之。大豆與高粱為滿洲特產物，雖僅收穫機有添用之必要，若謂不能成立機械農，則亦難見其理由也。麥與米異，工作簡單，僅耕五百或一千町步未免太愚，設備組織完全，則一處耕三萬五萬町步，決非不可能者。因風土人情之不同，種種障礙困難之來固有不得已之處，然俄國，加拿大及北歐諸國勿論矣，即乾天荒蕪半砂漠地之美國中部諸州，亦已顯示農耕之模範，效而法之，不亦可乎？近年阿拉斯加內地，經美國人之努力研究，已有相當之農產物。若藉口滿洲嚴寒缺雨等等而萎縮不前，則是日本國之三十萬軍人雖強，而四千萬之農民終弱，非使歷代義勇亡魂永失憑依之所乎？而國家民族之將來不亦危殆乎哉？

日本旣已渡過進展大陸之「魯比肯」，國民移動旣成背水之陣，尙何躊躇逡巡之有？用欵應如何設法，需時應如何利用，無論何種事件發生，終必發現適宜之唯一最良農法，必如此努力而後可。滿洲雖冱寒，亦有其相當裨益，冬季地面凍三四尺，其結果，土壤膨軟，非常吸收空中窒素，非特播種時易於耕鋤，土肥之維持恢復亦有特殊之奇蹟。高粱玉米等，奪取土壤之肥力最多，美國西部，爲連種玉米三年，則化爲不毛之地。滿洲則耕種幾百年收量依然不變，此種特長，不外由地面氷凍之天惠得來。在此地用六十馬力或三十馬力之牽引機無數棲，晝夜發音，縱橫活動於廣漠之野，何等快壯，誠大陸相當之農耕法也。搬運則用汽車，通信則架輕便電話以資聯絡，一帶可耕之地，忽如收縮於肘腋之間，支配自屬易易，決無不克勝任之虞。於僅用瘦馬及原始農具苦力之住在地，欲突進殖民，尙何不克如願之有？

十一

或謂君言非不壯，惟欲此實現，需意外之人々金錢，及時間，假設認此數者均無問題，而此項產出之無量廉價農產物，壓迫日本農產市場，舉國交困，非以國人殺國人乎？吾輩欲在此問題之性質上，以時日之恒久性，求得妥當之解決，其有持姑息不自然之日滿經濟統制策，而立論以相間難者，不能置而不答。茲答之曰，如國人不耕滿洲，則中，鮮，俄，蒙諸人種終將利此天惠，以壓制日本市場，則按問者之言，恐所謂國人殺國人者，將一變而爲中國人殺日本人矣。蓋以恒久時間言之，所謂文明開化之德澤，乃世界萬民共有均霑者也。優勝劣敗，專以所據地位天然境遇之善惡優劣爲主因。日本本土與滿洲之沃野相較，其農產的經濟的優劣，在目前之今日及永久之將來，無待辯論，早已昭然若揭。懼將來本土邦人之敗亡，而不欲享受此天惠之大陸，是猶恐怖未來之老廢，而辭今日之食餌舉而施諸他人也。日本因大陸博厚之物資，終有不免敗亡之一日，若自爲勝利者，而先自經營之，則邦人在此岸雖失敗，而在彼岸可得勝利，況經濟統制的人爲術，又易於施行於其間哉？兩國經濟對勢，將來情形如此，故本邦農民至少須移三分之一於大陸，日本今日之田園，或爲高爾夫球場，或爲牧場森林，恰如英國本土之光景。今日浩嘆人口過剩思想險惡，高呼救濟失業大陸發展，非理想達到上述之國勢不爲功。即經一時過渡期之困難，亦非邦人之殺邦人，乃邦人之活邦人也。

十二

吾輩如前之嘮嘮置辯者，若謂夾雜民族的敵意，而徒於王道立國之滿洲國內挑發人種的爭鬪心，則見地大誤。假令

日本人非海外移住之能力者，滿蒙移民又乏實現之可能性，中國本土四億災民無立錐之地，使蟠居北滿東滿所有未開可耕之地，以促進滿洲國之成長，則今日恭敬和睦親如兄弟，感我仁惠而溫良恭謙之滿洲國官民，於此蕭條不安時代，將視此地為甘泉噴湧之桃源，而樂得此快樂世界。且以為安我，教我，化我，為我與工教農開鑛練兵，日本誠可靠之善隣，兩者之間，和睦親交，自不待言，然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百年之後，恩愛授受當事人之現時日滿兩國人，死亡殆盡，當年恩愛，都成泡影，充滿滿洲國之中國人，但見國人在滿洲國佔一切上層權利，如英國今日之在印度，則必以為障礙，而多方排除之，情勢瞭然，直同觀火。彼時雖欲補救，不過如烏鴉呵呵長鳴，遺殘枝於我，而昂然飛去耳。所望認識不足之列強，早變眼光，知滿蒙問題乃大陸悠久的事實，退而研究長期高遠的合理對策，勿失良機，此其時矣。鐵已灼熱，全恃匠人之意見而取形，此時之謂也。不盲目濫愛，而建全育成之，乃吾輩所企盼者耳。

十三

德國地理學者「夫利德利克，拉柴爾」於其所著「德國之地理的考察」結論中曰，「我國在歐洲雖非最大而最豐饒之國，究不失此特點之一部，故國民亦相當大氣。按其土脈，勞動不止者，必得充分之報酬。景緻亦儘可愛。只要國民有本領，即足造成偉大幸福之國家。」可持此言轉贈東亞之滿洲國。滿洲雖較德國寒冷，而土脈較德為優。四隣接壤之國，非如德國被可怖異種民族之包圍。我國民有史以來初作大陸生活，欲試行大陸國家之建設，此乃恰好之舞臺也。滿洲幸尚有千五百萬町步之可耕處女地。中國苦力入滿洲國者已足，且覺過多，今後為滿洲國民生物學的及優生學的改善計，應嚴禁中國苦力移住，不准入國，此等新未耕地，全部容納日本人及朝鮮人，此吾輩之希望也。如新囊中僅盛舊酒，則滿洲國無異延長中國之本部耳。以習性氣質歷史文化優秀的日本人血液之半，獎勵優生的混合婚姻，培養創成新國家之人民細胞。日本人果敢敏捷之氣質，加以中國人之體格與耐力，滿洲國民，將成特殊偉大之新國民，可使作雄大前途之基礎準備。苟任今日形勢之推演，日本人專持利權，如英人之在印度，中國人則蔓延全滿，向長城外延長，兩國人惟有惴惴焉懼未來永久千殃萬禍之發生耳。是故日本如將既得未得一切利權之半讓於滿洲人，滿洲人將土地人民之半委於日本人，照此原則，則兩人種間之關係，單純平易，光明清朗，人種猜疑心及兩者間易起之誤解，自無發生之餘地。然此原則之實現，欲期諸滿洲國失去未墾地之後，則到底不

克辦到。迫於一時盲目的經濟的必要，而容納非洲黑奴，致永擔苦悶，以造成未來史上之惡運者，乃北美合衆國之一大污點也。

今日欲再收容中國苦力者，除繁殖農產物及振興鐵道線以外，則爲解決滿洲國之世界承認問題。惟今既受不利之裁決，承認問題早成形式問題，急於解決之，徒爭一虛榮而已。爲達此目的而遺患無窮，其利害輕重果如何哉！兼領大陸政策在歷史上之惡命運，其弊如跨兩馬，既已喩之於前，則行大批移民之方法，等於兩人跨兩馬，各御其一，可奪去歷史運命之論據。同時滿洲國就歐美日本二式採其所長。俾成嚴然之新國家，如以一石擊二鳥，誠一舉兩得之計。是則日本向滿蒙大陸大批移民，直與日本帝國之生命，同其重要也。

補白

書尙秉和君袴子考後

（馬耘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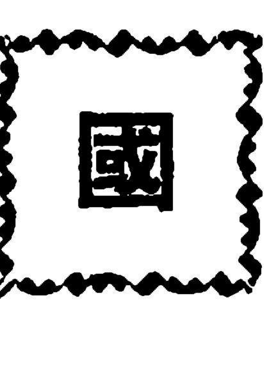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三期。載有尙秉和君袴子考一篇。貫穿經史。語多特識。其精微處。直使人讀之眼明。惟篇中釋大小二袴。於義似有未瑩。稱不自揣。聊貢所懷。用資商榷。惟高明幸察。按原考謂：「大袴。急就篇謂之倒頓。倒頓者。言袴寬博。倒垂於下也。君註云。束褌則倒垂。」原考又謂：「小袴。緊束兩股。不祗束脛。若今之套褲而長。然皆無襠。其袴之上。則貫以褌。褌。貫也。蓋一直筒。貫兩脚直上。繫腰下垂。以護其私。而兩股則承之以袴。……又引魏志裴潛傳註。韓宣爲尙書郎。常以職事當受杖。豫脫袴。繩褌面縛。及其原。褌腰未下。乃趨而去。君解云。小袴若今之套袴而長。以碍於受杖。故脫之。而褌則上繫乎腰。」據上所述。歸納之。則爲（一）大袴小袴。皆無襠。皆有兩腿筒。（二）褌與小袴。各爲一物。不相連繫。（三）小袴即今之套褲。其別於大袴者。特寬博與不寬博而已。若然。則與鄙說適相反。請述如左。

考諸景十三王傳云。「短衣大袴。」今從短衣二字推勘。知所謂大袴者。必如今之裙。（亦猶古之朝祭服及喪服皆衣與裳殊）尙君不云乎。大袴小袴皆無襠。假令著短衣。而又著無襠之大袴。則下體暴露。寧不易易。余嘗思之。以爲古人寬衣博帶。不便殊甚。故就改良服制。上著想。其既截衣之長者而爲短。則其下所著之袴。必如今之裙。乃始相稱。故曰大袴。曰倒頓。（即倒垂於下之謂。）而不曰貫兩脚直上者。足見異於小袴之有兩腿筒。又原考引魏志裴潛傳註云。「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纒褌。面縛。」尙君謂乃脫小袴。余疑其爲脫大袴。夫惟誤爲脫小袴也。故並誤褌爲不與袴相連。抑知小袴貫兩腿直上。所掩必不及乎脊。故又覆之以褌。宣受杖。纒褌足矣。何必脫小袴。況其下不云乎。「及其原。褌腰未下。乃趨而去。文帝歎其曠達。」足見所脫者僅大袴。而其身猶著有小袴。故能褌陋未下。即趨而去。不然。宣直不著袴而行。病狂云耳。何曠達也。余故以爲古之小袴。當與褌相連結。嗟乎。以尙君之貫淹該博。其所爲袴子考。猶不免失之眉睫。甚矣哉。讀書之難。有如是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起
至二十二年九月廿八日止

（芸生）




國內

方吉結合掀起巨波

灤東匪燄正熾，方振武與吉鴻昌兩軍復自察省竄入懷柔密雲一帶，與石友三劉桂堂老耗子等結合，組所謂東亞聯合同盟軍，圖占領北平，撼動華北大局。灤東平北，陡起巨波。此一帶均屬塘沽協定之所謂非武裝地帶，國軍不能開入，城狐社鼠，進而噬人，其背景可知矣。

方振武軍首入懷柔

東京二十二日新聯電，據日陸軍省本日所接之情報云，彼宋哲元追逐由獨石口方面退出之方振武吉鴻昌兩軍，與湯玉麟劉桂堂軍聯絡，樹立反蔣之旗幟，漸次南進，以反中央。二十日方振武軍一部約千五百名侵入懷柔之事，似已確實。此顯然係蹂躪停戰協定之事，已於二十一日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即時退出，同時並通告倘不照辦，將以獨自之立場行動，現日軍對於該方面之情勢，於確固之決意與周到之準備下予以深切之注意。

二十二日中國方面消息，方振武聞已於二十一日午間抵懷柔，現分駐城內外之軍隊，為數祇有兩千餘名，均着灰色軍裝，帶白臂章，上書「誓死救國」四字，槍械馬匹齊全，散住於民房及商店內。

日機到平散發傳單

方振武部入懷柔後，日本關東軍以該地為停戰協定中之非武裝地區，於前（二十二）日派駐密雲之日軍官赴懷柔向方氏提出『警告』，限方部於本月二十六晚離開該地，否則日方即行派兵進攻。二十三日晨十時十分古北口一帶之日軍飛機一架，經過義順飛至北平上空，拋下『警告方振武軍及其聯合之諸軍』之傳單多紙，在空中盤繞兩週，十時十五分仍循原來方向飛去，其傳單原文云：「警告方振武軍及聯合之諸軍。在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關東軍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商洽停戰，當時雙方協定簽字，則中國軍隊絕對不能再行前進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北地區，然則現方振武軍長所指揮之聯合軍正在該線以北地區活動中，該項行動，無論如何理由，關東軍所絕對不能容忍者也。方軍長須要立刻開始撤退至該協定線以南之地區，限於九月二十六日晚完全撤退，二十七日以後一兵亦不准留駐，特此從嚴要求。倘或屆期尚未完全實行撤退，則關東軍即刻興師，斷然討伐，切切宣言。昭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日本軍司令官。」

方佔牛欄 吉抵密雲

假道熱河竄入懷柔之方振武吉鴻昌部，連日復有大部陸續由大水峪口越入長城，二十二日方振武部續到騎兵約兩千名，駐於墳莊一帶，二十三日復有吉鴻昌部之騎兵四千餘人，由大水峪口竄入，密雲河西第一第二兩區全被佔駐，吉鴻昌本人聞已到懷柔與方晤面。吉部之士兵服裝襤褸，槍械殘缺不齊，開到之後，即向地方勒索給養及草料，因河東即為密雲縣城，日軍旅團司令部設於城內，吉軍未渡河進城。現城內日軍顯已較前增加，晝夜散佈城牆上梭巡，惟前由冀省府派往之保安隊一百二十名，突於二十三日為日軍憲兵司令部全部繳械。據日方稱，因時局不靖，須暫將保安隊之槍枝收去，代為保存，俟地方平靖後，再行發還，並經開給收據一紙，被繳械之保安隊已陸續繞道離密返平。

方振武對日之答覆

關於方振武等部開入停戰區域事件，日關東軍曾於九月二十三日向方提一警告，要求立將軍隊撤至協定區域以外，方遂於二十四日下午五時，答覆日軍，其內容略謂：「我軍此次行動之目的，在拯救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刻正在進攻途中，而擬先事集中總兵力於順義以南，然後進佔北平。聯合軍之行動，乃屬中國國內內政問題，故切望貴軍循善鄰之誼，不作內政干涉，而採旁觀態度。乃貴司令官所發通告，竟爾提出附以限期之撤退要求，殊屬憾事。我軍此次行動，在為國民求生路，欲達此鵠，自非有相當之準備期間不為功，因之吾人雖力求及早將軍隊集結完畢，而圖達到攻略北平之目的，但仍望貴司令能體察我軍暫駐此地之不得已情形，而予以諒解，否則當知其將成為貴國及貴國民之一不幸事也」云云。

日方不以為然，軍隊復入戰區，於二十五日開入密雲。

日機再到平散傳單

日軍飛機四架，於二十六日午十二時十分由東北方面飛抵北平城內空中，低空盤旋數週，拋散署題『告中國軍當局官憲民衆書』之綠色傳單甚多，原文如次：『告中國軍當局官憲民衆書。茲聞近時中國人方振武者，抱有異志，率大軍進入中國軍隊所不能入之停戰協定區域以內，而且加以地方民衆以塗炭之痛苦，雖然我大日本軍司官令，對於中國人之互相爭鬥，決不干涉，而我軍以光明正大之立場，尊重停戰協定，現正要求中國軍隊所不能進入地區以內之方軍撤退，屆時彼若不肯撤退，我軍即斷然討伐，現已具有決心與準備。否方振武固擬反抗國民政府，而中國兵對彼之此等行為，亦思加以討伐，此我日本所深信而不疑者也，因為方軍所進入之地帶，屬於停戰協定線以北之地區，所以我大日本軍，願自勞的驅逐彼等退出。今我此等辦法，完全為尊重停戰協定，並無絲毫其他企圖，存在其間。茲特鄭重聲明，如我軍與方軍一旦交戰，而當地之民衆，自然受相當之損害，本司令官與念及此，如熱水煎心，苦楚萬狀，如果地方官憲民衆，一致團結，將方振武逐出停戰協定以南之地區，極為幸甚。因密雲縣城，屯駐我所部之少數軍隊，而其地得免此之災禍，此殊堪慶祝者也。汝等須知我軍戰鬥之準備之神速，因以多數汽車運輸，一切之事，能立刻完成。恐未週知，切切此佈。昭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日本軍司令官。

撫寧縣城被匪攻陷

在方吉擾壤之時，灤東股匪復將撫寧攻陷。灤東股匪，以東亞聯合同盟軍為旗號，旗色滿地紅，左角紅黃藍白黑五色，第一軍軍長匪首郭

亞洲，副李光物，匪約千五百餘人，第二軍軍長張魁元，即老耗子，副張黃庭，匪約二千五百餘人，此外尚有新加入之小幫匪大五龍榮山等幫，共約千餘人，其混合總數，號稱萬餘人，實數爲五千，槍二千餘枝，迫擊砲五六門，平射砲野砲各兩三門，彈藥來源極充裕，負指揮責者多數富有軍事學，根據地在榆關鎭一帶，組織完密，背景顯明，西竄企圖欲陷撫寧昌黎而佔灤東，再圖某種大舉。撫寧於二十一夜被匪包圍，經縣長劉興沛率保安隊竭力支持，至二十二晨將匪擊退，二十四晚匪再反攻，城卒不守。昌黎二十五日電，匪受大批彈藥之接濟，二十四日傍晚反撲撫城，砲火猛烈，保安總隊附張振邦，督隊在紫山下迎戰，官兵拼命抵抗，形勢頗進展，縣長劉興沛，率保安團鎭守撫城，並策應後方，至夜前方戰事正酣時，撫城內餘逆漢奸浪人之流，突起變故，迫縣長交出政權，同時大部保衛團，勢亦不穩，劉興沛處境惡劣，遂率各局長及公務員並少數保衛團，於十時離城，星夜來昌黎，撫昌間電訊立時斷絕，撫城空虛，保安隊陷于重圍，遂於二十五日晚撤守昌黎東北境，堵匪西竄，撫城居民逃避一空，有萬餘人出境，涉洋河時，有多數婦女被擠沒水斃命，厥狀極慘。撫寧空城後，形成混亂，匪於晨九時大部入城。

日兵佔塘大公安局

在平北灤東形勢緊張之際，日兵又突將塘大公安局佔領，益增風聲鶴唳之勢。二十五日晚塘沽日本兵營，突有日兵士一人，飲酒已醉，行至我兵營門前，以槍碰門，我站崗衛兵，置之不理，仍將其送回日兵營。詎料該兵士回營後，謂我軍士兵侮辱日軍，竟於二十六晨八時，整隊出發布哨，如臨大敵，將我塘大公安局占據，强迫我警察繳槍，並退至鐵道以北。塘大公安局長胡俊，當赴日兵營交涉，日軍官並未道出理由，祇謂日兵被我駐軍侮辱，要求賠償醫藥費五百元，並須唐團長親往日兵營道歉，方能退出。該日軍流動步哨，整日占據我塘大公安局，我方祇留二人看守局址，情形甚爲緊張。同時駐津日軍司令部派軍官大橋赴第一軍部訪唔參謀長劉中幹交涉，我當局對此事認係日軍誤會，甚願和平了結。晚七時，北甯路十次車由唐山開回塘沽來津，在塘站開出時，日軍鳴槍十餘響，我軍持以鎭靜，幸未發生事端。嗣經解釋，雙方當局均認係個人鬥毆，雖稍有損傷，應雙方引爲不幸，此後兩軍長官，應加嚴束所部，不准無故尋釁，故截至當晚十時後，佈防塘沽街市之日軍，及占我塘大公安局之步哨即行撤退，秩序當於二十七日晨完全恢復。二十七日雙方當局爲和平圓滿了結此事，第一軍部派陳參謀長，日軍駐津司令部派大橋參謀，偕往塘沽，於晚間設筵，邀中日兩方駐塘沽長官會唔，當面解釋，並保證此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云。

方吉西竄連日戰況

方振武部第四軍董孟武團，步兵數百人，於二十六日晨四時，自牛欄山以南之板橋村，竄抵高麗營東小營村，與此間軍隊發生接觸後，互以步槍及機槍射擊，自十時至十一時半，戰事異常激烈，午後稍鬆緩，嗣以此間某某兩軍換防，於交替之間，爲方部探知，乘隙猛力進攻，於傍晚乃由東門進入高麗營，此間接防部隊趕到後，即在西門外內攻，雙方當在西門外接戰，入夜戰事猶烈，迄二十七日拂曉六時許，方部不支，始退出高麗營，仍回板橋，戰事稍停。方之主力部隊均集結於板橋東西水泉一帶，方振武本人即駐在西水泉，此間軍隊於奪回高麗營後，因該方面鄰近非

武裝區域，未向前追擊，同時因該地不便兜剿，擬將陣地移至□□一帶，誘方部深入，但方部知此間有備，不敢南進。二十七日午後，方部復有一部在距高麗營西北一里之河溝，隔岸以槍砲向高麗營轟擊，此間軍隊亦開砲還擊，同時東面防線亦有一部方軍進擾，砲聲時斷時續。據觀測方部似在故作牽掣，因其後方大部分部隊，正陸續向西開進，藉資掩護，迄二十七日傍晚止，方部已抵距大小湯山四里之牛坊地方，與該地之吉鴻昌部取得聯絡。吉鴻昌部約有騎兵七百餘人，步兵五百餘人，自全部由懷柔以西之喬梓村開抵高麗營西北秦家屯上院下院東西辛莊一帶，於二十六日晚間，向大小湯山一帶進犯，占據距湯山以東四里之牛坊，夜間與此間某軍正營發生接觸，槍聲斷續，似不甚激烈，惟有吉部之另一部，於二十六晚繞道開至湯山以北昌平縣屬之茶塢，與此間軍隊朱師接觸，自二十六夜迄至二十七傍晚，槍砲聲始終未停，戰事頗烈。又昨晚方部西竄，到達大小湯山以東，與吉部會合，兩部總數共三千餘人，有將聯合向西逃竄之勢，戰事殆將趨重大小湯山方面。此間軍隊已佈置重兵，在該處防堵，日軍方面，以二十七爲「警告」方振武部離開戰區之期限屆滿，二十六日即由密雲派日軍二百人，開抵牛欄山，防阻方部東竄，迄二十七日止，因方部陸續西移，故對方部無何動作，據日方稱，暫持監視態度云。方吉兩部，於二十七日下午在大小湯山附近會合後，原企圖聯合向大小湯山猛攻，嗣於下午四時，有日機四架，飛至牛坊與壽村一帶方吉軍陣地，施行連續轟炸，投擲炸彈二十餘枚，方部士兵傷亡甚多，受創極爲慘重，村民及牲畜被炸斃者亦衆，當晚方部軍心渙散，紛向湯山以北山中逃避，故二十七日夜湯山戰事已停息。至二十八日晨拂曉，有吉鴻昌部步騎兵七百餘人，自北復來小湯山進襲，爲此間軍隊擊退，同時方部亦有一小部，自東面向小湯山進攻，亦經此間軍隊，用機槍掃射擊退，至九時日機四架，復至湯山一帶偵查方吉兩部，在湯山北門內投擲炸彈四枚，湯山公園中房屋大部被轟燬，損失頗鉅，幸未傷人，旋日機又在湯山北茶塢投彈六枚，損失不詳，方吉兩部爲避轟炸，乃向西北竄去，匿深山中。故二十八日午後大小湯山一帶，已無戰事。現方吉兩部企圖由湯山東北經昌平以北逃出非武裝區域，竄入張家口以南深山中，再圖活動，此間當局業已通令平綏線各軍嚴予防堵。

日軍擅委懷柔縣長

日軍方面此次爲驅逐方吉兩部離開戰區，於二十五日將第八師團步騎砲兵大部開抵密雲，二十六日晨分派八百名，開至懷柔，二百名開至牛欄山，故二十七日方部始由牛欄山向西撤退，現日軍一部已抵寺上村及梁善莊一帶，平密間長途汽車交通，一二日內即可恢復通車，至懷柔縣自許文泉及公安局長王雲魁，經方振武撤換另委劉李二人繼任後，至二十六日日軍八百名開抵懷柔，當將新縣長劉某看押，公安局長李芝已逃，惟所遺縣長公安局長兩缺，復經日軍另委二人分別担任，將來如何，恐又成問題。

五全代會決定展期

中央二十八日晨開第九十次常會，出席委員于右任・葉楚傖・汪兆銘・陳果夫・孫科・居正・邵元冲・覃振・顧孟餘・陳公博・陳肇英・周啓剛・陳立夫

‧石青陽‧馬超俊‧程天放‧林森‧褚民誼‧張道藩‧唐有壬，主席汪兆銘，討論事項，(一)常委介紹陳委員濟棠‧李委員宗仁對於五全大會展期意見案，決議(一)五全大會按照總章，須於今年十一月舉行，茲據陳委員濟棠‧李委員宗仁江(三)日來電，提請五全大會延期，且華北戰區各事，尚未就緒，各地剿匪工作，尚未完成，依總章第二十七條，通告五全大會展期至明年十一月召集。(二)國民大會仍依三中全會決議，於二十四年三月舉行，由國府飭主管機關，即行籌備起草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建築國民大會會場。

日僞勾結攫奪東鐵

在東鐵售受交涉延宕中，日僞勾結謀以强力攫奪東鐵，蘇俄態度因而硬化，俄日關係遂呈拔弩張弓之勢。

蘇俄對日嚴重警告

莫斯科二十二日塔斯社電，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蘇柯爾尼科夫，頃致日本駐莫斯科大使太田氏警告書一件，其文如左：『頃據蘇聯政府所接到之可靠情報，「滿洲」當局現正擬在日本政府指使之下，於最近期內，對中東鐵路之行政，實行若干單方的變更，絕對破壞現存之秩序。「滿洲」當局特別欲對該路蘇聯局長之權利，加以橫蠻之摧殘，使彼在事實上，成爲「滿洲」副局長之附庸。同時「滿洲」當局並在日本政府代表指使之下，計畫對中東路上蘇聯雇員，施以警憲之襲擊。本人受蘇聯政府指命，警告閣下，哈爾濱方面果有此種或任何類似之行動實現，顯然對條約上所規定之中東路現有地位，加以破壞，則蘇聯政府認爲此即東京及「滿洲政府」與其自身應負之義務相矛盾，且具備奪取該路之一種不可容許之企圖。蘇聯政府認爲此種破壞行爲之直接責任，全在日本政府方面，而非「滿洲國」，因彼無力且不能負「滿洲」事件之責任。日本政府乃「滿洲」實際上之主人，必須對與中東路有關之一切條約上，以及致力於奪取該路之一切行動上之直接責任』。蘇聯駐東京大使優列尼夫亦奉訓令，向日政府作同樣之警告云。

俄報揭穿日僞陰謀

莫斯科二十四日塔斯社電，蘇聯政府公報「消息報」今日發表論文，名曰「對搶奪者之暴露，並警告彼等之發縱者」。大意謂根據蘇聯政府所得之可靠報告，日滿當局所陰謀奪取中東路之計畫，原定在逮捕該路之負責蘇聯職員時，即行開始，欲趁機對此項執行蘇聯局長合法命令，而有違日「滿」當局願望之職員，予以某種處分，從而對整個中東路，加以攫奪。日「滿」方面擬在此次逮捕之後，即行任命現任中東路副局長爲局長，而將蘇聯局長撤職，使之在未得「滿洲局長」同意之前，無以發表任何命令。此項步驟之實現，即爲對現存條約效力之正面破壞，亦即日「滿」當局對中東路之武裝奪取也。該論文繼稱，此項計畫擬定之時，適値東京會議之「滿洲國」代表裝腔做勢一若眞個嘗試「和平」解決中東路者，現在已經證明，「滿洲」代表團之一切策略，無非延宕交涉，破壞一切到達同意之可能性，冀於一適當時機，對中東路準備武裝奪取。復次，此項蠻橫之奪取計劃擬定之時，適値蘇聯與「滿洲」代表在中東路行政會議中開始一再討論重要問題之際，故現在亦已證明，日「滿」當局顯然未曾希望與蘇聯方面之路

政代表，進行商業上之合作，而正陰謀計畫，取消蘇聯之行政權，並剝奪其一切法律上之權益。蘇柯爾尼科夫在莫斯科之聲明書與優列尼夫在東京之聲明書，已將僞善者之策略，條約之破壞，義務之忽視，以及奪取東鐵之秘密準備，暴露無遺。該聲明書指摘各點，直呼其名，毫無隱諱，公然將責任問題，確切置於日本政府，而非無力之「滿洲國」。蘇聯完全明瞭滿洲當局，並非滿洲眞正之主人，「滿洲國」之一切行政・經濟・軍事及政治事務，無不總攬於日本政府及日本軍部之代表手中，眞實之政權係在日本之手中，「滿洲」當局若無彼等之日本保護者之同意，決不敢施任何手段。因此，當「滿洲」當局準備奪取中東路之時，蘇聯則完全有理由認爲彼等在此問題上之行動，係受日本之指使。是以中東路上蘇聯利益之破壞責任，完全在日本政府方面，此乃當然之事。當買賣中東路會議舉行之初，蘇聯政府對日本政府一再發表之宣言與担保，均行一一考慮，初亦以爲彼輩希望對中東路問題之和平解決，有所貢獻。此次在東京舉行談判一事，即已證明日本負担某種職務與使命，直至最近日本新任外交大臣廣田氏尙保證日本外交政策在努力與蘇聯維持和平關係。然而蘇聯政府所得之情報，則與廣田氏之担保，完全不符。自日本政府派遣軍隊至滿洲之始，日本政府即已對蘇聯發表堅決之聲明，謂蘇聯之利益，決不致遭受任何損失，然而今日之局，又如何耶？以日本政府應有之義務，將可以與彼對中東路問題所準備之履行相調和耶？蘇聯政府堅決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其所負担之義務，對蘇聯之權益，一概加以尊重，且立即停止對中東路現存狀態，加以武力改革之企圖。

東鐵四俄處長被扣

哈爾濱二十四日電，中東路尋常行車，頃間發生阻碍，據東路監事長同長春報告，因有危險之破壞份子活動，除非採取救濟辦法，則在最近之將來，該路即將破產。本日官塲公佈，經嚴重考慮後，已下令查辦東路重要職員，計開爲運輸處長開里那・廠務處長拉夫洛夫・會計處長恩勃爾・業務處長艾伯羅夫。據該公佈稱，公共檢察官於今晨六時，邀彼等前往，聽候查辦，並搜查該職員等住宅。嗣公安局長日人中尾公佈，謂此舉無政治意味，純係法律性質，並謂「滿洲國」將採取一切必需步驟，肅淸危險不穩份子，俾能以最圓滿方法，經營中東路云。

滿洲里俄站長被拘

哈爾濱二十五日電通社電，中東路不正事件，近依偵察之進行而逐漸擴大，滿洲里及綏芬兩車站站長，均於昨日被「滿洲」當局傳訊，其中如滿洲里站長，於本早六時抵哈後，即被拘禁於某所，綏芬站長亦定於本日下午五時抵哈聽候審訊。

俄陳佈大兵於東境

東京二十五日新聯電，蘇俄前向遠東俄「滿」國境方面移動兵力，日本軍部方面對之，予以深切之注意，現在蘇俄集中於遠東方面之兵力約十四萬，其中包括多數之最新裝備之部隊，如飛機約有三百架。據最近軍部方面所接之情報，向遠東移動軍隊之事，大體似已告一段落，蘇俄方面對於移動兵力於遠東之事，雖承認移動最新裝備之部隊若干，其他則辯稱係爲春季至夏季之一般演習，並無他意云。

俄報對日最後警告

莫斯科二十五日電，今日「眞象報」（蘇俄領袖報紙）以特殊嚴厲言論，向日本作一「最後警告」，謂日本人不能立於所謂「滿洲獨立國」

政府之身後，蓋「滿洲國」是完全無能担負「滿洲」境內發生各事之責任。該報鄭重聲明，破壞中東鐵路俄國權利之完全責任，須由「滿洲」之眞正主人翁擔負，換言之，即日本政府是也。「東京方面須留意蘇俄之屢次警告，並善爲處理之，吾人非欲與日爲難，但若日人一味向我挑撥，則日人將必接到相當之答覆。現在蘇俄之能力，已足可保衛其權利，簡言之，皆知其非對只吾人之友，且亦對待吾人之反對者。」又半官式「消息報」之言詞，大約相同，謂據報告所云，「滿洲國」政府已在計畫抵抗中東鐵路與蘇俄人士，將來可釀成特別糾紛。上述兩報之言論，公共各界認之爲蘇俄政府對遠東時局態度之預先表現云。

班都拉提正式抗議

莫斯科二十七日塔斯社電，伯力訊，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斯拉烏斯基與中東路理事會之蘇聯方面代表，對於哈爾濱日「滿」當局逮捕中東路負責之蘇聯職員事，提出堅決之抗議。本日班都拉氏（東路副理事長）已向理事長李紹庚氏提出一正式之抗議，反對此項逮捕事件。李紹庚氏企圖解釋此次之逮捕，乃係地方檢察官根據該路總監陳明此項職員犯有某種「不正」行爲之報告而實行者，班氏則對此種解釋，痛加駁斥，認爲總監方面，從來未將此種陳述書，呈遞該路上級機關如理事會與監察委員會，竟擅自交與地方檢查官，乃係陰謀誣陷之手段。蘇聯方面對此，堅決反對。此間蘇聯方面已指出日「滿」方面對於被捕各職員並未列舉任何犯罪根據。李紹庚氏企圖掩飾擅自捕人之解釋，唯有暴露日「滿」當局已下決心，對現存條約，出於挑釁破壞之一途。李紹庚氏決非不知中東路之上級機關尚有理事會，爲五位蘇聯與五位「滿洲」代表所組成，此外監察委員會出三位蘇聯與兩位「滿洲」代表組成，而一切關於中東路之問題，必須經過理事之討論．考察與決定，致理事會所不能解決之一切問題，則交付政府決定同意。李紹庚氏亦深知總監機關乃隸屬於理事會及監察委員會者關於一切彼所査覺之異常事件，必須首先呈報理事會與監察委員會，而此次發生之事，總監方面對於逮捕諸人不正之材料，絲毫未曾呈報理事會或監委會，無論何人，均不知所謂「不正行爲」之實質安在。總監方面之擅專行動，乃係一種削減監委員會權利之企圖，事態極爲明顯。日本及「滿洲」當局命令下總監所勉強「發現」之「不正行爲」，其用心無非以之掩蓋其違法逮捕，而構成最近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蘇柯爾尼科夫向日政府警告之日「滿」當局，準備攫奪中東路整個計畫之一部。

俄僞續商售路問題

東京二十二日新聯電，售路交涉第五次非正式會商，於今晨十時舉行，首由俄方代表加茲洛夫斯基聲稱「滿洲國」所主張之五千萬元，並無何項根據，不過欲使金盧布紙幣折換率二十五仙案與其符合而已，故希望貴國」方面充分的作事務的研究調査之後，另爲提案等語，並未提示俄方之折換率，意欲迫「滿洲國」讓步。對此「滿」方代表大橋答稱，二十五仙案業經數次陳述，乃有根據之數額，今日所通用之盧布折換率乃係一仙五厘至五仙之間，若以之爲正式交涉之基準，其距離殊過入，是以依據政治上之意味，五千萬元乃定爲二十五仙云云，予以反駁。繼謂俄方如不應諾，「滿洲國」則根據前次之約束，對於中東路附帶之其他條件有審議之餘裕云，要求俄方表示誠意。加茲洛夫斯基僅陳述五千萬元之要求及折換率之不當而已，未見有何項進展，聞約定後日研究之後，再爲會商，午後二時

半散會。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駐日俄大使優列尼夫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四十分復往訪廣田於外務省，仍對於售路交涉請求斡旋。廣田聲稱，圓滿的解決售路交涉，乃日本所希望，然關於俄「滿」雙方，交涉基礎之折換率問題及其他條件，日本尚未判明當事者間之具體的意嚮，故關於具體的數字問題，雙方主張之界限如不明瞭，日本殊難積極的出於斡旋，以此對於促進談判具體的事項，認為先決之問題云云，暗裏慫恿俄方提示折換率。





國聯大會黯然開幕

在世界暗雲極度低迷中，國聯行政院會議及大會黯然開幕，此和平機械乃不得不自行宣告其無能矣。

技術合作案之接受

日內瓦二十三日電，國聯行政院今日舉行公開會議，自上午十時四十分起，至十一時十五分止，會中接受國聯與中國之技術合作報告書，並派拉西門為國聯與中國間之聯絡員。中國代表顧維鈞氏鄭重申述，謂此舉關係技術，完全無政治性質。日內瓦二十三日哈瓦斯社電，國聯行政院昨晨開會時，中國駐法公使及出席國聯行政院代表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向各國代表公私團體致謝中國教育考察團最近遊歷歐洲，多蒙招待之盛意，顧君對歐克萊關於烟土及其他麻醉品諮詢委員會工作之報告，申述中國政府有特殊之困難，但已決定消除一切麻醉品之危害，並已議決遵從一九三一年之盟約，限制麻醉品之出產。諮詢委員會之常務分組委員會，審查中國與列強有關當局照海牙盟約較為密切合作之方法。

大會主席撞動警鐘

日內瓦二十五日路透電，國聯行政院主席挪威首相莫溫克爾今日在國聯大會開會時，對於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發表明白直率之言論，謂兩個大會，在比較上，皆屬失敗，其理由或可得而言之。集許多國家，而欲其一致同意獲一協定，其事本實困難，新星光或可發現，而解決之穩健基礎，或可覓得，但實在結果，迄未成就。其所以然者，因事前未能在具有堅決力量之各國間，成立合作基礎也。此種有力量之國家，如不同意，決不能獲得圓滿結果。如經濟會議中穩定幣價之爭執，即其證也。此言亦可適用於裁軍會議。裁軍會之失敗，致引起裁軍會一事無成，而遽行結束，則國聯威望，是否損多益少之問題云。主席又言及遠東爭執，謂國聯雖屢作誠摯的努力，但現未能造成較好之局勢，此種事實，確未能在世人心目中鞏固國聯之地位，且將引起較歐洲情勢所產生者，尤為惡劣之感想。戰後十五年，吾人覺趨向謀取各國人民間較好的諒解，較清朗的空氣，及較穩健的心理之進步，依然極微，此實吾人之恥也。不獨進步極微，而戰爭可能性之思想，且常留戀於吾人腦海中，瀰漫於各國，視為將來之大患焉。國聯前為世人寄其極大希望之團體，今若是世人責備國聯，不獨勢所必至，且亦理所當然也。

新任主席宣言就任

日內瓦二十五日電，國聯第十四次年會，今日在此間開幕，南非聯邦國聯代表駐英高級委員締瓦特氏，已被選爲大會主席。締氏之被選，各方甚爲驚奇，蓋公共意見，已預料墨西哥代表那吉拉氏，此次必可當選，南非代表得三十票，墨代表得二十票，三十票乃五十五之大多數，締氏當選爲主席。法總理戴拉德·德外長紐拉斯·英外長西門，義首席代表阿羅西· 波斯代表亞哥克漢，與墨西哥代表那吉拉氏，均被選爲副主席。新選主席締瓦特氏於大衆歡呼聲中，起立發表宣言，聲明接受主席之職，氏感謝大會之非常優視彼個人並其國家。謂彼方抵此，時間短促，未能預備，故不得已隨便一言。力稱，彼對於主席應有之職務，將必勉力爲之，諸事力求公道，不偏不倚。彼又向會方担保，謂彼之祖國，以及出席國聯會之大多數國家，均已早知「戰事之慘酷」，彼已經明悉國聯會之重大任務，爲維持全世界之政治與經濟和平等語。各委員主席及副主席選定如下，穆他（瑞士），威阿提（比）吉夫提區（南斯拉夫），赫斯爾格倫女士（瑞典），馬達里亞加（西班牙），及米考夫（保加利亞），德國決議案提議，將小民族問題提交大會之政治委會，定於今日開始談判，德國顯示，急於公開談判小民族問題。

阿根廷再參加國聯

日內瓦二十六日電，阿根廷決與國聯會恢復合作關係之消息傳到，國聯會各方面，表示懇切滿意。同時大會聲明，阿根廷之爲國聯會員，在法律上未嘗停止，故該國之再次加入，不須有何種特別手續。現在聞更許可阿根廷將代替瓜第馬拉在國聯行政院會之地位。

備戰聲中談判裁軍

日閥備戰荒木欲狂

九月十八日東京訊，日本軍閥，近來因受美國擴充海軍及蘇俄增兵西伯利亞之刺激，決意充實軍備，以作第二次大戰之準備，故明年度（昭和九年）預算，決定採取「國防第一主義」，海陸軍兩方面，分別向政府提出「新規要求」（即新設備經費）及國防計畫。並由陸相荒木，海相大角，分別與首相齋藤藏（財）相高橋交涉，在明年度預算內，須先將軍事費決定，再議其他各省（部）預算，齋藤高橋當然唯命是聽。現在已將海陸軍預算，交由主計局提前審查。據高橋宣稱，爲「在國防第一主義之範圍內求財政之調和，」決定兩種辦法，「㈠國防計畫海陸軍共同樹立統一之計畫，㈡關於充實軍備計畫，應考慮計畫之性質·緩急·軍事工業能力，分別爲能速成者與不能速成者，能速成者可往後推延。」蓋高橋之意，海軍經費應重於陸軍，其理由以爲「滿洲熱河軍事已告一段落，政治·文化·經濟諸工作，亦漸次就緒，且陸軍之改善軍備計畫，有相當速成性，海軍造艦事業及造艦工作能力，均不能速成，故擬多增加海軍經費。」但陸軍方面，對此說反對頗烈，陸相荒木在十三日陸軍軍事參議官會議席上報告，言詞頗爲激昂，大意謂：現在日本內外情勢，已遭遇極形逼迫之危機，日本自退盟後，事實上陷於孤立，退盟發生效力之日期，恰值海軍軍縮會議開會之時，加以鄰邦之中國，自滿洲事變後，對日頗懷怨恨，今雖暫屈於日本國力之前，共長期抗日，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滅。且中國與美國之友誼關係，

大爲增進，如棉麥借款，即其一例。美國在中國之發展，誠屬可驚，即謂航空權通信權，完全落於美國手中，亦無不可。至於與滿洲接壤之蘇俄，不但並未撤退國境守兵，且有益加充實之勢，飛機集中於海參崴及遠東各地者，已達三百架以上，其中且有載重七噸之重轟炸機十架。蘇俄在今日，固無與日本搆事之意，但究因日本軍備充實，無機可乘之故。若日本軍備一旦發生缺陷，則難料蘇俄之態度如何變化。美國將其大西洋艦隊移駐太平洋，盛爲海軍之擴張，對日比率，已成優勢，至一九三六年以後，即難保其無非常舉動。中國如以美國爲後盾，繼續抗日，則與中國市場有深切利害關係之英國，是否傾向親日，亦屬疑問，彼時蘇俄對日，亦決不能表示好意，難免不仿效歐戰時義大利之故技。歐戰初起世人料義必助德奧，乃義國竟抱中立態度，至德奧應付戰時感覺困難時，義國突加入協商國。如此觀之，一九三五六年前後，遠東如發生紛爭，難免意外擴大，防患於未然之惟一方法，惟有擴充軍備之一途。假使日本軍備充實，則任何國家，皆從提難而止，不至徒作無謀之戰爭。但此處有一最大問題，即充實陸海軍軍備，豈能遽作緩急前後之斷定，往年擴充海軍八八艦隊時，以海主陸從主義，先行擴充海軍，今日時機急迫如此，欲規定緩急前後之標準，頗爲困難，不得不以一九三六年爲目標，同時擴充海陸軍也。時至今日，亟應捨棄一切，集中於充實國防，樹立確固之國策云。」聞陸軍方面，力爭「同時擴充海陸軍之主張，其理由㈠使僞國與日本成爲一體不可分之獨立國家，完整確立其國家的要素。㈡爲防止因滿洲問題而發生之國際的危局，且爲防備萬一計，內外各種緊急設備，均應完成。㈢捨棄從來彌縫姑息之手段，確立牢固不拔之國策，舉國一致，作國民的總動員。且陸軍方面，認爲「現政府不能實行上列各項，即認爲現政府未完成其應負之使命，如再事逡巡，軍部將認現內閣無能爲力，另謀强力政權之實現。」其態度之强硬，可見一斑。

巴黎談判繼續進行

巴黎二十三日路透電，英法昨日續作關於軍縮公約之談話，初在英大使署宴會席上，繼在法外交部行之。英代表爲外相西門·外次艾頓·國聯外交股主任近已簡任駐華公使之坎杜根，法代表爲總理戴拉德·外長彭考及瑪希格里，英大使署之宴會，英樞密院長包爾溫亦在座，但未加入宴後之討論。今最困難之問題而亟需解決者，厥爲試驗期之長短。麥克唐納之計劃僅規定自條約實施日起，在九個月內，消毀攻勢的軍備。聞英政府不願接受法國定期的與自動的管理之理論，但若加以修正，而法國復贊成三月十六日英國之草約，則英國似亦可接受法國之建議也。法外交部之討論，歷時一小時半，曾邀軍縮會議美代表台維斯到部，俾聆英法談話所獲之進步。至各事進行如何，英法閣員均不肯對報界宣露，僅公報言，雙方交換意見之目的，乃在得一諒解，俾下月復開之裁軍會議一切辯論，進行便利。又謂，雙方於此方面，已獲有切實之進步，西門定今夜赴日內瓦，台維斯與彭考定明日前往，明日法內閣且將舉行會議。據可靠方面消息，今日之討論英法義三國調整彼此之意見，已獲有切實之進步。聞一般意見，以爲軍縮公約當分兩個階段：(一)三年或四年靜的時期，在此時期內，德國將以短役軍隊，代長役軍隊；(二)實在的軍縮之階段，分三年或四年實行之。監督之原則，雖經公認，而實施之方法，則三國意見尚相歧異。美國以爲報明軍備之數目，較之僅討論對不規定數目之軍備作任何監管，

更爲重要，惟公約如得會後商妥，法國所準備放棄軍備之數量，英國亦深以爲慰。至於現行海軍條約，在滿期之前，皆不加以變更，目下諸事雖獲良好進步，但前途荊棘尙多，正未可過分樂觀云。

德國提出裁軍對案

二十四日巴黎電，昨晨駐法德大使往訪英大使賓羅爾，官場對此行目的，保持緘默態度。據「巴黎迴聲報」訊，德使此行，係向英大使遞交德國之裁軍對案，內容德方同意監視與管理軍備，惟須允可德國建築西方邊境之防禦工事，與法國建築者相同，並將裝置重砲，轟炸機應予取消，但驅逐機仍予保留，並允可德國使用，在裁軍協定簽字後，兩同等重要之國家間，得互相行使監視權。

四强將聯合以對德

巴黎二十三日路透電，法國當局因於管理軍備委員團，已有假定的妥協之結果，豫料美法英義四國將在日內瓦取聯合的陣線，對付德國。美法英代表會商後，已商得諒解，現候有關係之四强政府核准。據法人方面消息，今欲使德國接受此種見解，仍爲主張困難，但有四强之和諧，於十月九日可以圓滿告成，而使對德談判，能沿堅固之陣線進行，庶軍縮會議，可於十月十六日復開云。

日內瓦方面之活動

日內瓦二十五日路透電，國聯大會一面開會，集此之各國政治家一面談論軍縮事宜，英外長西門今日往訪義代表阿羅西，法代表彭考，德代表紐拉斯，會晤時，均曾談及裁軍事，法德代表尙未作直接談話，義方顯願爲居間人，英各界希望後數日內所得之進步，能使切實之建議，於十月十五日提交裁軍會議主幹部云。

西門請締裁軍盟約

日內瓦二十七日路透電，英外長西門今日發言，爲國聯與裁軍會辯護甚力，指他人攻擊之詞爲不公允。西門此言，顯爲對挪威首相莫溫克爾昨日所發國聯與裁軍會未進步等語而發。西門力勸世界各國在裁軍方面速有成就，謂裁軍苟有成就，則國聯大會促進經濟復興之力，較任何他事爲巨。西門建議將現有之裁軍草約，稍加修正，如是可便利逐次裁軍計劃之製定。西門繼稱，國聯根據保護少數民族之條約，負有特殊責任，須對於宗教人種語言與多數的統治人不同之小民族，保障其應得之公正待遇。西門發此言時，目視德代表戈勃爾斯博士，無論西門出此，是否有意或無意，旁聽者對之，頗有美評。當奧總理道而夫斯起而發言時，除德代表團外，全場鼓掌。此種表示，實不常見。奧總理發言慎重自持，僅言奧國經濟困難情形。

美國拒絕展緩築艦

華盛頓二十六日路透電，美國已照會英國，聲明美國不能展緩其造艦程序任何部份之實行。英國近對於美國擬就公約所許積極造艦事，向美代表台維斯有所陳說，以爲全部造艦計劃之實行，或將碍及軍縮，故美國今有此答覆。聞英國已認此爲最後之答覆，不復有何交涉云。華盛頓一十八日哈瓦斯社電，美政府按照倫敦海軍條約，建築“B”式巡洋艦四艘，每艘一萬噸，上有六寸徑之大砲，至一九三六年底，即可實行服務。英國會建議暫緩建築此項巡洋艦，以便限制輕便巡洋艦至七千噸，美海軍當局答稱，七千噸之巡洋艦祇適用於英國，因英國有海軍根據地甚多，但於美國則迥乎不同，美國所需之艦，須能在廣闊區域活動云。

英印日辛姆拉會議

二十三日會議開幕

辛姆拉二十三日新聯社電，日印兩國代表，今早十一時舉行第一次會議，商務長官適雅致開會辭，本日僅僅會晤，對於棉業問題，全未談及，約三十五分，即行散會。散會後，發表聲明書如下：「日印兩國代表

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在立法院議事堂舉行首次會合，劈頭商務長官邁雅對日本代表一行致歡迎辭，並切望將來會商之結果，對於日印兩國雙方，得以達到圓滿結果云云。日本代表澤田節藏起立答辭，對於日本代表一行抵印後，受印度政府歡迎，表示感謝之意，並希望日印會商之成功。完畢後，即對於兩國代表會商之手續，交換意見，至十一時三十五分散會，下次會定二十五日午前十時半，開始正式交涉。」

二十五日一次會議

辛姆拉二十五日新聯社電，本日之第一次日印會商，劈頭由日本首席代表澤田關於印度對日本之差別待遇，表示遺憾，而希望前通告廢棄之日印通商條約，照舊存續。印度方面代表諾依斯對此答稱，差別待遇，固屬遺憾，今日邁雅長官缺席，除此外不能發言，殊爲可惜，然對於尊意，將充分的代爲傳達。會談二十分鐘，第一日之會議，遂簡單散會。

二十七日二次會議

辛姆拉二十七日新聯社電，本日之日印正式會議，印度容納日本要求，已同意於會議進行中，不提高關稅。結果澤田代表提議締結新通商條約，對此遂進行討論，本日亦因印方首席代表邁雅缺席，故不能進而作具體的協議，午前十一時四十五分散會，次同會議定二十九日續開，是日邁雅或可出席，故將入於實質的協議。本日日印第二次會議後，發表聲明書如下：「二十五日日印雙方代會合時，澤田首席代表希望會商中，日本與印度不陷於無條約關係云云，陳述日本政府之希望，印度政府對之，亦已表示贊意，對此澤田代表有提案，印度對之，加以考慮，並於本日之會議已予討論，下次會議將於二十九日續開，又關於新聞發表，於協議完畢，同時即於發表」云。

印田廢約延期一月

東京二十七日路透電，日政府頃接英政府之通告，聲稱現已決定將一九零四年印日商約之取銷期，延長一個月。按英政府已於前時通告，該約於十月十日取銷，今則展至十一月十日。日外務省於考慮英政府之來文後，即訓令駐英日使松平，向英政府建議，請將商約之取銷日期，延至辛姆拉貿易會議終結時爲止云。

小協約國羅京會議

小協約國外長九月二十五日在西那亞宮（羅馬尼亞國王避暑用之宮殿）開會，此爲常會，依小協約國協定，各國每年開會三次，惟此次會議，較爲重要。各國首領鑒於國際間對於經濟尚無解決辦法，擬謀解決，以免中歐陷於經濟嚴重恐慌，且可乘機交換國際政治局面之意見。出席者有羅馬尼亞外長狄杜勒斯柯，捷克外長貝尼斯，及南斯拉夫外長傑夫提曲。

羅馬尼亞首都二十八日哈瓦斯社電，昨日此間外交界傳稱，小協約國三國外長昨日會議時，

會議會及軍事問題

不只討論巴爾幹問題，且討論關係重要之軍事問題。會議時保加利亞國王波瑞斯及南斯拉夫國王亞力山大爲主席，此即可顯示會議不限於政治問題。參加會議之人，對於討論事項及結果，均持緘默。相信開會時統一小協約國軍隊事，曾提出討論。此次會議結束後，或再開軍事會議。至其眞象如何，尚不能定，因官方公報曾謂，「三國部長均向各該國首領報告，討論國際政局之結果，今日最後會議，將再發公報一次。羅馬尼亞外長迪杜勒斯柯及捷克外長貝尼斯，今晚赴日內瓦。又電，小協約會議結束後，發出公報，內稱談判經過，各參加人之意見，完全和諧。該公報重述目前歐洲經濟及政治之情形，由此情形中，看出雖有數項進展，仍有更趨惡劣之暗示。三國外長彼此慶賀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略條約之美滿結果。該公報續稱，中歐情形所有不安之象，對此已有決定之辦法，小協約政策之大綱，對關於中歐之談判，以後再定。但於此次會議，各外長一再聲明，對維持目前條約之規定，仍行不變，仍願與各鄰邦經濟合作。其他議決案，包括成立六月間協約國所決定之經濟程序，該項程序，於短期間可以實行。小協約國經濟會將於十一月召集。小協約國之裁軍政策，仍限於努力普遍和平，及實行自動有效及永久之軍備管理辦法。

各國試驗期內，先予實行。如有破壞盟約者，應採用制裁辦法。最後羅馬尼亞王批准十月三日及四日簽訂之條約，此外羅國與南斯拉夫並解決其他問題。

古巴政局仍未大定

桑馬丁政府軍勝利

哈瓦那二十二日合衆社電，今日因政府軍勝利，可使政府穩定，故美國武力干涉，或可避免。民衆向總統桑馬丁，熱烈歡呼。在嚴重警戒下，桑馬丁在總統府前向民衆演說，擔保努力建設古巴之政治經濟，謂「古巴現初經自由」，獲民衆之熱烈歡迎。政府軍於小接觸後，戰勝加馬奎省摩馬區之大部叛軍。據官報，不滿意政府者在桑田斯比若特斯被捕，在東部海港之吉百拉者，亦担保擁護政府，多日來古巴有陷於無政府狀態之危險，並因混亂，殊使美國有根據勃拉特修正案以武力干涉之危險。現古巴政府對穩定似甚有進展，工人，軍人，學生，及不滿意之政客之混合派，雖仍繼續醞釀亂事，但旁觀者深信政府可自混亂中恢復秩序。政府現對曾發生排外之地區，特別注意，對饑餓及失業之農人及傳染病區之病人，努力救濟。美政府是否將承認桑馬丁政府，現尚無表示。據稱，美政府在予以正式承認或撤回現在古巴海面之戰艦前，仍擬再觀察古巴之政治情勢

反對黨及罷工談判

哈瓦那二十三日路透電，擁護桑馬丁總統甚力之學生團委員及五反對黨之領袖，今日在總統府重開談判。總統府四週駐有武裝騎兵，以資保衛。按此次談判，因桑馬丁不允辭職，致於一星期前破裂，今日午後，美大使魏爾斯與政府軍領袖巴迪斯他上校開會討論，但其所討論之事件，則未宣佈，同時公然叛變，刻已在兩省內發生。聞柯蘭附近有叛衆七百人集合，其他距哈瓦那東南九十二哩，又距哈瓦那四十哩之瑪丹杳斯地方，亦有叛黨集合情事，至赫南台斯上尉刻仍在加瑪圭與政府軍對抗。又電，太鄰摩糖廠職員英美人及其妻子共十六人，現被罷工者圍困，家中不獨食物不足，而罷工者且欲斷其水源，古巴當道應德總領事之請，已於今日派兵前往，拘獲共產黨領袖三人後，復釋之。美國官員現正與罷工者談判，罷工者要求增給工資，減少工時，必要求照准後，方解英美人之圍。美國驅逐艦一艘，願準備將被圍之英美人，救往船上，該英美人距岸約一哩半，但美艦現尚無派兵登岸之意，查被圍者內有女子三，小孩五，其中七人係英人。

美是否干涉之歧路

華盛頓二十四日路透電，美政府某員今日聲稱，莫斯科所訓練之共產黨員，已在古巴各處，遍設共產黨機關。聞古巴現有數處之武裝共產黨，沒收食物，不給代價，此種消息，愈增華盛頓政界之焦慮。蓋恐亂衆愈熾，致有美國派兵登岸之必要也。泊於古巴海上之美艦管帶，皆奉有訓令，必要時可酌派水兵登岸。同時外交方面，以為美國之干涉，或將得及汎美會議成功之機會。此次會議將於十二月間在烏露圭京城舉行。聞羅斯福希望在此會議中，樹立美國與拉丁族諸共和國間更密切的外交與商業關係之基礎，以補償美國對歐貿易之損失。外交方面並以為，日本將以美國之干涉古巴，比擬日本施侵略於滿洲。

勃拉特修正案內容

按關於古巴之時局，有可注意者，時常提及之勃拉特修正案，於規定美國應將古巴島之統治管理權歸諸其人民後，載有條文如下：(一)古巴永不得締結可損其獨立或許可任何外國使該處駐兵之任何條約。(二)公債應照經常收入限制之。(三)古巴應許美國干涉，以保全古巴之獨立，並維持足以保護生命財產與個人自由及履行古巴政府根據巴黎條約所應担任的義務之政府。(四)美國軍事占領時之一切行動，須視為有效，因此而得之權利，須以承認。(五)古巴各城邑之衛生計畫，須付諸實施，以阻疫癘之復作，而保護商業。(六)松島不在古巴憲法的疆域之內，松島之所有權，將來以條約規定之。(七)為使美國維持古巴獨立起見，設立海軍站所需之地或賣或租，可與古巴總統議定之。(八)以上條文，須載入古巴與美國間所締結之條約中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起
至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

（記者）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二十日方振武軍侵入懷柔，二十一日日本關東軍提抗議，要求提出。

▲陳炯明在香港病故。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國聯行政院會議接受國聯與中國之技術合作報告書。

▲日飛機在北平散傳單，警告方振武軍於二十六日晚離開懷柔。

▲吉鴻昌部四千人到懷柔，與方振武聯合，與察東匪首老耗子均有聯絡，組東亞聯合同盟軍。

▲方振武軍占牛闌山。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魯東股匪反攻撫寧縣城。

▲孫桐崗自漢口飛抵長沙。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撫寧為匪所陷，昌黎戒嚴。

▲日軍開入密雲。

▲黃河水利委員會在開封開幕。

▲國聯大會在日內瓦開幕。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國軍與方振武部在高麗營以北接觸，曾有砲戰。

▲日兵佯醉挑釁，占領塘大公安局。

▲日飛機再到北平散佈方振武軍傳單。

▲陳文麟潘鼎新駕自製飛機江鵲號，由滬抵津。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高麗營牛闌山間有戰事。

▲日軍占塘沽公安局問題誤會消釋，日軍退出。

▲黃河水利委員會閉幕。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日飛機一架往來偵查順義二次，並在高麗營左近擲彈七八枚。又有一機飛至北平偵查。國軍與方吉接戰中。

▲孫桐崗自湘飛抵駐馬店

▲中常會決議五全代會延期，至明年十一月召集。

論評選輯

灤東匪患與華北大局

灤東接收以後，匪禍轉熾，吾人言之屢矣。連日所聞，彌形惡化，撫甯縣陷於包圍，留守營已無淨土，北戴河秩序蕩然，秦皇島形同魔窟，其他戰區各地，蠢蠢思動者，猶所在多有，而其質性似亦日趨複雜。大略考之，有受外人陰謀之援助者，有因對內目的被利用者，有故張聲勢，脅請收編者，有欲假自重，別圖要挾者，要之，設使接收之時，特警萬人，即已編成，縣長分帶同行，隨地佈置防務，則至少不致使大隊匪衆，敢於開入盤據，往來自如。古語云：『濡者事之賊，』由今思之，爲之慨然。然而按諸實際，匪衆本身，所過擾亂，素質惡劣，都無可用，是以目前第一亟務仍在速將保安特警，尅日編成，會合民團，分道兜剿，以殺其勢，勿令坐大，更多勾結，此其一。方接收戰區之時，對於日本關東軍與駐屯軍兩方面，本有專員負責接洽，交涉頗形順利。現匪禍如此猖獗，勢需大軍剿辦，亟應再與日方商洽，申明理由，請予諒解。夫匪禍嚴重，中外共見，事實所在，無可否認，既非違反協定，日方當亦無可藉口，祇須交涉辦妥，整備出兵，風聲所播，匪胆必寒，剿撫兼施，不難應手，此其二。時局倔擾，政情不安，儘有失意之軍人，頗見旌旗之變色，怨毒所中，因探手段，不平之鳴，甘壞大局，當局對於此輩，仍應疏解勸化，動以眞實利害，令其瞭然於匪軍之不可利用，外援之不可假借，但使杜絕勾煽，則匪衆各不相下，終必自然瓦解，此其三。以上三端，先將複雜之匪患，釜底抽薪，使其化爲單簡，則剿治較易，然而此皆治標問題耳，治本之計，仍在如何以求華北大局之安定。其要點有三：

一，自熱榆失陷，長城撤防，河北已成往歲之遼寧，平津直居國防之前線。舉凡張作霖楊宇霆從前保全東北之苦心孤詣，張學良猝失三省之後果前因，皆足發吾人深省。當局於此點，若無明確之認識，對外交無忍辱負重之覺悟，則華北將至不能得一日之苟安，豈止灤東匪患而已哉？所惜國人自經創敗，心情徬徨，茫無主宰，對軍事既澈底悲觀，對外交亦漫無信念；不知日本之外交軍事，其活動實互爲起落，現在世界大勢與其國內環境，皆須暫戢兵戎，運用坫壇，則在此華北禍患未已之秋，正不妨利用時機，相與爲和平之周旋，苟非然者，華北多事，全局必爲動搖，建設無從說起，所謂充實國力，當然大受妨礙。由此言之，欲充實國力，進行建設，必先安定國家，而華北不寧則全局受害，外交不講則華北不安，是以華北治本問題，首爲確定華北外交政策。

二，所謂外交政策者，上須中央政府完全一致，下須貫澈於地方各級

機關。現在華北有軍分會以掌軍政，有政整會以綜政治，停戰協定，雖關軍事而為平津救兵火之厄，使華北猶留此一部分完整國力之根據地者，黃郛氏與有大力焉。以何應欽氏之公平謙和，足令同袍不忍相攜，以黃郛氏之洞明外交，勇於負責，足使中央政策，推行盡利，兩氏坐鎮北平，即為華北之安全礎石，是以華北治本問題，必須何黃提攜，分工合作，故政府宜促黃氏速行回任，華北軍民亦應認清黃氏在今日實為北方大局需要之人物。

三，華北抗日戰爭，雖曰結果失敗，而將帥忠貞，士兵奮勇，種種成績，總占歷史上光榮之一頁。各部東北健兒，在戰時戰後，屢受外界之煽惑挑撥，屹然不為搖動，共有造於華北大局，功績更不在作戰勝利之下。凡此歷史，胥應自珍。現以戰事已停，軍費竭蹶，政府實逼處此，不能不節餉裁兵，而各軍情形不一，或不無感覺困難，奸黠乘之，播為謠諑。吾人深信各軍將領，盡是有識軍人，新受重大刺激，益當努力愛國，舉凡足以引起時局之糾紛，破壞民族的戰線者，任何言動，胥宜審慎，果能各軍團結，謹守正軌，則華北大局，必可安於磐石。

以上三端，實為華北安定之基本條件，苟其具備，則灤東匪禍，終於不成問題；設有缺陷，則縱令戰區得保苟安，大局仍然危險，而華北不寧，中央政府又斷無可以偏促一隅，從容建設之理，此尤願中樞當局切實省悟，以促進華北大局之安定也。

（錄九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平北與灤東

連日平北與灤東同告吃緊，若僅以實力論，殊不足以搖撼華北大局；然若就灤東所謂「東亞聯合同盟軍」彈藥來源豐富之點，（見今日本報昌黎專電）觀之，其背景顯然不可忽視；再就平北方吉諸部之動作判斷，各方所傳與灤東匪部勾結聯合，志在大舉，殊非無因，而其闖入中日停戰協定內不許駐兵區域，使政府投鼠忌器，不便用兵，尤徵其設計之巧。前日日本軍部雖曾警告方軍，限期退出懷柔，否則將施干涉。實則日方此舉，姑無論我國當局義難承認；且縱令日軍督戰之下，同胞相殘，我負內戰之名，人收操縱之利，此尤足令人痛心，吾人前日著論，曾謂華北治本問題，首為確定外交政策，蓋知一切匪患軍閥，皆別有發蹤制作怪，非於病源，妥為安頓，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華北將永無寧日，證以平北灤東昨今情形，益徵外交之急，毋甯在軍事之上。日本廣田新外相就任之初，東電曾有傳其對華新外交政策之輪廓者，曰：『並非自謀妥協，亦非需要代價，乃使中國為自身之利益與幸福，必然的不能不變更現在之對日態度。』國人試依此說，參以華北現狀，表裏玩味，審度因果，當知上述鄙見數語，殆有無窮涵義也。

抑今日何日？正如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之前夕，觀於日本近來『國防充實第一』之呼聲，響徹雲霄，軍部至不惜以倒閣要挾政府承認擴軍預算；一方面則蘇聯對日，突變強硬，美國對俄，關係日近。此種形勢，本報莫斯科通信員前日來電，敘之甚明，證以今日本報所載東京通訊，荒木在軍事參議官會議席上之報告，益見日本當局之憂慮急躁，其結果對中國勢

特加緊壓迫。蓋曩昔以為强造偽國，使其外府，即可暫時饜足欲望，徐圖消化者，今則世界大勢，對日益惡，為應付未來計，必求更能控制華北全局，使中國無休養之暇，日本紓後顧之虞。今日灤東平北之擾攘無休，危機潛伏，間接尚不無受世界影響，彼局中人奔走勾串，暮夜策畫者，方自詡為富貴可期，洩恨有路，而不知排劇者另有其人，導演者別具用意，此則智識所關，安能人人共喻，斯又吾人最滋隱痛竊於譬解者也，雖然，目下情勢雖急，倘非無可挽救，其道仍當首先求之在我。昨據平訊，公安局事，業已不成問題，黃委員長，不日可望北返，今後果能內部鞏固，各軍團結，認清大勢，共同掙扎，內省環境，沈著自重，敢信華北一隅，猶有免於糜爛之可能，是在各關係方面，對內外形勢，能否透澈了解耳。

（錄九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應速收拾灤東平北局面

灤東平北局面，日趨險惡，已成不可隱諱的事實。當局者倘不急謀妥善收拾方法，因循貽誤，國家整個局面，或鬧到不可收拾地步，亦未可知。彼時恐非華北一隅安危問題，更非平津兩市安危問題了！

目前第一要着，當然是政整委員會委員長立即北來。塘沽交涉，既由黃委員長負責辦理。此日灤東平北局面，處處與塘沽協定密相關連。前日負責進行塘沽協定之人，當然應該負責到底，一手清理華北外交上一切未了案件。這不止是責任問題，輕車熟道，黃委員長若親在北平，外交上當更易尋求門徑。且政治上持有人，外交指揮有人，應付危局，手續必更微捷，時間必更經濟。瞬息萬變的局面，事事必待文電往返磋商，恐有緩不濟急之危。

收拾灤東平北局面，關鍵仍在對日外交，絕無疑義。我們固非持妥協論，以為國家事只有屈辱求全一條路。不過前此既已簽字塘沽協定，事已到此，一切應與塘沽協定，接連直下，一了百了。大處既已吃虧，枝節題目，遷延不決，前此簽字塘沽協定，即算失卻意義。今日事固不能全以主觀推斷，以為我方委屈求全，即可一切了結。倘對方認塘沽協定，全為兒戲，倘對方侵略計畫，必須貫澈到底，如此，我即乞哀求饒，終不得饒。對方態度，果眞如此，我方此日自然又只有急急進行『以備萬一』的工作。其實塘沽協定簽字之日，我們即已顧慮到今日的局面。國聯盟約與國際公約且不能限制拘束敵人的行動，塘沽協定豈能限制拘束敵人的行動？敵人果有預定侵略計劃，侵略目的果不限於已得之土地，塘沽協定又豈能使敵人放棄進一步侵略的行為？前此我們認塘沽協定，不能解決問題，理由亦在此。今日當局責任，又在把對方目的，弄個清楚明白。屈辱果不能得到『求全』的機會，我們當然又只有回到背城借一，死裏求生的道路。

中國人對中國人，我們始終是主張忍耐退讓的。灤東平北出台唱戲的依然是一班中國人。姑無論這一班人的道德如何，品格如何，他們對我們的惡念，當不能較日本為烈。對日的外交，果然此路不通，又何妨本對外屈辱求全的意旨，進行對內的委曲求全？明白說些，方吉等等問題，當局者又何妨加重委曲求全程度，以求解決。與其乞哀外人，不如乞憐家人，這就是我們的主張。灤東平北甚而至於本埠租界上一班主持亂局的中國人，一旦倘能體諒當局委曲求全之苦心，翻然改悔，不甘為人利用，從此傀

偽滿散夥，問題豈非簡單多多了？無論如何 ，這亦是窮途時節一條可走的路。

對方振武吉鴻昌等等，我們始終冀其覺悟，毋為吳三桂之續。引外援以事內爭，仇恨未洩，富貴未得，恐已同歸於盡矣。為國為己，何為而出此？這不止是我們的警告，實為全國國民的哀求！

（錄九月二十六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何處曾見『滿洲國』？

日本於去年三月，强造所謂『滿洲國』，更從而承認之。自是在內則操縱隨意，融為一體，在外則佯認獨立，宛若有別，世界各國，非不共燭其奸，特以情感攸關，姑予心照不宣，即萊頓調查報告書對於偽國成立一節，亦僅在字裏行間，曲盡深刻之描寫，使讀者相喻於無言。其公開喝破之者，當為本月二十二日蘇聯外交副長蘇柯爾尼科夫為日本指使偽國破壞中東路組織事，致日本駐俄太田大使之警告書。中有言曰：『蘇聯政府認為此種破壞行為之直接責任，全在日本政府方面，而非『滿洲國』，因彼無力，並不能負「滿洲」事件之責任。日本政府乃『滿洲』實際上之主人，必須對與中東路有關之一切條約上以及致力於奪取該路之一切行動上負直接責任。』此種質實痛快之文字，實為外交文書中所少見。日來又因偽國在哈爾濱逮捕中東路負責俄員一案，日俄關係，更見緊張。就近事觀察，偽國顯欲採取民國十八年中國對中東路驅逐局長時所用之手段，削奪俄人勢力，此非有日本之發縱指使，當然不致如是。蘇俄上年為此不惜與中國兵戎相見，今其勢將以同一態度，保持其在遠東惟一壁壘，於其對手人竟明白指出係日本而非『滿洲國』，日人於此，無可躲閃，今後如何應付，誠堪注意也。

夫日本製造偽國之後，假託議定書之條約形式，取得其國防權；一面則以委託經營之名義，盡攫其鐵路權。即如吉會路，明是日本強築，乃猶先之以交還偽國，繼之以由偽國委託經營，東手送而西手收，抑何許子之不憚煩？今俄人大聲道破曰：『日本政府乃『滿洲』實際上之主人』，日人聞之，得勿扭怩？雖然，『事實最雄辯』吾人試一檢所謂『滿洲國』職員錄，更可為蘇柯尼科夫氏之言作一鐵板注脚！杳偽國有所謂『參議府』者，等于日本之樞密院，地位最高，參議共為八人，而日人占其三，除張景惠為昏庸無耻不足齒數外，他如袁金鎧，貴福，張海鵬，增韞四人，皆不過掛名而已，實權全在日人筑紫熊一之手，故該府秘書局局長以下完全為日本人。偽國務院除偽總理鄭孝胥秘書鄭禹父子兩人外，顧問，秘書，與夫總務廳，秘書處，人事處，主計處，需用處，法制局，統計處之廳長，局長，處長，科長，無一不為日本人，科長以下，亦以日人為多，華人僅占三十分之一耳。民政部則最重要之總務警務兩司司長皆為日人，而土地局則顧問及總務處處長悉以日人充之。外交部次長為大橋忠一，政務宣化兩司司長並為日籍。財政部共設總務，稅務，理財三司，司長無一華人，科長以下，亦以日人占大多數。實業部有三司而日籍司長居其二。交通部有總務，鐵道，郵務，水運四司，全部以日人任司長，科長以下，華人亦絕無而僅有，甚至哈爾濱奉天電政局，亦完全為日籍人員。司法部設三司，日籍司長亦占其二。尤堪髮指者，掌司教育之偽文教部，總務，學務兩司，並皆以日人主持。此外遼吉黑三省，及新設之興安南北兩省，並皆以日人長總務廳，而興安兩省尤多日籍人員，為便於執行日本之蒙古政策計也。其各縣地方，則各有日籍參事官一人，更有所謂屬官者一二人不等，專事下層工作。由此觀之，中國之東北三省，從上澈下，政務事務，今已無一不操諸日本人之手，試問何處可以見『滿洲國』之存在？蘇聯當局稱曰：『日本政府乃滿洲實際上之主人』，不啻一語破的，吾人今茲再為證明，益以見俄人之言，絕對符合事實，日人雖善詭辯，於此當無以自解也。

（錄九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戴母黃太夫人手書孝經孝園屬題　纕蘅

世亂多賊民非孝爭從風終生孺子慕星鳳殊難逢點
者修揚顯藉口爲作忠傷心移孝說適便欺世工豈知
絕裾人飲泣原無窮戴侯仁者徒厥詣與孝通築亭榜
望雲（亭在五台山下）雪涕哀梁公手澤曠世珍矧乃寫經功方
其下筆時薰沐矢敬恭賢母敎孝心亙古昭皇穹我家
廣漢東里閈夙所同宣文絳紗帷慕敎由成童願宏錫
類施萬本頌釁宮豈惟母範彰兼期民俗隆異時寫經
圖媲美北江洪

長夏航海　什公

忘却炎威事遠行移情獨愛海濤聲蓬山顚惜成連去
莘野那容伊尹耕一卷支頤自怡悅諸天在夢不分明

莫干山夜坐同釋戡　拔可

幼安下榻今何地便欲乘桴過此生

國風社選

無數山光破竹開頓敎秋氣滿樓臺對牀不覺皆衰鬢
策杖猶思試霸材終夜瀑喧非有雨半空月在却聞雷
世間涼燠眞難料初地還應到幾回

寄懷纕蘅廬山兼柬逸塘　爾和

病懶眞成一廢民漫疑臣是百忙身讀書半爲防衰至
却掃從敎任客嗔詩不輕題粗有味秋能常駐亦宜人
梁園賓主今安否欲問山顚與水濱

喜逢纕蘅有贈　芷汀

萬方多難相逢日十載論詩最服君自縱嘯歌橫四海
却拋意氣薄層雲蜀山蜀水思無盡秋雨秋風忍共聞
多少罪言供感喟只今請識杜司勳

顯人養痾北平賦此奉懷　子威

珍重秋風病後身此來車脚歎勞薪養生略取林泉意
觸熱防逢硫鐵人日涉小園行坐臥端居虛室影形神
倜疏筆硯躭閒適贏得心齋自在身

久住。并。州。即。故。鄉。此情。鳥。佛。耐。思。量刀泉。有。約。遲。吟。社。稊米。能。容。見。太。倉。西塞。山。尋。賓。客。句。南樓。夜。望。庾。公。牀。棨居。易。覺。江。城。晚。夢。到。春。星。舊。草。堂。

丹林招飲酒家在先施廈側感成一律　潭秋

鬧市。繁。燈。替。月。明。雷公。颶。母。避。車。行。低。昂。百。怪。來。驚。坐。潦倒。窮。愁。報。列。罌。海氣。寒。依。歸。浦。雨。夜。紘。偷。迸。抗。霄。甍。沈酣。此。國。會。興。否。莫倚。清。談。作。細。評。

北海　仲雲

曳杖。登。瓊。島。回身。眺。建。章。螭頭。剝。秋。雨。鴟尾。掛。斜。陽。一塔。離。離。白。雙。虹。故。故。長。國。殤。眞。可。痛。城。下。是。沙。場。

萬松林雅集默君代拈山字　非百

諸公。高。詠。處。逸。秀。出。江。山。日。色。千。峯。曉。松。聲。萬。壑。還。餘風。歸。正。始。暑。氣。隔。人。寰。獨。有。攢。眉。客。逃。詩。借。得。閒。前歲鶴亭讓蘅約游廬山予以畏作詩未敢往

將去廬山爲醇士題畫　訒庵

倚山。築。閣。俛。平。川。上有。懸。流。三。疊。泉。明日。潯。陽。江。上。望。故人。天。末。即。神。仙。

讓蘅將去廬山以采風錄見貽率賦奉答　天放

四海。亂。離。風。雅。歇。斯文。未。喪。賴。扶。持。高懷。古。調。追。唐。宋。此是。千。錘。百。鍊。辭。山色。經。秋。倍。可。親。惜君。歸。去。太。逡。巡。結茆。他。日。還。相。約。長住。匡。廬。作。幸。民。

登緱山觀昇仙太子碑在偃師南府店　涵礎

笙鶴。仙。蹤。已。杳。然。豐碑。猶。記。大。周。年。金輪。若。果。移。唐。祚。未必。生。兒。不。象。賢。

澡蘭香　癸酉重午與訒盦映盦聯句　芻庵

摶沙。俊。侶。試。扇。光。陰。亂。眼。紺。榴。映。日。渚　還。褰。野。艾。漫。摘。塘。蒲。午。醉。共。消。浮。白。映　寄。閑。身。海。蜃。樓。臺。平。居。心。傷。故。國。渚　躡。柳。塵。來。未。管。殘。陽。宮。陌。映　冷。落。釵。符。舊。事。恨縷。長。生。頓。成。輕。擲。渚　移。巢。燕。老。翳。葉。蟬。初。怕。訴。渡。江。騷客。訒　對。盈。盈。一。翦。淞。波。閑。卻。承。平。甚。鴿。渚　更。葳。閏。倍。覺。淒。涼。黃。楊。偏。厄。映

凌霄一士 隨筆

張之洞十六歲領解，見於諸家記載，殆無異詞。袁昶「壺公師壽言節略」亦云：『咸豐壬子解元，時年十六歲。』又云：『光緒丙戌秋，公年五十，在兩廣任，以官年履歷差一歲，至次年丁亥秋，乃拜荷賜壽異數。』蓋依官年，中舉時爲十五歲也。李慈銘光緒辛巳閏七月初二日日記云：『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張香濤十五歲中解元，然香濤生於癸巳，至壬子實年十九。』謂係十九歲中舉，其說獨異；且如生於癸巳，至壬子已二十歲矣。之洞卒於宣統元年(己酉)，陳寶琛爲撰墓志銘，謂：『春秋七十有三。』與壬子十六歲中舉之說合，蓋生於道光丁酉。慈銘所云，當是偶誤。官年實年，往往相異。月前逝世之柯劭忞，壽八十四。同治庚午鄉試中式，時年二十一歲。題名錄謂十七歲，亦與其實年不符也。

李寶嘉小說「官場現形記」卷三，寫江西黃知府新過道班上院：『……仍舊坐了知府官廳，惹得那些候補知府們都站起來請安，一口一聲的叫大人。黃大人正在那裏推讓的時候，只見有人拿了藩臬兩憲的名帖，前來請他到司道官廳去坐。那些知府又站了班，送他出去。到司道官廳，各位大人都對他作揖道喜。他依舊一個個的請安，還他舊屬的體制。各位大人說：「以後我們是同寅，要免去這個禮的了！」各位大人又一齊讓位，黃大人便扭扭捏捏的在下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情事頗肖，蓋慣例須經此一番周折。不能逕至司道官廳也。孫衣言「袁篤臣墓表」有云：『嘉道以來，天下無事久，吏治日趨於文。達官大

僚務貴倨爲威重，羣下望風而靡，外官尤甚。及咸豐軍興，吏道益雜，望彌輕，體亦益卑。自兩司至道府，階級稍殊則儀制異甚。凡趨蹌應對，及班行次序，苟毫髮有不合，輒顏色立變，或羣齮齕之，使不得出氣而後已。於是輕儇者投隙競進，而嶔奇磊落有志之士困矣。予友袁君篤臣，以高科爲曹郎，喜讀儒書，有志於經世大事，尤慕其鄉先輩呂甯陵湯睢州之爲學，束身自好，不肯苟促隨俗。已而奉特旨發往山東以知府候補。當是時，關中閻公爲巡撫，當世賢者，極欲革靡風，而承平痼習猶在，牢不可解。篤臣在山東數年，以功得道員。道府皆四品，而儀節殊異。凡公事期集，不同次舍。由知府得道員，當綴兩司班後，然必逡遁再三，俟藩司再三請，乃敢即次，以爲謙讓有禮。篤臣在府廳班久已鬱鬱，及是不俟藩司請，徑入班坐。藩司某深嗛之，先爲道員者亦慍，遇事與齟齬。而篤臣素氣盛，好論議，無所回避，同官益不喜，所以陵折之萬方。篤臣久始覺，已無可如何。其後上官數易人，皆知篤臣才，而無一人右篤臣，與篤臣。傫然處羣鬭中，益寂寥無與語，欲棄官去，未能堅決，而馬端敏公由浙撫擢督兩江，遂奏調篤臣來兩江差遣。是時予亦以端敏公疏起，先至金陵，後數月篤臣亦來。」篤臣名保慶，袁世凱之父也。新過道班，直入司道官廳就坐，遂來同官之嗛慍，以至不獲安於山東，與「官場現形記」所寫，一循舊俗，一鐲繁文。此類官場故事，可參觀而得其大凡矣。請新擢道員者至司道官廳，賓嘉謂由藩臬兩司，衣言僅云藩司，似以兩司爲近是，督撫之下，藩臬同尊也。倘在有藩無臬之南京，則應由藩司一人耳。

「端茶送客」四字，屢見於「現形記」中，讀者每爲失笑，以其爲官場陋習之一也。然此種慣例之本意，不過以舉茶杯表示己言已畢，非獨長官對屬吏以「端茶」送客，其行賓主禮者，賓對主亦以「端茶」與辭，蓋屬吏恐長官尚有後命，須待其

端茶而後出，敵體官相見，賓覺談話既竣，即自行端茶示意耳。「現形記」僅寫長屬間之端茶，未寫賓主間之端茶。遂若此爲在上者之一種驕倨行動矣。端茶之後，對方苟尚有言，仍可言之。屬吏間有震於長官之威，以爲已送客矣，而不敢盡其詞者，初非此種慣例之本意如是也。譚嗣同「延年會章程」，以蠲除塵俗浮文爲主，中有一條云：『客以某事來商者，見時只可言某事之本末，言畢即行，不得牽引他事及無聊閒談，致延時刻。若喇喇不休者，主人可請茶送客。』所謂「請茶送客」，猶「端茶送客」也。端茶亦即謂言已畢請飲茶耳。此非嗣同以維新志士而效官場陋習，正以此種慣例之本意固不惡也。長官對於屬吏，亦有厭其煩瀆而以端茶送客拒之者，如「現形記」卷二十一所寫：『……手本進去，藩台不見。胡鏡孫說有公事面回，然後勉勉強強見的。見面之後，藩台心上本不高興，胡鏡孫又嚅嚅囁囁的說了些不相干的話。藩台氣極了，便說：「老兄有甚麽公事，快些說！兄弟事情忙，沒有工夫陪你閒談！」胡鏡孫碰了這個釘子，面孔一紅，咳嗽了一聲，然後硬着胆子說出話來。纔說得「卑職前頭辦的那個戒烟善會」一句話，藩台已把茶碗端在手中，說了聲：「我知道了！」端茶送客。胡鏡孫不好再說下去，只得退了出來。』蓋「端茶逐客」矣。又憶某說部記官場笑柄，謂：一新到省之知縣，不諳官場儀注，盛暑謁巡撫，揮扇不已。巡撫惡其傖慢，因請升冠寬衣。知縣從之，而巡撫即端茶，侍者高呼送客，乃惶遽失措，一手持冠，一手挾衣，裸上體，狼狽而出。此爲惡作劇之端茶。其實此人苟從容衣冠而退，亦不能被呵止也。（屬吏見長官，不許持扇及戴眼鏡，乃眞前淸官場陋習。）

前彙述關於神機營事。（見本報第三十七期。）茲閱「莊諧選錄」（署「醒醉生」著述，蓋汪康年所輯也。）云：『法越之役，醇賢親王將命神機營出征以耀武。許恭愼公知其不可，而難

於發言，因作書與王云：「以王之訓練有素，必所向克捷，惟慮南北水土異宜，且聞彼地烟瘴，倘兵士遘瘴癘，有所折挫，不特於天威有損，且於王之神武亦恐有所關礙。」於是王大省悟，次日見恭愼曰：「汝言大是；且兵士以戰死，固其分，若以瘴死，使致損挫，豈不笑人？吾已止是命矣。」由是王益敬服恭愼云。」此亦關於神機營之一傳說，頗有致，宜入前述。許庚身之言，自是善於詞令。

補白

老耗子　（公）

現在灤東一帶披猖一時之老耗子，乃一著名匪首。記者日前與前凌源縣長某君，遇於平津車上，無意中談及老耗子，某君言：老耗子乃熱河著匪，爲禍凌源縣四年之久，殺人越貨，指不勝屈，曾一度落網，爲軍隊索去。去年又被某君弋獲，某君以其罪惡昭著，擬殺之以除地方之害，科長某諫以不可，蓋縣長無殺人之權也，某君鑒於前車之覆，謂不妨先殺之，而後以格斃報省，科長某仍以愼重爲言，某君亦以殺人負責太大，並恐開罪軍隊，遂置之囹圄，電省請示，越月餘，省中無復電，熱河已陷，日軍開獄盡釋罪囚，老耗子遂復自由，嘯聚匪類，與雜軍相結合，供人除謀驅策，貽禍邦國，吁可慨矣！

記丁玲女士（卅）

沈從文



我們所經營的事業，既在極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敗，三種刊物皆停頓了，自然也就輪到我們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設法來還債了。按照情形說來，則單是上海方面的各書店欠紅黑的賬欵若可結算淸楚，已經就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但這種賬自然是無從淸結的。外埠的賬則按照習氣毫無收回的希望。故我們皆想作點別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麼事情，只除了做官，我們皆預備去試牠一試。

文章自然還得繼續作下去。其時恰當普羅文學遭受禁止，民族文學遭受奚落，經營新書業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歸，整個情况漸趨衰頹時節，我們作成的文章，如何我尋出路，因此就成了問題。感謝胡適之與徐志摩先生，在這方面便帮了我們狠多的忙，我們有些書皆由他們手中轉到書店去。至於他們給我們的勇氣，則似乎比給我們的帮助更可感謝的。（上海方面當時所謂左傾作家，對於他們莫不以一種偏持感情，與某種小報相應合，造作過若干謠言，加以誣衊的。然到後來海軍學生因左傾事被逮捕時，所謂同志們，除袖手旁觀外不聞作任何營救。爲海軍學生各處去電設法營救的，便也就正是成爲所謂有前進思想作家謠言與輕視之準的的兩人。）

我過吳淞中公教書約一個月後，適之先生聽說海軍學生夫婦兩人，皆因爲寫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我他問問他是不是想作點事情，海軍學生回家時，便從吳淞邀我過上海去商量，還是死守殘壘，在上海支持下去較好？還是暫變計劃，向外省過些日子較好？我的意見是這樣子：

「原來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機會，當然還是作事！」

商量結果結論也就只這樣。但假若一個去外省做事，另一個又怎麼辦？便成爲新的應當好好處置的問題。當時海軍學生可去的有兩個地方，一是山東高級中學，一是河南某中學，應去的地方既一時還不能决定，故丁玲如何也難於决定。後來海軍學生已决定去濟南，地方離上海不遠，爲了一個人教書方便，一個人寫作方便，故兩人就暫時分住兩地。海軍學生獨去教書；丁玲女士則留在上海，仍然寫她值三塊錢千字的小說。薩坡賽路一九六號換了個二房東，仍然貼了招租條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樓。魯彥從福建來，恰好也住在那裏，五相原就認識，故她也並不十分寂寞。

海軍學生過濟南時，兩人原已約定，教書的應認眞教書，不許成天寫信，做文章的也應好好作文章，不許成天寫信，必需半年後教書的賺了一筆錢，寫文章的積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見面，再來討論新的生活方法。這種計劃當然極好，因爲也只有這種計劃，兩人方能把生活展開，基礎隱固。要作事順手一點，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海軍學生抱了滿腔希望一腦子計劃上火車後，爲了實行兩人計劃，丁玲女士也當眞寫了些文章。海軍學生則一到濟南不久，就代理了高中部

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兩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會有成績。但兩人似乎還像太年青了一點，從上海過濟南的信，大約總只說上海如何沉悶，如何無聊，從濟南過上海的信，大約也總只說濟南如何無朋友可以談話，事又如何忙，學生又如何好。這樣一來，濟南的這一個既不能過上海，却已無理由不讓上海那一個過濟南了。

可是總共不到一百天，兩人又從青島回到上海了。兩人一來住在環龍路某衖三十三號，一見面問他爲甚麼又跑回來，就說濟南不是教書的地方，風潮鬧得不成樣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們，海軍學生方獨自告我，他們回來簡直是逃脫的。只說省政府要捉他們兩人，爲鬧風潮還是另外爲別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說我也就不詳細去問。照我估計則實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山東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觀，也許因爲風潮擴大，這海軍學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兒，不能同誰比武，記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即早跑開吧。」

過幾天，我從馮沅君處多明白了些這兩人從青島逃出山東的原委，我當時可胡塗了。兩人雖同當時左翼作家中態度極誠實的姚蓬子相識，同另外一個×也常見面，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信仰，是不會同某方面組織接頭的。並且稍前一時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爲政府與商人兩方面的合作，加上種種由于自己理論自己態度，自己戰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追休的時節。左翼文學從商人看來，從多數人看來，皆彷彿已過了時，大凡聰明人，皆不會再去參加熱鬧了。「文學左翼」在是時已經是個不時髦名詞，兩人到這時節還檢取這樣一個過時的題目，在熟人看來恐怕無人不覺得希奇的。

我也因此聽到了些關于兩人態度轉變的說明，這說明當然是荒謬的，極不得體的。因爲關于這轉變，海軍學生同我自己是也說到的。他們把別人認爲已經稍過了時的問題，重新來注意，來研究，來認識，推動他們的不是別的，却只是他們幾年來對于社會現象認識的結論。他們不欲明白這問題適不適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們覺得文學自由主義，與典型主義，一則使作者精力糟塌于官能感情的歌誦中，一則使讀者情緒，沉浸于歷史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蕩，後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點拘束，且明白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種強健努力中與勇敢犧牲中完成牠的職務，故毫不遲疑，他們把這顯然落後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鬆了。

好在上海不比濟南，旣然回來了，在租界上是不會被捉的，兩人即或想把文章傾向弄得嚴肅一點，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處置總還不很費事。兩人就照原來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發下去，也許比教書還可以弄出點好成績來。兩人要更強硬一點，把自己擲進廣大羣衆裏去經驗一分新的生活，做工，不拘向什麼工廠去做工，也算不得什麼壞事。

我們還想恢復紅黑，作出各種可以使這刊物出世的打算。又希望再來辦個刊物，不需要什麼報酬來作這件事。一切計畫自然皆只證明我們依然還是小孩子，但憑了一點單純的信仰，只想把一個刊物來逼我們努力，在努力中把我們文章寫好，却毫不知道寫文章以外尚有若干事情我們全不明白，若不明白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章，我們的理想，也就永遠皆無出路。

兩人初回來時，光華方面似乎還可從蓬子處接洽，賣些文章給登在萌芽雜志上或交書店印書，但另外方面如小說月報等，文章就已生了問題

。過不久，萌芽停了，書店又太窮，兩人已不能從光華按時拿錢，海軍學生的稿件給小說月報的，給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過婦女雜志的，也有了不能載出的問題。究竟為甚麼呢？當時的各個編者是不說及的。照我想來則不外乎一，作者的作品切實了點，二，政府已到了不許商人從普羅作品賺錢的時節，因此兩人文章便無法出脫，生活也一天比較一天窘迫下來。

左翼文學在中國當時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門」，無人關心過問，商人所支配的各雜志，皆不願再接收這種作家的作品，書店也毫無印行這方面作品的意思。寫成的文章不能賣出，已成集的文章更無主顧可尋，故兩人不久就陷入非常窮困裏去。

兩人文章不能多寫，性情也似乎有了些變遷。平時生活雖拮据萬分，却有說有笑，精神身體，亦彷彿極其健康。從濟南回來便沉靜了些，不必說，自然是過去一切不堅實的感情和觀念，皆得在兩個人一種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使他們沉默了。

丁玲女士又應當自己來作娘姨厨子的工作，抹地板，洗衣，燒爐子，煮飯，為了經濟，樣樣事皆派在頭上來了。

但同樣是這個人，在北方却已十分著名。在北方，丁玲及莎菲，夢珂，正成為大學生人人耳所熟習的名字。北方朋友來信時，總常常談到關于她一本書在北方的種種影響，以及各樣傳說。在北方她成功了。但成功却不能使她的手不接近抹桌布。儘管有多少讀者皆需要讀她的新作，在上海方面，她却無從找尋一個發表她新作的雜志。北方她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南方的商人視線却已注意到「小學兒童故事」「呆女婿」等等書籍編纂上，不再理會小說了，更不願印有被禁被罰的小說了。

海軍學生是時似乎已參加了某種活動，人更瘦了些，也更忽忙了些，走到任何處去總把眉毛凝聚成一條線，把手節骨捏得剝剝地響，且忽然又握緊了拳頭，向空揮擊。他似乎很容易生氣，但所受的氣來源却很遠。好像這個人理想有了一種事業把牠凝固了，他實際上是快樂而且健康的，不過表面上看來與過去稍稍不同罷了。丁玲女士則表面上光潤了些，感情却恬靜多了。有時兩人皆似乎在生氣情形中，打發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們憤怒的，却不是對面一個人的錯誤，只是為另外一樣東西所引逗。兩人已把情人們互相睨視的青年閒情拋去，共同注意到社會現象與未來理想上了。

兩人為了一點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學問了，便很努力的來閱讀新出書籍，且重新預備來學習英文日文。見了他們時，問他們是什麼一種計畫，來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總只是笑着，把一本日文讀本向身後拋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從你知道什麼，我會自己跑到徐家匯楊樹浦去！」我問她：「你是不是研究婦女勞工問題？」她就說：「這要研究嗎？我才不必明白這些！我要學好日本文，看他們好繙譯好著作。理論是告給中學生的東西，作品方是真真大衆的東西！」我或者問海軍學生：「你呢，你難道也……」那海軍學生最歡喜在人說話中間說話，我話還不說完他就說「我不滿意目下人做的理論，我不歡喜那種理論。」

他們從濟南回來是秋天十月，過了年，他們搬了兩回家，再到第二年八月我過武昌時，他們一共搬了四次。他們正在逃避什麼，只想把家搬到一個無多幾人知道的隱僻住處去。他們為什麼

必需如此不怕麻煩的搬來搬去，我並不至細究問過，卻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從他屢遷住處的情形想來，這海軍學生是逐漸將爲人所注意，故不得謹愼機警如山狐，避開他的敵人的。

每次我到他們那裏，海軍學生有事必須出門時，那個正蹲在地板上浣洗手巾或做別的事情的丁玲女士，總向他微笑着，說着「又要去嗎？」「準備好了嗎？」「還無結果嗎？」海軍學生一句話不說，走過來吻吻她的額部，或微帶莊嚴如一個作爸爸的神氣，拉拉蹲在地板上的一個，便橐橐橐的走下樓梯了。

我到了武昌後，來信問他們生活還有意思沒有，海軍學生回信總極簡單，總是說「過得去」，「忙得很」，「媽媽虎虎」，一類話語，此後就說一點旁的幾人所習慣的笑話。丁玲女士來信則只說信由什麼轉較好，問點武昌方面地方情形。從兩人信上我總覺得兩人皆強悍了許多。正譬如兩人成天在注意那些粗暴人物的性情，粗暴人物的行爲，粗暴人物的思想，自己也不由得不弄成粗暴了似的。一分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這兩個人靈魂上佔了優勢，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以洗滌，加以澄清，兩人漸漸的變得單純起來了。使一個理想從空虛到堅實，就需要這種單純，且必需把理想培養到這種單純裏，方能見出眩目的光輝。但這種性格，于海軍學生方面，則可以作許多事情，發展他處置事務的長處，若影響于感情繁複的丁玲女士，則丁玲女士是不是還適宜于執筆握管有所寫作？當時想來我就覺得十分可疑。因爲我覺得海軍學生生活方式有些方面應同丁玲女士取逕不同，我就寫信去上海告給他們一些意見。海軍學生材能與勇氣皆適宜于在事業上發展，丁玲女士卻很明顯可以看出寫作的天分勝過辦事的材具。兩人若想把自己一點長處用到最適當的方面去，海軍學生可以去作實際工作，丁玲女士則似乎只宜于作文化工作。我的意見所得的回答很好，海軍學生有信說：「休，你來信說得是，不儘只那一個不應放下她那枝筆，便是我自己，也只能從另外一方面得些經驗，再來從事寫作」。我很相信他的話，不過這海軍學生，注意那些卑賤的世界，懦懦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東西接近，來從其中弄明白改造他們的方式，假若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先就爲他們毀壞了自己，我們是不是還得想出一個新的辦法？海軍學生很顯然的，還是個理性難于駕馭自己感情的人，對革命發展太樂觀了些，對國民智識又少了些，勇敢處使他可以作出分事業，那是毫無可疑的，不過同時這種勇敢處，也就可以成爲疏忽，將他自己帶入面前深穽裏去。並且我很担心在那分生活裏，丁玲的生活是會犧牲在意料中的。我將我的感想告給他們時，丁玲來信就說：「……知道得太多，我們什麼事皆不能做了。我們現在只儘我們能夠做到的做去，這里不容許個人對于成敗過分作計較。個人犧牲不足道，因爲這是創造一頁新的歷史，是社會，不是個人！不要爲我們担心，你來，你就明白我們是很窮困但是卻很快樂的。」

一月裏武漢大學放了寒假，我便過上海看他們去了。



附錄

津領團對整理海河問題致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之備忘錄（廿二年九月十三日）

天津領事團因其出席海河工程局及整理海河委員會代表之緊急建議，於七月二十七日開會，一致表決製一備忘錄，內載左列事實，而交省政府主席兼整理海河委員會會長，請予注意。

一，治標原計劃乃係收買堤河淀之低窪區域，以作永定河汛水放淤區域，此項簡單計劃，預計需時至多十八個月，民國二十年（西歷一九三一年）發覺堤河淀地主等反對售地，放淤區域乃改在北淀，因整理海河委員會確知該地主等歡迎其地作放淤用，而勿庸收買土地也。

二，民國二十一年（西歷一九三二年）發覺新成淤區域之農民，忽反對春汛放淤，因之是年春汛竟未放淤。

三，堅持反對修築第二洩水河，其反對理由，雖認為荒謬已極，然省政府則決定遷就南倉農民之意，以致須完全變更計劃。

四，本年六月海河工程局總工程師請整理海河委員會工務委員會同人注意永定河與北運河之匯流，有立即放淤之必要，延至六月十七日始實行放淤，而津港已甚形淤塞矣。其放淤遲延之理由，係因整理海河委員會與放淤區域居民曾經成立議定，在夏至節前即六月二十二日，不得實行伏汛放淤。雖然，當春汛放淤時，業已賠償放淤區域人民損失，而此項在夏至節前不得放淤之議定，亦係春汛放淤之條件，就春汛放淤區域而言，實無理更予以在夏至節前不再放淤之便利，因該處自春季汛水宣洩後，至夏至之間，禾苗尚未達成熟時期也。因此津港已挖濬至可以通行海船之圓滿情形，竟無端又使其陷於不能通航。

五，因七月八日村民干涉制閘，以致津港重違破壞，至呈危險之狀況。

六，整理海河委員會上次開會審查治標工程之另一計劃，議決如下：㈠將放淤區域擴大，以包括堤河淀而以新開河及金鐘河為南方界限。㈡劃放淤區域為二段，其北段（可備價購買，否則租用十五年得展期十年，）作為春汛放淤區域，並可在夏至節前隨時作為容納永定河渾水之急用區域，其南段可由夏至節起至汛期滿止，作為伏汛放淤區域。㈢修第二洩水河於南段，以備清水返回海河，預計照治標計畫，原定款額尚須增加二百萬元，方可完成上項工程，此事須與原借款銀行團磋商，而此項磋商，又須賴河工附捐之展期。

七，由以上敘述，而得結論如左：甲。按治標工程應於十八個月內完成，然自其開始迄今，已有五年，在此五年內，至少曾提出八項計畫，其中有七項因不實用而取消，其大體之原因，係於收買土地上未行引用中國政府所制定之強制轉移法律，至第八項則迄未實現。此項工程遲延之結果，其影響將益使海河損壞，海河受上游攻擊，偶可以藉天然趨勢與挖濬合力，以遏止之，而以少減淤塞，惟此種機會之後，常繼以沉重淤積，

而使海河狀況日趨損壞。換言之，永定河漸趨侵展，以破壞海河，至淺灘水道，實為海河之尾閭，亦在等候其毀滅。凡注意海河與大沽淺灘水道者，皆明見其損壞之象徵，倘大沽淺灘水道一經毀滅，天津勢必失其港之存在。乙・海河損壞影響國家經濟，毫不予以考慮，令人難解者，何少數農人之金錢利益，竟重於津埠商業之需要。更不明瞭者，何津埠百萬生命，應蒙受水災之危險，致海河之宣洩量竟為徇少數農人之要求而減少也。丙・未能強制收買土地，為實現治標計畫最大之困難，中國政府制定之法律，載有強制轉移條欵，若施行治標計畫之初，即援用之，定可節省時間與經費，賠償放淤區域禾稼損失之原則，雖屬不能避免之事，然實難同意，蓋恐其易於引起過分之要求與發生流弊，有如永定河三角淀下端之人民所表示者是也。況永定河三角淀下端之汜濫與屈家店放淤工作毫無關係，實係永定河之自然結果也。

八，領事團竭力贊助海河工程局董事長六月二十一日致省主席函內所表示之意見：甲・須於民國二十三年（西歷一九三四年）伏汎以前為最後確定計畫，完成奏效之治標計畫。乙・將來汎水於達到北運河節制閘時，須立即實行放淤步驟，在永定河與北運河交流上游擇適宜地址數處，按設電話，以連絡各水閘，以便有汎水之警告而可立時放淤。須設立啓閉委員會，在汎水有發生之表現時，予以權柄，以閉北運河節制閘，及啓新開河進水閘。丙・須制定辦法，以期有效之管理，並保持蘇莊放淤工程及籃兒港新開河捷地馬廠河之各進水閘。

九，領事團猶贊成海河工程局董事會之不欲因參加整理海河委員會而即同意再用公欵之態度，除非對於完成治標工程所擬之最後辦法之實行予以確定保證，而不再發生任何障礙。

十，領事團為避免將來波折，主張最後工程，仍由整理海河委員會實現之。

警械使用條例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府令公布）

第一條　警官警士執行職務時，所用之警械為棍刀槍。

第二條　警官警士因執行職務認為必要時，得使用警棍指揮制止。

第三條　警官警士執行職務時，非遇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使用刀或槍：㈠警官警士之生命身體受危害之脅迫，非使用刀或槍不足以抵抗或自衛時：㈡警官警士所防衛之土地屋宇或人之生命身體財產受危害之脅迫，非使用刀或槍不足以保護時：㈢要犯逃脫或拒捕，非使用刀或槍別無他法足以制止時；㈣暴徒擾亂公安，非使用刀或槍不足以鎮壓時。

第四條　警官警士將使用刀或槍時，如非異常急迫，應事先警告。

第五條　警官警士將使用警械時其已有畏服之情狀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第六條　警官警士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第七條　警官警士使用警械時，如非異常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人致命之要害。

第八條　警官警士使用警械之後，不論傷人與否，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第九條　非遇有第三條各欵情形之一，而使用刀或槍者，由該管長官懲戒之，其因此傷人或致死者，除被害人由國家給醫藥費或撫邺費外，加害之警官警士，應依刑法處罰。

第十條　本條例于憲兵執行警察職務時適用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